

樂
七
四
道
皇

經學文庫

卷之四

文十卯歲

詩五歲

詩餘二歲

光緒二十酉歲謹感氏

庚子歲

今舉子第進士後率十年而始得謁于選人故言者往往以仕路壅塞爲病此甚不然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者以行其所學也漢世朝廷有大政事可疑者則令公卿以下與博士以經義雜議之近代士未第時爲制舉家之業不暇旁及一書一旦舉于禮部殿試後畀以民社之責或有在六曹者當事有所難決問以前代之典與所宜行瞪目咋舌而不知所謂有志者乃始恨不讀書爲學問然固有所不暇矣故其以鹵莽敗者無論卽守繩墨所至以爲良吏不過二三十年退而頑然身與名俱滅也若今第進士後十年得以其閒肆力于學考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上以經術佐天子而下亦不失以閱覽博物自命作者之林斯不亦善乎乃每三年所得士卽甚少猶百五十人當數載謁選畀以民社問以所難決則猶然無知鹵莽者旣敗而守繩墨者退而無所聞于後世自若也蓋其十年之力固或盡之干謁請託奔走勢利之塗及傲睨鄉曲以習爲肥家保身之學而無事且棄之飲食博塞而已視讀

書爲文章不以爲此經生之事則曰名士之習吾不暇以爲嗟乎此士負朝廷而非朝廷之負士也毗陵陳子椒峯子所取士也成進士六年而昨者寄余學文堂集哀然已等于歐陽子蘇子之多讀其文則歐陽蘇子之文也其學自六經諸史百家歷律讖緯當世之時務以迄稗官小說無不究其本末而文自序記傳論碑版之文以迄詩賦小詞無不各極其致如是雖古今天下之事當無有難之者于以服官則無適而非其學之所及至于以是傳之後世固不徒爲文章之士而已夫陳子毗陵之名族也少年登高第使藉家世之餘業以爲今人之所爲者所得不倍蓰乎然陳子視若沙蟲糞土而自以其十年之力矻矻于學以能卒有成如是所謂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是以往吾誠不知其所止矣讀之旣卒業喜而書以寄之時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仲夏朔日駢邑易齋馮溥題

近徐原一過草堂傳致毗陵陳椒峯學文堂集若干卷反復累晝

夜見其體裁之整才氣之逸意思之沈雄字句之典雅莫不得古人法度而嚆嚈其精華信可竝古人以傳非僅睥睨名流已也余蚤歲得謁中丞公旣而與尊先君以舊交獲同官之雅欣奉教言知交三世惟是椒峯華貫清班交遊海內如余者蘇林老憊杜甫窮愁何足追陪人士而猶以品題見屬當知己謬愛之深耶余惟國家以制策取士凡士得禮部一試得一獻諸天子之廷其文遂足名世而無難若有志爲古文辭者雖得禮部一試得一獻諸天子之廷兢兢不敢以自恃其簡練揣摩之功若將于是焉始椒峯丁未成進士歸知者謂椒峯之文足爲名重也其不知者亦鮮不聞椒峯名而重其文椒峯獨落落不介意倍自鏃勵曰吾今需次銓席乃益得肆力于文章因盡發其所藏書顏其堂曰學文鍵戶著述不少休此其志之所期豈不在傳世之大而不與一時浮薄之士較得失爭短長哉昔仲尼以學文勉弟子非徒謂文足致通顯而已足闡微言監往憲先王之道賴以明求無忝于古

之聞人而後止聖遠言湮雖羣焉學之而學已非其學爲可深歎
椒峯獨孜孜矻矻必思有得乎古聖賢之理力蹙志沈以求其當
然後一發之于其言故其言皆光輝篤實始乎絢爛而終于平澹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昌黎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今世之以
浮詞勦說哀其集以誇詡于人者豈不重媿于椒峯也與椒峯向
過余梅村流連旬日與之談論詩文稱說古今理亂得失之故靡
不各有原本沛然如江河莫之能禦椒峯幸際盛世少年成名行
得大展所學當不僅以文章名海內語曰有基勿壞基者何弟子
之學是也人能終其身爲弟子則聖賢之學不是過然聖人猶以
學文爲弟子之餘事必先克盡孝弟仁信而後徐及之自世風日
薄號爲文人才士者類能高談闊論若舉世莫予及及觀其生平
于門內往往多闕若父兄之教子弟祇以取科第爲急務而不必
以立身行己之道相課督故今日欲責之以弟子之學有所不能
嗟乎弟子已然況于成人況于成人之舉科第儼然稱鄉先生者

噫鄉先生而能爲弟子之學者余獨于椒峯見之矣故喜而爲之
序康熙歲次庚戌仲秋婁東吳偉業拜撰于梁溪舟次
余居閒喜讀名家古文如古人氣之沈雄品之高逸詞之瓌蔚雖
未能窺見堂奧而麤識其離徑聊自怡悅耳迨聞今世有以古文
名者必思構而讀之誠以尙友千古何可不師法同時也一日計
甫草孝廉談次出兩紙曰此陳進士椒峯之作也余夙聞椒峯能
文章亟展讀之惟覺秀靜淵朗句句引人勝地竊自欣賞而恨其
見之未足所願也遂因甫草識椒峯閒過余草堂茗椀靜對遂使
空階柳影鶴聲皆有文章之致亡何別去越歲郵寄學文堂一編
且問序于余余誦之終卷躍然喜曰此可娛余朝夕矣所謂古人
之沈雄高逸瓌蔚無所不有求所爲沈雄高逸瓌蔚者又不可指
似於戲至矣庶乎愈樸愈老愈雅愈澹不規摹古人而無不與古
人合且大旨所寄據經陳典或婉約其詞俾人省悟皆有關世道
人心非泛泛以文爲適者毗陵之閒繼荆川先生者其椒峯先生

乎椒峯之好學深思不駕軼古人不止是惡可量哉余寡學鮮識何能序椒峯之文椒峯之文又何待序以行乎久矣世俗尙諛無論文之何如古人必有一副不可少之語以妄爲贊頌此則余之所不敢出也是爲序時康熙七年歲次戊申立秋前一日宛平王崇簡敬哉氏頓首拜撰于青箱堂

予杜門待罪者九閱月旣不敢出戶又無從得見一客惟日手椒峯先生文一編如見椒峯子生平謬有詩文之嗜晚歲交遊獨得一椒峯相顧莫逆昔年爲賴古堂文選苦卷帙稍隘不能盡登椒峯之文然椒峯之文天下後世莫不知之固不係于人之選不選況如予者尤何足道哉憶予以公事至姑蘇道經毗陵因訪椒峯于西城則見蘇文忠祠于東城則見唐荆川先生祠睂山雖蜀人乞居常州最久荆川子孫猶有存者夫毗陵之人亦多矣予獨嚮往于二君者豈非以文章之故哉睂山不具論荆川予猶憾其篇什不多不能成大觀今讀椒峯集哀然數十卷倍于荆川況椒峯

年甚少其所造更何可量然多而不工雖多何益椒峯莫不根據六經而出入左國史漢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豈不可駕荆川而上之說者謂毗陵人文所以甲天下者以山水之佳也山最著者曰夫椒水曰具區椒峯適家其間故能匯其精華發爲滔滔浩浩之文予以爲不然嘗笑三蘇出而睂山草木皆枯之說爲妄夫文章之傳其人實有所以傳之之故精氣光怪或見于當時或見于後世昔韓愈得歐陽脩而名始彰司馬相如歿天子遣使求其遺藁若椒峯在今日人人已爭構其集乞其一言以爲榮豈非文人之傳雖先後不同莫不有所以傳之之故而無藉于山水之助邪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又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言其實有諸己之應也天下後世至遼廓文人以三寸管能使至遼廓中若有聲氣相呼吸此其故惟深于文者能知之今而後言毗陵之人文者當以椒峯稱首雖然椒峯獨毗陵之人文乎哉康熙歲次辛亥仲夏年家弟周亮工櫟園拜譔

學文餘事乎非餘也言爲心聲所以文其身也身隱矣則無用文爲身方獻天子之庭行將出而仕矣文焉已矣乎斯志也余讀椒峯陳先生詩文集知其深有當焉椒峯之言曰世之操制舉業獵取時名者譬卿大夫始見至尊咸奉羔鴈爲贄及旣庭見則無復再陳矣吾之爲文不僅如是而止也身未顯于時以述志之所期則有文身旣顯于時以紀行之所履則有文凡理極天人術通世務非學莫究非文莫彰富有在是日新在是亦何事可廢文亦何時可輟學乎按譜籍椒峯爲毗陵世家康熙丁未歲成進士余以督漕役蒞茲土者凡八年每信宿過毗陵晤龔君介眉吳君星子屈指郡人士必首及椒峯雖韶年登雋歸候銓選仍終年奮志下帷祕藏殫發其砥節礪行謙謙無異諸生時余以是益有慕乎其爲人又聞于文統文概選中讀其諸作淹博宏深純乎大雅雖未覩全豹已竊嘗一轡固知其矯黜浮華卓然爲經世有用之文矣然椒峯安恬靜處不冝輕交世人冠蓋周旋尤非所屑以故余雖

久留吳中心私向慕終不得一見其人則椒峯之品誠不可及暨癸丑夏適羈困索居人鮮過問椒峯從林別駕天友所郵致詩文全集兼屬以敘言余殆遜避不遑慨然興歎以棄置落莫之人言何足重椒峯固以爲知文尋聲遙訊奚啻空谷之音愈服椒峯之識高出恆情百等矣余旣喜獲覩全編窮日披覽方驚望洋浩無涯溪知椒峯夙昔殫心者上溯六經下沿諸史凡天文律歷祭法禮儀旁及水利積儲人物風俗諸務咸不憚往復辨論微言大義悉有要歸發諸詠歌意深寄託克追風雅之遺始信其文爲有用之文其學爲有用之學椒峯之自許良不虛人之許椒峯尤不虛矣由茲名通朝籍起清班晉卿尹其所挾持終不違此志或輕學文爲餘事則甚昧孔門四科竝列之旨讀椒峯是集及余所敘述其亦可以釋茲疑義乎時康熙癸丑孟夏望後楚蘄年家弟盧紘書于虞山署中

學文堂全集序

學文堂全集總目

卷一

序一

序二

序三

卷二

序四

序五

序六

序七

序八

卷三

序九

序十

卷四

序十一

序十二

序十三

序十四

序十五

卷五

序十六

序十七

序十八

序十九

序二十

卷六

序二十一

卷七

序二十二

記一

記二

卷八

記三

記四

卷九

書一

書二

書三

卷十

傳一

傳二

卷十一

論一

論二

論三

卷十二

辨

說

卷十三

解

議

策

卷十四

表一

表二

卷十五

書後

碑

卷十六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雜著一

雜著二

賦

卷一

學文堂詩集總目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二

古樂府

五言律詩一

五言律詩二

卷三

五言律詩三

五言律詩四

卷四

七言律詩一

七言律詩二

五言排律

卷五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一

七言絕句二

學文堂詩餘總目

耕煙詞一

小令

耕煙詞二

中調

耕煙詞三

長調

學文堂文集序

戊寅子至梁溪陳子椒峯從太倉而西偕董文友諸子過余寓余
 出酒縱飲于坐中讀其文椒峯以屬序余諾之距今五年不及成
 癸丑刻既竣舉示余余乃卒為之起而歎曰椒峯之于文也至矣
 不觀之行遠乎世之行遠者或數千里數百里若以鉅舟行于江
 河乘風舉帆瞬息如駛其剽厲迅疾不可意計若貿然其無具跬
 于途止于頓重趼絜繭循習以至之究其所止皆止乎是而利鈍
 之相去不知幾何矣顧其至之速者倉猝聊且耳目所經見或無
 以盡之其不亟亟以求至者所過之處山川人物類能舉其形得
 其似蓋人之從事于學者亦必致其精而後其學為有據如是也
 今椒峯負超軼之才早遇于世此固余之所謂乘風舉帆以致千
 里者也退而學焉于古今上下之故鉤貫穿穴去其紕繆解其糾
 纏務得其弘通要眇而始慊于志其于道也蓋將由狎以及精以
 自進于聖賢之域不獨依其途術陟其門庭而遂已也余昔者常

以其道告之文友以爲吾徒之爲文當一意求其是夫所謂是者非規之字句之末一無所差繆而自以爲是也聖人之道統于經散見于諸史必其于經史之學析于毫釐別于芒末可否得失劃然于中而後以之窮極夫蟠際之大穀列之細紛然出于前而我之言皆有以合于道嘻如是而以爲文也不綦難乎非息心以要之殫精以取之凝神聚氣以融洽之其孰能至于斯卽少有以至之亦未知其可耳時文友之擬江南爲文者七家晉陵有三文友訐士與椒峯也今文友已矣訐士復早世獨椒峯春秋甫彊盛志專而力果卓然有踰踔千古睥睨一世之意吁斯道其尚有賴矣乎余惟爲文之道質之千萬人千百世而始定無庸徇其一己之私而何俟于稱說余故于椒峯之文不敢漫而爲譽也祇以余夙昔之所以相期者齟齬而言之太倉黃與堅庭表譔

文章者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道與天地齊量六經是也下此則子長之史庶幾近之矣至于唐宋大家非不力追史漢而能原本六經者或合或離謂其氣雖闕而其理未免于歉也如昌黎之原性原道是不善讀經者也柳州之論封建是不善讀經者也眉山父子之禮樂諸論是不善讀經者也惟廬陵南豐二君子其于道也勤矣余之持論如此非敢妄騰古人如蜉蝣之撼樹而實欲以古人望今人而今之近道者誰歟歸震川常曰今人不能學古人之學而自謂頡頏古人此不過一二庸妄者爲之巨子附和之蓋指弇州一輩言耳然則言文章于今日亦甚難矣哉余受命佐毗陵郡甫出都同年徐健菴立齋昆弟語余曰毗陵有陳子椒峯以詩歌古文詞陵轢當代是不可不與之交故余至毗陵卽訪椒峯洵温温乎君子也椒峯出其集屬序于余余讀之則原本六經奚止唐宋大家而已迹其開卷如周易河圖洛書尚書春秋數篇其生平所學醇靜中正大類如此今雖待次而銓異日發爲數奏發爲明試舉天下于三代之隆非獨以其文也審矣世之如椒峯者庶幾列于聖人文學之林者歟顏其集曰學文蓋其于道勤也

黃岡奚祿詒蘇嶺撰

今天下才名之士以文章自命者眾矣其憫然以古人自許或標榜相高務抑人而揚己者亦不少矣獨毗陵陳子椒峯以學文名堂兼名其集若曰我學焉云爾其止于是抑進于是皆未敢必也此陳子之深于自命者也聞之古之學者必孝弟謹信愛眾親仁行無不具然後敢及于文學文豈易事哉余與陳子交既久及見其承事尊甫先生與視諸昆季一門雍穆無媿紀羣元季家風性復好客道廣能周遠邇翕然歸之間有意得必晨夕論難互相酬荅務盡其長其淵源之深遠交游之浩博無一不萃其所得于文章是必陳子而後可語于學文也且陳子之學非必規摹聲貌尺寸求合于古人而已昔有問作文之法于蘇公者公曰熟讀檀弓當自得之而後世論公文者或以爲得于孟或以爲得于莊終不能定以一家之說故作文而必曰如何爲八家爲八家之某某猶之論詩而規之三唐學杜學白冀得其似皆俗學也陳子曰學古

人之學方可學古人之文必求之六經以正其源必參之諸史百家以窮其變今觀其集中所載有本有末經緯秩然往往率其胸臆而文從而字順無不可以得古人之情狀是人皆以文爲學陳子獨以學爲文其所得不有過人者乎今陳子既取其平日所爲文示之當世而又取當世賢人君子之文聚之一室相爲是正而論次之務在匿其短著其長由是文統一書裒然成集此其學術正大尤與世之抑揚爲標榜者異如東萊呂氏以宋人選宋文極爲考亭朱子所推重陳子不更得其遺意乎將使天下之人觀陳子所選之文確見本朝一代文章所自始而因以知陳子之文足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相爲後先以成不朽無不可得其學之所在也已崑山盛符升珍示撰

僕知椒峯陳先生以庚子冬庚子之知椒峯則闡卷今癸丑之知椒峯則古文僕選鄉墨讀椒峯文變化錯綜寓奇于法歎其以古文行今文制舉一道可謂觀止閱十三年椒峯過湖上貽所著學

文堂集全卷諸體畢備動與古會當世作者罕有其儔今癸丑之知椒峯倍深于庚子之知椒峯矣然而僕所知椒峯之時則特有異僕邑中湫隘連甍接棟固嘗被謫出之災比歲尤酷僕實不德天每警告之兩受其譴庚子十月敝廬災友人拯救者倉皇失措抱僕書投井中上及井欄知入火之能焦而忘其入水之先濡也時僕白鳳樓書屋雖歸然獨存而前後所藏制舉業略盡稍展一月都門郵椒峯鄉墨至掩前絕後一空從來作者失彼而得此予可無憾然使椒峯文先一月至亦火矣是火若避椒峯文而故先之也今癸丑九月敝廬又災書屋并爲灰燼經籍鮮有存者僕坐是病甚亦闕一月椒峯過存得縱觀其所著皆沈酣于經史子籍之菁華粹然一出于正而僕病爲之立起因念秦世焚書未幾而孔氏出于壁閒伏生見于口授是秦能焚天下之書而不能禁天下無孔氏伏生也僕前後得椒峯文其亦可與火爭能乎然則讀椒峯文者譬若沐日浴月當世卽有作者恐不免燭火之自熄也

夫錢塘陸階梯霞撰

昔之人有言曰詩須有爲而作蓋古之作者必有所大不得已如喜者之形于笑哀者之見于哭中有其故而勃然發諸其外固匪獨詩爲然也文章之道自體格以至章節字句古人之法已全而吾或欲與古人爭衡慨然發吾志之所欲發則非有其識與議者必將滅沒沈錮于古人之中而不能以或出故吾之爲文姑勿論其于古人何如而吾之爲說蓋未可以無故而云然矣今之爲古文者非尺寸規模古人則滅裂其法而冒然無所據夫學古人而似與不學古人而不似皆非所以爲文者也要其大弊則由于中之無物而苟漫然以爲文如優伶笑哭不本之于喜于其哀則雖足以動旁觀之悲歡而于吾所以笑與哭者亦何與也吾讀陳子椒峯之文始而視之平平然玩之則津津然三四吟歎之則山嶽屹然峙立于其中江河淮泗渾浩流行而不知其際若此者蓋非規模古人與不規模古人之所能得者也夫言之有倫聽之可感

者必有物于其閒如胎孕之生果核之當萌芽卽不必別求其何
識何議而已上與古人爲徒矣吾嘗謂冰叔曰善學古人者熟于
規矩能生變化其識精而議確不斤斤學古人者亦能自爲變化
變化相生自合規矩今觀陳子之文而于是察吾言之不謬也寧
都魏際瑞善伯撰

昔王道思序唐應德集比之季札子游季札其學問淵源所自不
可得考矣子游嘗與聞聖人之道玩心高明爲東南道學之勗應
德則漁獵經史下及稗官野志無不薈萃成書其爲文特以氣爲
主一往奔肆不可測其道里亦鮮不與程度合其說理明快論事
反覆詳盡蓋得東南之學之精者道思雖小譽之不爲過自後百
餘年文章家互起考其要歸大抵鴻贍有餘理趣不足頗與荆川
家法不相類就其中貫串經緯時亦有裨實學而今之傑然者尤
能抒發性靈馳騁今古而整齊之爲一代之文此吾友陳子椒峯
所以鷹揚虎視于大江以東而爲海內文士稱首不虛也文友嘗

謂予世所傳古文辭唯早達與山林之士居多今天下以秀才爲
古文者唯吾與若耳予甚悲其言按應德得第時年纔弱冠道思
筮仕亦甚早故能以數十年之彊力耑工于斯事傳之後世而椒
峯亦幸以年少成進士矣余喜其文章善序述辨難雄渾有氣局
能不爲影響剽浮之言所至鉛槧自隨刻畫不少休銳然欲與古
作者竝驅較之道思稱應德之言今何如乎或謂應德晚年好學
道不復畱意文字卽道思所指亦別有謂椒峯其必以語我也康
熙歲次己酉仲夏慈谿姜宸英西溟撰

陳子椒峯青年成進士候部家居未仕憫世之人學未優而入政
也肄業學文堂中大肆力于古文詞有年勒成一編名曰學文堂
集梓成視予子受而卒讀不覺憮然曰噫嘻椒峯其猶幼學之志
也夫椒峯成進士矣而曰學文豈非猶然循弟子之職而不以壯
行之遠者大者自矜許邪抑知椒峯遠大之期基于此而無難也
夫六經皆文也聖人刪定之乃爲經其始則皆文也迨諸子百家

出而文之教愈盛要其大旨則無逾六經學者神而明之以化成天下天下可由斯以大治椒峯旣成進士循循焉學之不已其自待何如也椒峯之言曰吾儒讀古人書而不能佐治今日之天下無取乎讀書爲矣且居今而論古人不能舉今日之天下擬合于古之天下而大治之無取乎尚論古人爲矣故椒峯之文上稽唐虞遞三代而迄秦漢浸淫乎唐宋諸家觀其槩而考其詳抉其微而殫其蘊于古旣有得矣復取今日天下之人心風俗紀綱禮樂與夫一切經權常變教世化俗之爲斟量優裕形之篇什見之詩歌故端居一室其軼宋唐而駕漢秦唐虞三代之事業幾乎坐而論起可見之行噫嘻椒峯夫豈文詞而已也蓋嘗論之漢如蕭曹馮鄧之儔優于政事而絀于文章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輩文章有餘而不能試諸政事至宋代理學諸公日取占聖賢精義闡明之乃阻于時艱于遇而政治未浹夫學者誠欲表當時以傳後世固非文章不爲功若徒工文章明理學不克久居朝廟而覃敷

政事揆之古人詎無遺憾椒峯會通乎理道復磅礴于辭章其于當代之大經大法講之有素而又有 聖君賢相遇知于上出而爲世大用安在今日詩文一編非異日大行之左券邪顏曰學文慎也謙也學古有獲蓋有而不居也且循下學而幾于上達也椒峯之寓意誠深遠已宜興周啟壽立五撰

今天下文治蒸蒸一時公卿大夫以及韋布之士踴躍奮興于古文思以闡發經史揚扞忠孝翕然而起如鐘鼓之相應可稱極盛于是毗陵陳子椒峯以高才工古文乃取一時公卿大夫韋布之士所爲古文與龔子琅霞選爲文統以傳用彰 國家同文之盛別梓其自所爲古文爲一集曰學文堂文集吾聞文統之選遠近郵寄者文以萬億計椒峯心目經營遴而得之者蓋數千夫椒峯以其心與目馳騁于周秦史漢唐宋數千百年之文而貫之于此萬億之文廣採博取屏氣斂息較離合于毫釐之間非極工于古文者能然哉方其卷帙縱橫浩乎吾前譬如前崖後谷雜樹蒙茸

及乎驅策欲竭忽轉仄徑陟高峯俯仰蒼茫山空鳥鳴曠然觀天
海之寥廓至此則無論所見萬億之文與夫周秦史漢唐宋數千
百年之文無不可約其成于一人之文嗚呼此則椒峯之所自爲
文也已椒峯家世貴盛蚤達方其獻策大廷仰瞻宮闕之壯麗星
日光華山河清霽當此志暢色動其文章之滿盈于中如雷雨之
動自有勃乎其不可遏者元老鉅公折節相禮下大廈廣筵之閒
弘辨崇議得盡吐出其胸中之奇歸而著書夫椒之山落筆爲文
當愈增其英偉獨往之氣此又椒峯之文所爲乘時益工者與梁
公實有言使朝廷可以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吾于椒
峯有聽其鳴而已歛縣程世英干一撰

人之爲文莫重乎其學學也者所以明義理通古今始乎積累而
成于涵養者也義理明則講道切古今通則論事詳積累深涵養
熟則英華發越而光大此文之不可不學也雖然學文豈易言哉
古之學文者莫如同甫陳公讀書博學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

就觀所著酌古論中興遺傳忠臣高士諸傳序辭義嚴正不待言
矣卽與晦翁先生往復論王霸之辨晦翁雖意有不與而不能奪
也葉水心則深信之以爲其說皆今人所未講其自言猶曰研窮
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于諸儒
誠有媿焉無他愈學而愈見其難也吾友椒峯固同甫公十七世
孫也家學之傳有自來矣其集以學文堂命名豈無所感乎一日
者椒峯出其古文若干首示余余一再讀而歎曰是文也非不學
而爲之者也夫文以講道也椒峯之講道可謂切矣文以論事也
椒峯之論事可謂詳矣文以散見其英華也椒峯之文含英咀華
可謂發越而光大矣嗚呼文之講道切者可不謂明于義理乎文
之論事詳者可不謂通于古今乎文之英華發越而光大者可不
謂積累之深涵養之熟乎然則椒峯之文旣能一一如是可不謂
學文者乎夫同甫公之學得于孟氏孟氏而後惟推王通孟氏通
五經尤長于詩書故作孟子七篇無非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王通

續詩續書修元經讚易道正禮樂夫亦六經之遺意也今椒峯之文引經據典動見本原不戾于法不詭于俗其爲紹同甫公之傳上邇孟氏下訖王通合之以爲學文之要明矣自此以往亦將愈學而愈見其難也無錫錢肅澗礎日撰

康熙八年春余與石林自吳門抵常州艤舟河上步訪椒峯陳子陳子出迎歡甚坐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置案上屬余讀且亟索酒時昏黑門將闔不及展視遂攜陳子竝其文宿于舟中且譚且讀余亦出吳門遊覽一卷陳子顧余曰士君子讀書明道當爲古文傳千百世安用工五七字爲余曰自周秦漢唐以來能文者何慮數十百家而宋以後書人多不屑讀則千百世後誰覽子文者不若詩以感人而傳之爲可信于是歡飲達曙各別去自余來京師不見三四年人有從常州來者卽問訊陳子或言其選文統一書累數十萬言撰述勞苦又或云方大治屋闢客園四方來遊者日飲食滿座上又或云揮千金購名姝以自娛樂傳說不類大

抵稱陳子名者日嘖嘖余前而余竊疑陳子詭怪好奇終不知其何所爲也今年四月因賀子天士寄余文若干卷積尺餘未暇讀笑謂天士曰不見陳子久乃以多文夸我邪發其書屬余論次爲序余固不能文者烏能序又不獲辭于是取其文讀兩日夕掩卷歎曰噫嘻陳子已進于道矣凡古人爲文者必先養其氣窮于理而達于事養其氣然後爲文有紆徐條暢之態而無躁慢浮動之習窮于理庶幾得乎聖賢中正之旨不爲邪說曲學之所惑達于事則可參于古酌于今不徒爲空疏可喜之論今陳子已盡得之其傳于後世何疑也嗟乎不見陳子三四年其爲文之多已如此使再十數年則其文當捆載而來連車而折軸矣是蓋有才焉不可強也若余浮沈羈旅終歲無一言陳子當益傲慢相視今而後亦可鼓余之惰也夫揚州汪懋麟蛟門撰

陳子椒峯旣成進士益好古學所爲古文日益多四方士無不誦陳先生文子過毗陵椒峯交相得授館舍因屬余論定其文而序

世之成進士者甫棄帖括則輒爲古文人亦輒以古文譽之縉紳先生莫不哀然有文集蓋百餘年相循成風尚莫有知其非者椒峯文成而好學問不倦宜其日進未有已也椒峰之論文曰世人于唐宋大家學大家所以終其身不能至五經而下秦漢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遺其源固未有能達者椒峯由唐宋溯秦漢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調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然吾以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蓋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牴牾而觀者回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峯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恆取有關勸懲至其序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必勤勤懇懇爲文傳之而其間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紆求其可傳而後已嗚呼

椒峯少負文名早貴意氣揚揚揮擲萬物無不可快所欲言而顧勤勤于此古今論詩貴忠厚惻怛得三百篇之意夫忠厚惻怛五經四子之文莫不皆然豈獨三百篇哉而世人往往以刻薄背義之言著之文章求當于目前而不顧後世之譏議使見椒峯文其能無反面而卻走也矣夫不得椒峯之好學問與其意而徒欲以格調名文章吾不知其自命于古大家者果何如也時辛亥長至日寧都魏禧冰叔撰

言詩者夫人而李杜所以無李杜也言文者夫人而韓歐所以無韓歐也大雅之士其言詩不于李杜而于漢魏師李杜之所師焉爾其言文不于韓歐而于史漢學韓歐之所學焉爾是以高可三百篇下亦不失爲三唐進可方二史退亦不失爲唐宋大家原其所以天實優予之豈獨人事勝哉椒峯昔登賢書卽以年少空羣于冀野然胸囊今古意在名山殊不屑屑帖括故其發聲言志輒轢顏謝而追孟德父子向固竊窺之矣旣獲高第歸更出所爲文

示子攬其大略卽撫卷而呼曰子其今日之伯玉同父邪已而反復由繹之然後知漸漬于盲腐二史者久也蓋椒峯之文盡芟漢後言而一之于二史其酌乎六經者以二史錯變之其鄰乎諸子者以二史淹達之所以大家之能事悉奔驟于腕指之下而莫能名其爲誰家也椒峯需次銓籍尚當遲數年而服官人莫不惜椒峯以長才居散地然因是遨遊四方所在訪其賢人君子縱覽名山大川之勝其爲文章多得之車輶馬足閒翻自以未成其官而成其文爲幸將使椒峯遂遡龍門抵碣石講齊魯而歷梁楚其職嶠湖泮犖卓光瑋之奇觀必更有十百于今茲而全乎太史公之文者予安能涯略測之哉江陰戚藩价人撰

今國家四海休息幾三十年制度畢舉于銓法已反復釐定謁選槩以歲月淺深爲次進士與殿試後濡至數年始入官其閒才智非常之士無所試其力反得潛心經史撰著然鹵莽裂滅之流未嘗洞觀今古廣求名理往往汨沒消磨不自覺若羸心躁氣者撫

拾古人糟粕形似剽竊偶然得工輒妄意襲取時名識者羞之崑山徐子原一素以淵雅著予昔與遊乃極稱毗陵有陳子椒峯者篤古學時余未識其人竝未見所爲文也越六年予入京于荏平王黃門坐上見學文堂集卷帙盈尺展閱一過益心敬焉歸廣陵陳子以其集復見寄由是得竟讀所爲文凡累月不能釋何清勁淹洽取格嚴整氣且高古乃爾他若詩詞固餘事想自釋褐來不欲以需次謁選廢時日積生平學力又磨礪者六七年諸子史與雜記錄無不涉而尤寢食于六經宜其充滿鬱勃而發復循循規矩不以放言高論求異而人卒不易及蓋其爲文章卽變化莫測要歸于禮義忠孝聖賢之旨他日朝廷國史以及詔誥號令之參修討論與夫見諸行事以佐治天下知必本于此楊子雲嘗著法言蜀有富人資十萬錢願載姓字子雲曰富人安得妄載陳子名且日盛天下之人將以得挂名文字中爲重輕所願吾子其嚴之耳貴陽越闔辰六撰

學文堂文集毗陵陳子椒峯所著椒峯曩其琅霞程邨文友合梓
毗陵四家文集椒峯少壯成名得志于當世殫力于五經諸子二
十一史以達其氣抽其華故所爲文源遠流裕如江海之水盈科
而行而煙雲盪漾杳渺莫測余讀之深服其爲歐陽子之文也往
時余過毗陵見四子各出所爲文相讎校其足傳不滅有宋諸家
且又生同邑歎爲極盛未數載程邨文友竟忽焉以歿令人念之
歔歔流涕而琅霞先以邑人之災鬱鬱窮愁近益求適意性命諸
書獨椒峯意境勃發斯文未喪專賴振興之力此程邨文友相與
重望于泉下欲相附以傳之無窮者也歐陽子于亡友梅聖俞石
曼卿蘇子美切切惟慮湮沒無聞于後世極爲表章數百載下稱
說數子尤稱說歐陽子不衰蓋文章朋友存沒之際相需之重有
如此也然使歐陽子之文不卓然稱于千古則雖朋友之情流連
篤摯而卒無益于傳不傳之數余有志文章思欲以傳二子而力
不逮也今椒峯已能爲歐陽子之文言語爲當代尊信其力足以

表章亡友况程邨文友無所後于蘇梅則傳之不令湮沒無聞者
余知其在椒峯之文也夫丹徒何掣雍南撰
經天緯地之謂文非雕章繪句之末也子以四教文爲最先誠以
進德修業非文無從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弘
道統立人傑非文不振則文之爲文顧不重哉子友椒峯陳子美
秀而文落筆驚人著所爲文千萬言能闡明古聖賢理道在陳子
則自視若無恆欲然不足顏其堂曰學文志有在也子過毗陵嘗
與陳子坐臥其閒每見其焚香默坐鞭辟潛修凡成已成物之方
道德經濟之實靡不一一究極期見諸行則陳子之于文特餘事
耳爲人議論英發器宇侷儻對之不覺心折子幼孤失學絕不能
文第口述其概以質之名世君子蓋屋李顓中孚譔
子初從賴古堂文選見椒峯陳子之文驚爲舍弘肅括通都名山
無適不宜旣而以學文堂集見寄則六經燦然定爲貫道之器而
又極其曼衍自恣之意蓋數十年縱心于此而不苟以所蓄積者

示人且古人之用世也槩多本其生平之語言文章而長年積志之放又類出于深苦相依之際故雖操筆而得意者必將循復迴矚自憐自喜而不僅以淹博酣適爲能事也蘇子瞻敘南行詩曰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古之人其胸中無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情僞相偪鬱陶駘蕩無意于文而文生焉此所謂不能不爲者也夫孰知其不能不爲者固卽其深苦相依者哉椒峯資家世之盛擅名士之風生平經史獨娛尤好高遠其情以自表見其必爲命世之材何疑豈區區少年科名相倚以重乎古文之業盛于今日其氣象之駿偉也爲難而以氣象收拾名理之全尤難何則古人名理唯澹略見大意而止無取雄分後此則刻畫所不盡而以識量爲準卽佐以星緯律度格格不相入也故方其言經濟也規條古昔包舉今茲精湛主張細而能入迨夫名理之言右以物述衷以悟詣鋪以顯融之情凝以

古壯之格更復挺而出于廣大堅確之途此椒峯文章之表裏無滯者豈非其修潔獨持靜深而好讀書之所取也歟余與椒峯尊君邵公先生同舉于鄉又二十年同官于朝知其家學甚深乃椒峯不以余之衰遲而遠問敘于余椒峯視功名富貴之路固有以別于人而且談經讀史之功抑亦有以示別也故余之知椒峯之文不于其筆酣墨飽之時而于其深苦相依之際也溧陽吳穎見末議

今天下士子殫其心力揣摩簡練作爲文章父以是責其子師以是傳其弟非爲古人之學也亦爲制舉之學而已不幸而不遇則自垂髫以至白首罷敝于帖括者比比而是幸而遇則有交遊之煩有案牘之擾六經諸子百家之言束之高閣曾不一寓目焉甚矣人之不學制舉誤之也雖然制舉之業由來稱四大家而荆川先生卒以古人之學顯然則制舉何能誤人亦存乎其人而已吾門錢子梅仙授經毗陵交于吾家椒峯郵寄其學文堂集以屬序

于余余一再讀之大都皆明體適用經緯天地之文爲撫卷而歎
異哉制舉不足誤人而適以成就人有如此乎椒峯以中丞爲之
祖以觀察爲之父固已胚胎前光矣一舉而登賢書再舉而擢上
第年方鼎盛需次選曹乃以其英敏壯盛之氣肆力于古人之學
當其暇日則遊覽山川車轍馬迹幾半海內以登臨之所得供其
筆墨之華其作爲文章以傳天下而垂後世豈非其分歟假令椒
峯浮沈諸生困于場屋則將兀兀牖下呻吟佔畢之不暇其又何
能上下數千載周遊數千里發揮于文章爲不朽之盛事乎余故
曰制舉不足誤人而適以成就人爲椒峯言之也抑椒峯尤有可
愛敬者生于荆川先生之里而其文與之後先相頡頏是卽今日
之荆川也荆川而在余雖執鞭亦所欣慕乃椒峯則以觀察同籍
之故屬序于价人復屬序于余若反以予爲元晏然者此又其錫
類孝思爲不可及也已太倉叔氏瑚確菴譔

文章之道傳世不如持世蓋有不必持世而傳者矣未有持世而

不傳者也何謂持世如戰國急功利而孟子言仁義戰國盛邪說
而孟子正人心戰國務爭鬪而孟子主不嗜殺則可謂持世矣又
其文章明辯雄偉足以達己意此其持世而兼傳世者也然吾竊
有遺恨焉彼齊宣王何人哉田嘗之子孫而僭王數世矣當是時
周室卑微東西周君一綫僅存舉天下之人勢利薰心視八百年
之君父曾行路之不若而況于僭竊之君寧復有義心之存乎乃
齊宣一旦遇孟子首問齊桓晉文之事偉哉問乎此其志在尊周
矣而且以爲孟子者仲尼之徒也心術淵源必與眾不同此其所
以亟問也孟子聖賢也意其得此問于當世之君必且大喜過望
將順鼓舞之不暇從而悉論葵邱城濮之烈管仲五臣之績然後
揆度今昔之勢條格先後之序于是以齊之強得孟子爲之輔率
先貶己退就臣列一意尊周雖彼秦楚亦不得而議其後何論餘
國且也久之信其志之誠而服其誼之正降心革面共獎王室此
不世之功而萬載之一時也是雖迹桓文而起然世有伊傅何以

加諸顧乃不出此而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過矣無已則王乎又過矣夫他不具論卽以論語春秋所載仲尼道桓文章矣而其徒不道豈仲尼顧不若其徒乎無已則王是齊宣有意尊周而孟子反教之以無上吾尤不得其解也若吾夫子卽不然曰吾其爲東周乎問管仲曰人也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意念深矣蓋夫子嘗欲用魯以興周管仲固嘗用齊以尊周春秋之世志不在列國而在宗周者獨吾夫子與管仲二人而已故惟吾夫子深知管仲有當于心言不盡意千古以來未有參其契者其曰管仲之器小者譬諸量器然狼戾尚多容受苦少爾蓋惜仲尊周之事猶有所未盡不能恢弘堅固而遂畫地以止也蓋自受下卿之禮而還而仲亦自滿矣此其所以爲器小也何嘗曰功烈如彼其卑爲索然不知己之言哉齊宣他日又問湯武放伐爲臣弑其君皆千古正論戰國之君所絕無而僅有而孟子以誅一夫對是何言歟縱使湯武誠然聖賢出言動關倫紀亦何可不慎而況乎其不

然也昔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賊而孟子一言遂爲亂賊之口實殆未經三思耶嗚呼立言持世必如吾夫子然後可謂知本矣孟子願學孔子而獨忽于知本幾何其不可惜也蓋今世作者林立而力爲持世之文者獨吾友陳椒峯覽學文堂諸篇原本六經以端趨嚮表章節義以厚風俗余讀其所爲玉節愍公以及蔡氏一女子張三愛一僕隸傳爲流涕焉而學力之沈博筆鋒之矯健詞情之剴切使人感動雷連抽繹不能已持世而傳世道固在于是椒峯屬予言其端予何能益一詞惟舉平日所持孔孟之辨在知本與不知本之間者不以告他人而獨以告椒峯則椒峯之文何如哉黃岡杜濬于皇撰

陳椒峯嘗曰古文不可宗一家宗一家則意拘而才與氣束縛而多所不達雖揣摩極工肖亦成其爲古人之文夫古人已有其文何藉于我況有意揣摩古人雖甚工肖究有不能工肖者惟本諸經史旁及秦漢百家使貫串融洽于心臨文時我能用古而不爲

古所用然後可自成一家人之女子聞其言而歎曰嗟乎難言矣爲
文不能立意譬如百萬之師無主將以御之則一軍無所稟命然
有將而設謀制勝奇正虛實之法不能百出不窮臨敵時不能驅
士卒如臂指之使則又與無將同故爲文貴立意而又必得才與
氣以輔之也椒峯文常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未嘗
持尺度寸寸較量之而自不越乎規矩誠所謂用古而不爲古所
用者然則椒峯論文之說正以自論其文也吾嘗見椒峯危坐凝
神奮筆迅掃如風雨驟至又如孤峯拔地而起壁立千仞飛泉噴
薄巖竇閒若伏若見望者莫可端倪而其旁怪石谿呀林木掩苒
驚禽駭獸煙雲之屬皆爲之助勢椒峯之文之奇如此然椒峯猶
嗛嗛不自以爲足近復畱心聖賢之學闡發其淵源老生宿儒莫
不折節椒峯彼其文寧復可以一家求之哉夫登高建旌則所視
者廣順風振鐸則所聞者遠椒峯業已得時而駕扶衰救弊其在
椒峯之人與其在椒峯之文與同里張侗古迂撰

學文堂文集目錄

卷一

序一 十六首

周易彙解序

周易圖書解序

周易著策解序

周易卦象解序

尚書辨正序

書疏序

禹貢翼傳序

詩參序

毛詩本義序

詩經導窾序

春秋大義序

宋定山春秋彙序

左傳經世序

禮記纂訓序

周禮纂訓序

儀禮纂訓序

序二 五首關一

讀書參序

中庸章句序

論語直解序

孟子章句序

序三 四首關一

武經序

杜詩論文序

續唐書序

卷二

序四 十五首

申隨叔文集序

王北山集序

魏貞菴相國文集序

魏伯子文集序

魏冰叔文集序

龔琅霞文集序

董文友遺集序

澹木齋文集序

徐竹逸願息齋文集序

陸子制義序

青門集序

沙定峯文集序

重訂制義自序

張古迂古文彙序

文統序

序五 四首

盛珍示南芝堂彙序

遠志齋遺集序

毛穉黃巽書序

王丹麓尺牘偶存序

序六 闕

序七 闕

序八 十八首

王大宗伯青箱堂詩集序

大孚先生遺詩序

楚州吟序

寄齋吟序

方與三其旋堂詩序

朱恪舒詩序

徐原一詩序

董子康遊張公洞詩序

楊子詩序

任王谷詩序

吳漁山詩序

鄒子詩序

王郎詩序

丁未詩古文彙自序

無題詩自序

劉岸先詩序

河洛集序

蓉渡詞序

卷三

序九 十六首

申臆盟聰山堂詩集序

永愁人詩序

宣城沈方鄴詩序

汪蛟門詩序

殷鳴夏詩序

毛子霞百一詩序

殷子南歸詩序

倪閣公詩序

顧伊人集唐詩序

補冬詠序

息廬詩序

顏修來詩序

常熟吳蒼符詩序

山陰何玉林遺詩序

吳道賢雲臥堂詩序

顧天石詩序

序十 十五首

吳梅邨先生詩集序

王阮亭詩集序

施愚山詩集序

顧修遠松鶴詩序

劉公融梁溪詩序

尺木堂公讌詩序

紀彙子詩集序

許九日詩集序

歸元恭詩文集序

無名氏詩序

借竹軒詩序

趙視公將軍詩序

掃眉集序

仙舟集序

甯波董異子缶堂詩集序

卷四

序十一 八首

岳邁亭詩選序

奚蘇嶺郡丞知津堂詩集序

介石上人詩序

周雪客秋水軒詩序

華鄂堂詩序

明四家詩鈔序

蕭子北闈詩序

內監馬公詩序

序十二

序十三 十六首

贈濟寧州守某君序

贈江南布政佟公序

贈浮屠師慧蒼彈琴序

贈周子序

贈王太守序

贈堪輿萬太和序

贈浮屠眞蓮百十二歲序

贈釋頂門募修文成壩石橋序

賀張邑侯新任序

贈緯雲兄序

贈陶生遷居序

贈吳先生序

贈楊子序

贈楚中朱尊樓進士序

贈丹陽孫岸登序

贈張古迂序

序十四 五首

贈宗姪象采序

贈華繆二子序

贈崑山殷性源序

贈相士諸遠子序

贈釋性空葬親序

序十五 關

卷五

序十六 十二首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送錢子遊泰山序

送楊陶雲丞新建序

送常州林別駕督解白糧序

送翰林某君出關序

送朱驛丞之任序

送弟赴順天鄉試序

送吳星子令安東序

送高生爾騫之燕序

送繆生之登萊序

送魏沐叔歸寧都序

送同年楊簡人主試山東序

序十七

序十八

序十九 十一首

提學簡謙居壽序

從伯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馮母六十序

壽福建巡撫許公中軒七秩序代

趙大谷先生七十壽序

王雙白六十壽序

黃封君七十壽序代

畢推官壽序

郭教授飲霞壽序

龔震西七十壽序

臧太夫人七十壽序

序二十闕

卷六

序二十一 十六首

霜哺篇序

續毗陵人品記序

擬重修常州府志序

開益錄自序

施培菊醫書序

王氏家譜序

臨安胡氏族譜序

休寧夏氏宗譜序

何氏族譜序

傅氏家乘序

韓莊蔣氏族譜序

吳卷石印譜序

重修迎春鄉馬蹟山志序

三吳總志序

感應篇序

識字錄序

序二十二 七首

募建皮場廟大殿序

陸蓋思梅花圖序

節略初編序

葉子蓉痘學真傳序

蘭陵政牘序

華蟄侯印譜序

募修府學橋序

卷七

記一 十六首

七十二峯記

北固山圖記

家藏古銅器記

泰山出雲記

啞橋記

農具記

重修家節愍公忠節祠碑記

普同塔記

報國寺松記

惠山華孝子祠記

濬玉帶河記

客園記

遊蒹葭莊記

馬陵屯築橋記

小影記

宋板書記

記二 十六首

宣城鐵牛寺記

寧古臺方言記

熨斗厓記

馬蹟山賽神記

家舫記

虞姬冢記

竹記

桃花灣記

劉醫記

重修邑志縣令題名記

句容東郭竹林亭子記

夫椒陳氏義田記

重修馬蹟山劉龍圖祠碑記

冰燈記

雙泉記

馬蹟山青龍菴記

卷八

記三 十六首

泰山孔子廟廢址記

仲家淺記

卓錫泉記

洗腸池記

大澗記

愛園記

賴古堂藏書記

登泰山日觀峯記

劉邑侯施藥記

宣銅魚耳鑪記

雲起樓記

投壺記

惠泉記

雪堰鎮駱郡侯德政亭記

魯子敬墓記

借竹軒記

記四 十五首

慶亭記

忠佑廟碑記

擬建鄭陸橋張義士祠記

近園記

破舟記

胡忠祠擬增祀諸賢記

濟寧關侯廟記

影壁記

宿遷迷路記

漏舟記

醉鄉十老圖記

學文堂記

警齋記

遊響山記

遊敬亭山記

放生池記 八首

東竹院樓記

瑞木屏記

敝衣記

洗象記

蟹斷記

醉墨齋記

郭巨埋兒故里記

卷九

書一 十首

上章祭酒議孔廟從祀書

與曹峨嶮書

再與曹峨嶮書

與王教諭書

與岳吏部書

荅華生恭王問合祭書

荅友論元祐黨碑書

奉荅魏相國書

荅友論廟制書

奉荅張尚書書

書二 十二首

與駱太守論講學書

與駱太守請修復忠義祠書

與駱太守請修復鄒忠公祠書

與駱東目太守請復建多稼亭書

再與岳吏部書

荅繆生朝陽問諡書

荅繆生朝陽問二十一史書

與黃刑部書

與張邑令議復濟農倉書

與弟書

與張黃岳論文書

書三 二首

與某先生論來瞿唐理學書

與伯詢于書

卷十

傳一 九首

王節愍公傳

沈光祿傳

張清惠公傳

尹先民傳

牧子先生傳

宦者王永壽傳

張學正傳

蔡氏傳

陳直周陳虞掌合傳

傳二 九首

邱義龍傳

海珠傳

僧懷璧傳

張三愛傳

陳太守傳

陸貞女傳

金安人章氏傳

王貞女傳

吳參政傳

卷十一

論一 十首

書論

許世子論

管仲論

蘇秦論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留侯論一

留侯論二

鼂錯論

平勃論

論二 十首

七國論

晉八王論

殷浩論

宋武帝論

唐太宗論

唐中宗睿宗論

狄仁傑論

顏真卿論

正統辯論

景延廣論

論三 三首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論 丁酉副墨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論 丁未會墨

萬邦作孚論 丁未會墨

卷十二

辨 十四首

張騫使西域辨

趙莊姬屠岸賈滅趙辨

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辨

微子歸周辨

井田溝洫辨

馬蹟辨

律呂釐毫絲忽辨

十二重天辨

董字辨

律呂合圖書總辨

文昌梓潼稱號辨

甲戌己丑辨

滕子來朝辨

桓不書王辨

說 八首

岱廟請易木主說

姤復小父母說

先後天卦位說

潮汐說

王石聲字說

律呂名義說

元祐回河說

唐荆川句股測望論說

卷十三

解 五首

石經大學解

周公居東解

周公居東解二

彈琴指法解

二小兒辨日解

議三首

屯田議

治河議

鄒忠公像服議

策十首

會試策第一至五

鄉試策第一至五

卷十四

表一十五首

擬上得玉璽羣臣賀表 順治八年

擬上允銓臣請因臺班員缺 欽取內外各官考選羣臣謝表 順

治八年

擬上以遼東為遼陽府羣臣謝表 順治十一年

擬上因久旱躬詣 天壇虔禱是日甘霖協應遠近霑足羣臣賀

表 順治十四年 丁酉副墨

擬上祀 天南郊奉 太祖武皇帝 太宗文皇帝配饗羣臣賀

表 順治十四年

表二 六首

擬上加諡先師孔子諭建洪德殿崇祀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擬上御製傲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孝經衍文範行恆言勸善

要言等書頒行天下廷臣謝表 順治十四年

擬上川滇黔蕩平綏理需人 特命己亥再行會試羣臣謝表 順

治十六年 庚子鄉墨

擬上以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加上 尊號禮

成羣臣賀表 康熙元年 甲辰擬元

擬上以金門廈門克捷午門宣捷羣臣賀表 康熙二年
擬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 康熙五年 丁

未會墨

卷十五

書後 十七首

恭跋先大夫慎刑箴後

書管孝子輓詩卷後

書倪鴻寶先生題元祐黨碑後

書成忠毅公傳後

書魏邨邵氏家乘後

書蘇子瞻詩集後

書汲冢周書後

恭跋按蜀疏稟後

恭跋南征日記後

書霍光傳後

書何仲修先生傳後

書劉陶救朱穆書後

書孔璋為李邕請減死書後

書蘇轍為兄軾下獄上書後

書萬人死義傳後

書魏叔子畫貓記後

再書畫貓記後

碑 五首

重修水平王廟碑

新建武進縣城隍廟碑

許侯浚渠碑

季子廟碑

贈通議大夫太僕寺正卿諡忠毅李公神道碑

卷十六

墓誌銘 五首

周秀才墓誌銘

白讓木墓誌銘

董母吳孺人墓誌銘

駱母胡太恭人墓誌銘

亡兄亮初先生墓誌銘

吳孝子墓誌銘

黃節母墓誌銘

墓表 七首

明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諡文介孫公

墓表

蕭孝子墓表

丁烈婦墓表

劉福姐墓表

吏部員外郎王逸菴墓表

夫椒山節烈女吳氏墓表

蓋厓李母彭氏墓表

祭文 哀辭 三首

祭周櫟園先生文

祭陸副使文

張孝廉哀辭

雜著一 十九首

記刺船髻者事

記兩烈婦事

記箴

河東君傳

記篙工語

大雅堂紀事

記劉叟邊力士事

記某牧入覲事

記何推官事

記金陵教坊范希民事

記募收骸骨事

記虎

記孫知縣事

記六烈婦事

記吳孝女兆麟事

記武進三孝子事

記王台輔事

記仲立事

記垢仙事

雜著二 六首

擬天體策問

擬星野策問

記錢塘于生三世事

記唐縣孝子謝萬程事

記楊行甫高仁禎施粥事

記犬

賦闕

學文堂文集目錄

學文堂文集卷一

夫椒山人陳玉璣廣明

序一

周易彙解序

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善學孔子者學孔子之十翼而已矣孔子雅言詩書禮而不言易嘗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聖如孔子猶歉然于此豈非以易之理微孔子終身學之三絕韋編而始有得故作十翼說卦序卦彖傳象傳恐學者泥于爻局于序又作大象雜卦易之理已盡而世儒猶謂孔子有未盡之易又謂易爲卜筮作羣然以朱子本義爲宗論八卦筮策則以邵雍先天圖牽強附合及有乖于孔子則曰此伏羲之易非孔子之易嗚呼易至孔子尚有未盡而謂邵子圖出而後盡豈不愚且悖乎說者謂易至孔子不言象予以爲其說甚非上下二篇大象小象說卦雜卦凡于天地間昆蟲草木無不取象其言曰易者象也是言象莫如孔子彖爻之象文王周公既繫之故孔子可不復言漢

魏以還學者多附會穿鑿惟王輔嗣能窺十翼之理程正叔更廓其義而為易傳可為知篤信者矣十翼初自為一書猶傳之于經也漢鄭玄始以附于經卽今乾坤二卦章句次第是而輔嗣又自坤以後分彖傳附彖分象傳附爻而以彖曰象曰別之頗便學者誦習是輔嗣正叔康成諸君子皆可為孔子功臣若近世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以分經合傳為非古歸咎輔嗣嗟乎孔子視三聖則古自視則為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皆經學者不能如孔子之學易徒好為議論以獲罪聖人何哉予年來刻苦事經學自恨才識闇昧不能卓然有所自得止就前人之解有合于聖賢者彙鈔為一編朝夕觀覽嘗欲以十翼概全經之旨于解特詳若緯候占測得之無補于經言之適以滋惑恆略焉苟徒以易為卜筮之書則京房郭璞諸人術非不精何至不能自保其身先儒有言曰學易當于理中觀數不當于數中索理邵堯夫作先天圖朱元晦執河圖求卦皆數中求理也元晦嘗言讀書眼前說出便好崎

嶇說出便不好如讀易只眼前說出本義所以疏淺不足觀堯夫先天方園等圖正所謂崎嶇而信從不疑何哉予故曰善學易者學孔子而已矣

周易圖書解序

河圖洛書天以數示聖人八卦奇偶聖人以數示學者故曰易者數之林也天地間事物之節變動之候晝夜寒暑死生聚散之故莫非行乎自然而數呈焉圖書數成于五八卦成于三故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合圖書之數而成百百盈數也圖五十有五書四十有五以五十中分圖多五書不足五伏羲大衍損圖而益書用其中為五十以為大衍之體衍之仍得五十少一以象虛得四十有九為大衍之用夫聖人豈不可用全數以衍易哉誠見理無盡數亦無盡有餘不足天地所以不窮而損益變通以不用而用聖人作易之微權也然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其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則

自漢儒孔安國劉向父子始班固作五行志引歆向之言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爲八卦大禹法洛書以開洪範自是諸家之言易範者類以九疇配八卦至宋儒蔡九峯乃衍九疇之數作皇極內篇以書有九數範有九疇疇有九等遂以九衍之子獨謂圖書竝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蓋自一至十者圖之數陰陽奇偶之理以具準之易無不合以爲易固宜若以書之數合範之疇其數未嘗不同然九疇中左右前後名數之陰陽奇偶合之洛書俱不相當舍陰陽奇偶而惟取數之九則淺窺洛書矣且夫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歷之數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起于此乎圓爲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方爲地而陰偶陽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礙陽蓋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五居中而一則居下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在中以鐘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鐘之管故聖人繫乾以見天之心乾者一數也此圖書所以一居乎

下而數之所以起乎一也先儒有言曰易何生由一生太初渾淪一畫乍啟父母六子包孕其中一而二二而一變化無窮非如後世根幹枝葉次第之說然則先後天方圓等圖紛紛不經胡爲乎予集圖書解略次其說俟善學易者折衷焉

周易著策解序

予纂易解而以著策另爲一編蓋以著策者聖人所以神明乎易之物而易之所自生則不係此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曰人而無恆不占而已由此觀之所爲學易不必主于著策所爲不占不必主于著策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是則無往非易無往非占卽龜策不用亦未嘗有害于易蓋卦者挂也易難言聖人挂象以示人命之曰卦卦明而易可知則亦何必越卦而譚著策況乎後世之人欲勝于理往往冀徼福免禍卜史復矯誣附會之而著策益不足言或曰春秋傳之言筮則甚驗也聖人開物成務自有正大顯明之道觀

其占詞多侏離不近于理況揲無殊法古今無異理何獨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則無不奇中若後世則用之而不盡驗豈非左史講張好奇詞多文致不足為據乎雖然易以變而成變莫如著策聖人使人揲策求爻以合于卦又為老少之法使因數求爻以盡變四十九策立而爻象變動受命如響故曰著之德圓而神今之人習流忘原不審聖人所以作易之故極深研幾以求其至當徒以上筮目之即朱元晦且不免何況其他嗚呼易之為書何書甚至邵堯夫則視為占候陳希夷諸人則目為養生如參同悟真等篇莫不引八卦託先天為鍊神馭氣之術使古聖賢之大道淪于方技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其在斯乎有志易學者當不以予言為過當也

周易卦象解序

易者變也象爻象辭無往非變其大者莫如序卦上下凡六十四轉造化人事之理無不妙合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

知序烏乎學易卦有名非定名爻有象非定象無名而名莫非名無象而象莫非象若使文王再衍周公再繫今之卦名爻象未嘗不可更為他名他象得是說者可以知易之變矣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一正一倒文王所次第也孔子作傳隨意指掌如水流轂轉所謂一而二二而一學者惑于邵氏先天圖說以乾一兌二為伏羲本義疑序卦為牽合則二篇次第可任意雜越焉用文王演為也夫卦八而已無所謂六十四六十四者八之錯故經第言八未嘗言六十四周禮大卜八為經六十四為別邵氏橫圖相生是經與別混而無分既以序生則不應言八卦相錯既序矣焉用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猶強引兩儀四象八卦語解至鑿空漫說以為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夫八卦錯成六十四安所得十六與三十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以臆作非經有明法也及為圖不合又顛倒割湊強引數往者順知來者逆為解朱元晦喜其言以為義聖的旨嗚呼若

是者可謂知變者矣而豈聖人之所為變乎嗟嗟學者好為反古之論附會穿鑿自漢魏九家已然至後世尤甚如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其義甚明而干寶則曰武王崩年九十三歲成王八歲天後成王之年以養公正之道否之大象曰君子以儉德辭難不可榮以祿虞翻則曰乾為榮祿坤為弒君與為人伏乾為遠艮山體遁謂避難遠遁入山故不可榮以祿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于象象何屬邵氏于經未合猶未至悠謬如是若二君者豈非易之罪人哉予材質儉鄙于易不能窺見萬一而離經叛道之言固望而知非若影響牽合緯稗亂正如圓鑿而方柄者則參酌先儒諸書而得之辭苦不能達意不工固不必論也

尚書辨正序

班固藝文志尚書二十九篇漢文帝時濟南伏勝所受勝為秦博士秦禁書勝壁藏之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治尚書者無有勝時年已九十太常掌

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當時有偽秦誓一篇并行合二十九篇至東晉時有稱漢孔安國所註尚書者出較伏生多二十五篇遂稱伏生書為今尚書夫六經為百氏之本學者固宜守之而不變而讀書卓識之士尤必辨其本中之本以定所宗如書有古文春秋有三傳禮有周禮則不必辨而可信也今觀二十八篇之書其意厚其辭簡樸斷續詰屈欲言不盡言不用繩削而變動莫可端倪讀者乍讀結嗇愈讀愈盤鬱再三讀之覺古人之精神光氣皆勃然溢發又如劍在函玉在石狀隱隱不可窮視若孔書則膚淺輕揚一覽易盡古人脩辭以立誠孔書則尚主脩辭而古意已失千餘年來竊附古人而無有攻之者經生家格于功令不敢有所分別固不足怪豈有志明經者亦聽其承訛襲偽久假不歸乎予以今古文分錄二冊名為尚書辨正又為是說以序之雖無補救正聊存其說于天地閒以待卓識者論定先儒誤解金縢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王介甫朱元晦謂大誥難

讀且須闕之金滕大誥文義本明又證以風雅諸什周公何嘗有殺管叔事其言出自孔書誤解我之弗辟一語于是益信孔書之妄而歎讀書者之不可無識也

書疏序

黃子纂書經解若干卷名曰書疏問序于予予曰甚哉序書之難也六經易書詩皆有序惟書序僞蔡仲默細之是已詩序本非僞朱元晦疑其非易序卦非聖人不能作元晦亦疑其非夫易無序卦則不知聖人演易之意詩無古序則不知美刺所由興古人有所未傳故序者申明之以告後學若書序祇括舉經文無補于書非如易詩序之不可少而詞義尤疏略牴牾至孔安國自序絕不類西漢語亦未嘗于前人未傳之蘊有所發明故曰序書難雖然書非徒序之難而讀尤難先儒誤解金滕誣周公殺兄故自大誥以下諸篇語多不曉至欲闕之夫金滕大誥文義井然可據又以風雅諸什證之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踐祚朝諸侯事殺管叔

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滕我之弗辟一語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承訛襲僞干百年于茲矣昔人有言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理所必無詩如商頌縝栗周頌清越二代文質之分詩既如是書亦宜然豈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卽此可斷孔書之妄況于誤解之紛紛乎讀書者能斷然知其妄起而釐正之而後上古之書不爲後人所竊附故曰讀書難雖然自明以來以五經立學宮用以取士士子畏功令雖具卓識亦莫敢竊議能爲經解成一家言卽目爲明經之士此黃子書疏之所自作也予按其書援引考據確然不易其傳世奚疑禮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其失也誣所爲誣不知何指有謂記與孔書先後同出誣當在孔書其說似當黃子既知疏通知遠之爲書教取以命其書必審其誣毅然有所釐正雖以序書之難予當更爲不文之詞以申明子之意告後學也

禹貢翼傳序

婁東錢子梅仙作禹貢翼傳問序于予且謂予曰昔人善解禹貢者莫如艾千子夏彝仲皆以今日山名水勢合之古人庶便後生之考信然艾失之簡夏失之繁予爲增省成若干卷竊附己意予讀之深歎信爲禹貢功臣因告于錢子人不具曠古之識不可讀書經生家治舉子業恪守不知通變不足怪若有識之士則必辨其是非真僞求無憾于古人而不惑庸眾人之見蓋予嘗于書有深憾伏生二十八篇爲真古文孔書二十五篇明爲後人之竊附二十八篇中文辭最古者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爲千百世史書之祖堯舜一德故二帝合典五臣同心故皋陶合謨孔書離堯典爲二以補舜典其識已卑復別增禹謨一篇文辭去古愈遠況禹亦何必有謨禹貢一篇文章經濟莫大于是卽以當禹謨未嘗不可乃必補掇成書以欺後世此予之所以不能無憾乎昔人有言曰禹貢文章敘事朴直言語質而愈新後人極意整齊反傷體此孔書所以不可竊附也古今國家大事莫如田賦唐虞以前田皆

有賦而壤無定則或田薄而賦重或田厚而賦輕禹平九州闕田爲九等故復于帝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蓋壤自禹平而賦由帝裁他如錫土姓弼服建官皆功高不尸以全臣子代終之節故禹之經濟大也錢子聞之躍然起曰乞卽書之爲序予曰作者有所未傳故序者申明之以告後之爲學者今以子翼傳爲禹貢序古人當必心許亦何事予之贅一詞哉

詩參序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秦火之後毛齊魯韓諸家紛然以起學者莫知所裁厥後馬融爲毛傳鄭玄作毛箋毛氏遂孤行天下迨朱紫陽掃諸家而集以成傳于小序尤掎擊之嗚呼亦安見小序之果非紫陽之果是邪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而爲風鴟鴞周公之詩固降爲風矣係之幽宜乎況自文武至平王三百餘年當成康盛時環王畿之眾豈無一詞一詠足備聖人之刪存何至東遷之後有風何彼穠矣平王以

後詩也乃列之二南之內程氏大昌之言直以爲詩有南雅頌而無風其有風也非古也蓋二南樂也與二雅三頌竝奏之燕享賓客宗廟朝廷之上國風則太史所陳以考列國之風俗詩可採而聲不入樂歐陽修曰二南作于事紂之時麟趾鹿鳴皆非治世之音鄭樵又云詩者樂也古人以聲詩奏之于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事者則取是詩奏之以申警諷非頌美也然則風雅頌之名又然乎否乎嗚呼作者既遠欲以後人之意見附會牽合以求其當誠所甚難況當秦火之餘漆書蝌蚪詎無關逸而番譯者與訓詁者又保無紕繆損益之病如書經孝經皆有今古文之別禮有天官之缺何獨至于詩而無之是詩之是非本不易窮自子夏以迄漢宋諸儒極推詳論辨之力可疑議者尚指不勝屈況下焉者哉鄭子自齟齬卽工詩學近著詩參一書欲羽翼經傳以爲一人言詩不若合眾人言詩以今人言詩不若卽昔人之言詩者言詩故其摭採甚博而釐訂嚴古者說詩之學莫著于鄭氏高密有

詩箋夾漈有詩傳今鄭子又以詩參頡頏上下鄭氏之詩學顧如此豈不盛哉

毛詩本義序

予治詩應科舉試作文一遵朱註不敢稍異同既獲售亦不敢自喜思國家以經義試士所以明經而明經不盡在制舉業遵朱註所以尊經而尊經不盡在朱註竊嘗讀詩古序見其義理周備法戒凜然雅頌各得其所聖人刪詩手澤如見其下爲毛公申說乍讀似闕略再三讀之其意深長能曲暢作者之旨然毛公父子皆工詩學非出一手故序傳間有不合大約箋不如傳傳不如序毛公補序又不如序首一語予恍然曰尊經之道其在是矣朱子詆序爲鑿空不知朱子改作又何據毛公距夫子已四百年固爲鑿空朱子又後千五百年反不鑿空非理矣朱子又曰小序世代名氏皆爲妄語凡序中美刺必詩中顯著某名與事而後可信否則卽以他事代之夫詩之情約而達微而彰二南文王詩未嘗一及

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未嘗一及太姒若必責名與事爲據是二南諸詩亦未免鑿空之病縱以爲鑿空矣多聞闕疑聖人不諱乃斷然以爲某詩言某事非序言某事豈別有他書足據何朱子未嘗言而後之人亦未之聞也每見朱子以史傳質序殊不知序古而史傳後出如曹風三百赤芾序刺其公是也朱子謂序附會左傳晉文公數曹乘軒三百事此左傳牽詩屬詞耳曹豈真有三百大夫之多吳札觀魯樂先孔子刪詩五十九年而傳所述皆因三百篇次第今不云左傳附會詩反謂序附會左傳如此類不可勝數然則明經固必如是而後爲不鑿空哉學者生後世好議前代巨儒固識者所羞稱然事關經學之大豈能默置不言予願今日任理學之責者于詩取古序毛說及朱子註春秋取四傳平心觀理去否存可以定一宗用以程士毋徒守成說有所畏憚而不敢紛更也

詩經導窾序

聖門善言詩者莫如子貢子夏孟子後則有毛公子貢論貧富何與于詩而曰切磋琢磨子夏論素絢何與于禮曰禮後而孔子歎其始可與言詩蓋詩之旨深其託興甚遠讀者惟于其離合之間渺不相屬之處有以得其解而後可言詩苟徒膠執詩詞而莫知通變則必至如高叟之以怨慕爲小人咸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學者能通乎孟子之說而學詩無餘道矣詩序相傳子夏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句爲各詩原本下皆申明其意首序之精當不必言毛公發微闡幽可謂曲盡詩人之致乃宋儒師心薄古概詆爲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到于今尊信之昔人有言曰不讀古序不達作者之志聖人刪定之旨後人疑序與詩不似不知詩所難言之妙正在此然自有朱註學者已且不識古序爲何書卽知之孰敢背今而師古承訛襲謬爲有識者所深歎郡先達莊太僕鶴坡先生與其兄鶴瀾先生著詩經講義若干卷

名曰導窾未嘗不宗元晦然于毛公之說多所發明元晦之大戾乎古人者則陰斥之雖以國家制科用朱註不敢力為攻擊而先生之意則已可見矣昔鄭玄歸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人彼箋詩僅以博物稱猶能若是況實有得于毛氏學者此書行世久其刻板多漫漶令孫憲副斐公較訂脩補屬予為序予不敢辭嗚呼此書出而天下後世之言詩者毛公之後必屬先生矣

春秋大義序

孔子作春秋善善惡惡義甚顯明未嘗有所隱以疑後人若其用意則莫不渾然忠厚而不傷于苛元惡大憝雖誅之不遺力而有疑必從輕一眚之微不事吹索事或至湮沒而其情理有可原者必追錄之其文質其義簡其法平而恕孔子嘗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春秋之義即此可見世儒視仲尼大高遠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司馬遷亦云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聖人垂訓將使愚不肖其曉何嘗有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人不求之心而執諸傳之凡例以為據如于桓無王定無日秦楚吳越無君無大夫外事不告不書譏世卿伯討書爵書名書氏之類皆謂春秋隱文夫仲尼不過隨事筆削適如其毀譽未嘗以其例著有明訓也今之學春秋者祇知有傳而不知有經苟無傳將并無經矣善學者胸中先不存一傳就經文反復之平心以觀理將聖人作經之意即在人心中有之是非而得而後求之傳以合之則諸傳之牴牾穿鑿自洞如觀火而莫敢遁予年來有志春秋之學始而舍傳求經既以經合傳凡于傳之合經者錄之又于宋明以來諸儒之言合經傳者附錄之名為春秋大義竊怪漢儒之于春秋紕繆其義可謂已極齊人滅紀以為復讐衛輒拒父以為大誼許世子止弑父以為孝子如此不可勝數至宋邵雍作皇極經世五霸配帝王而以易詩書春秋強合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其言尤不可為訓胡安國傳宗三傳而得其是者不過十之一二其他紕繆甚于漢儒且多掇拾徽欽時事成文第可謂胡

氏之春秋而與經何涉自明成祖立之學宮用為取士之準相沿到今無有起而正之者嗚呼若漢宋諸儒可為毅然有明經之任乃皆惑于隱諱之一言各逞其私見臆說以為有當于經上為孔子罪人下為後世有識之士所詆議豈不可歎也哉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璠亦思無悖乎孔子之為義而已矣

宋定山春秋彙序

自胡傳行而春秋之義晦自八股設而胡傳之義并晦矣宋建炎初天子好學命胡安國進講春秋且命作傳安國孤行己意且雜集徽欽時事以成文在當日雖為濟時之經術而于聖經本旨多所乖違是有宋之春秋而非孔子之春秋天下萬世所共讀之春秋也及明文皇詔纂五經傳註頒定學宮于春秋則尚主安國惜當時在廷諸臣習于故然未肯訂訛闢謬上書以求釐定而終明之世卒亦未有救安國之缺失者此予所以謂胡傳行而春秋之

義晦也明用八股取士他經命題皆一如先聖賢之言獨春秋則分文析字配紐割裂如單題之外復有傳題合題比題脫母末師俗學影響附會逞一己之臆見而并失胡氏所以明經之意幾幾為聖經之罪人此予所謂八股設而胡傳之義并晦也嗚呼至胡傳晦而春秋之晦又加甚矣晦不終晦吾以為端在今日夫去八股作論則合比脫母諸名可不設矣論體通于註疏而百氏之異同可折衷參伍矣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詎不快哉宋子定山以春秋舉進士因出示其彙若干篇手敏而法備識遠而意周予方喜自宋迄明數百餘年經義始明于今日而尤喜訂訛闢謬之功屬我定山也予又觀兩漢諸儒多有以治春秋致顯要如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必遺廷尉問得失仲舒力疾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條上名為斷獄嗚呼世之守一經為進取功名之具而不能變通以善其用俾有裨于君國豈善讀春秋者邪定山必知所審矣

左傳經世序

學者讀書言經濟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不言經濟則無用言經濟而可以經常不可以御變雖可用而不能大用古來善御變者莫如左傳一書予嘗伏而讀之見其時天下之變無不有弑奪蒸報傾危侵伐諸事其大焉者若處變之道則皆有法以御之後人觀其成敗若古人不如此不足以救而古人已如此及觀後世之天下有際其變者能用其遺意往往可以轉亂爲治否則莫不至于敗亡吾友魏冰叔著左傳經世若干卷意在適用取古人之言暢發之凡于事機之緩急功效之成敗如以身處其時地而爲之言而又斟酌通變期古人之行事可用于後世嗚呼冰叔之心可謂至矣或曰左丘明爲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何以又爲春秋作傳丘明親見孔子其說自應與孔子合今傳中斷例敘事是非牴牾反有借義于公穀者疑未必丘明作不知儒者考訂之學自不可廢然讀書必審其有用無用無用卽聖賢之言祇足

成其爲迂儒學究若有用則雖稗官野史亦可見之施行然用之不得其當每每援經以自釋而流弊不可勝窮漢人以春秋決獄一時小儒酷吏因得妄意釋經遂流爲刑名之術武健嚴酷之學如公孫弘張湯諸人皆假春秋之義行其巧詆深文毒流數世而不救嗚呼苟當日得見經世一書豈至此哉五六年前亡友鄒程邨江右歸攜冰叔左傳經世自序一篇跋一篇予愛其言急登之文統中思見其書不可得今年冰叔來毗陵始得發其笥讀之冰叔屬予爲序予無能序祇申其自序之說使天下後世讀是書者知冰叔立言之不妄也

禮記纂訓序

禮家言雜漢儒戴聖所記非孔子原定之書如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三年問荀卿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真贗相襲非善讀者不能折衷其間竊怪鄭康成篤信爲仲尼所定凡遇文義難通則曰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失實則曰殷

夏異世節目有不合則游移于大夫士庶之間或託爲殊方語音
變換其文辭牽強穿鑿世儒以康成爲知禮不敢議其失千餘年
來貿貿然趨之嗚呼瑕瑜不能相掩必欲以四十九篇皆目爲先
聖舊物果可謂之知禮乎哉況三千三百原約略其多之詞先王
非以爲限康成必求合此數以周官三百六十爲經禮三百儀禮
十七篇爲曲禮三千其不足三千者謂之逸禮是與高叟言詩何
異然先儒欲推周禮儀禮爲經割記爲傳又有所不可周禮儀禮
亦非古之完書周禮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繁瑣未切日
用惟記多名理微言聖賢仁義中正之道以具故三禮以記爲正
特學者有志明經論古不可無識徒耳食訓詁之學步趨前人以
之治制舉業則宜語于明經不在是也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禮非約也惟知約而後知禮蓋見爲非約者三千三百煩
瑣凌雜如曲禮雜記諸篇雖日撻而求有所不能見爲約者安常
樂就如出入由戶舍之不能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

問禮之本則曰大哉問凡學禮而不知其本徒規摹古人之陳迹
皆不知約者也予志聖門之學邇年來每當日用居處閒常自檢
押而放佚驕惰之氣時作因就前人之訓解擇其于禮有所發明
者纂爲一編朝夕展讀以自勉且有慨漢宋巨儒論禮各有未當
故序其言如此

周禮纂訓序

帝王治天下之道道與法而已矣聖人貴道而不貴法故成爲王
者之治後世尚法功利富強之習勝其治流于雜霸是道法者王
霸所由分也然去古漸遠人心風俗日漓治勢不得不用法周禮
一書可爲善于言法矣大者名物度數細者簿書泉穀米鹽瑣碎
之物無不載雖有仁義道德之名其實歸于功利富強故昔人有
言讀周禮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在疑似之間信然也或
曰周禮固周公作也不知官不可爲禮且雜以刑名功利昔人已
論其非况鄭康成謂周公既營洛邑作以授成王夫成王未嘗都

洛都洛自平王始其時周道已衰諸侯不朝六百里畿封安所得
鄉遂都鄙井邑丘甸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尤怪世儒以
五官錯亂紛紛議改訂夫五官本無錯亂即改訂豈遂可行如司
徒鄉老一職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五百餘人一市中司
市官至一百四五十人一商之肆肆長史至二百餘人行此法也
騷擾煩苛民何以堪學者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猥以管商縱橫
嚴密之政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有舛迂反疑爲後人錯亂何哉
然作是書者去古未遠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學者欲考往古
鑒得失此書不爲無助其閒馴雅正大可通行者先王之舊也瑣
細拘泥煩複不近情者後人之補綴也有識之士別其是非變通
損益未嘗不可爲治乃劉歆王安石諸人以篤信之過而識不足
用之竟以召禍亂豈非泥于其法而并失其所爲法乎先儒以冬
官分寄斷周禮非闕又以考工記詞氣近先秦戰國斷其非增補
即增補亦作周禮者有意爲之非後人所能予嘗是其言因并錄

之俟就正明經者參定焉

儀禮纂訓序

宋儒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附之予以爲非然虞夏殷周之禮因
革損益各不相襲以孔子大聖學夏商之禮無微不信而曰吾從
周世儒去古愈遠乃欲以累代不同之迹通之百世愚且悖矣况
儀禮固不可爲經經者常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三
代相因而不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故
隨時損益代各不同夫儀禮非盡先聖之舊後儒纂述成書未及
親見古人行事故其辭多引記聞參伍本無定見如禮行于廟竟
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戶
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測度而不可得然讀書好古之士正
欲于不可測度中卓立其識令古人制作之精意歷歷有會于心
卽一拜一揖莫不得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徒執古人之陳迹較同
異辨是非爲有得于禮也予嘗操是說以讀三禮自恨識薄不能

貫穿古人之言然實不敢有所比附同者同之異者異之不獨以觀古人損益之禮且見古來時代升降不必盡同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嗚呼讀書而不知論世狃于訓詁執芻狗以為禮豈足語于明經之數哉鄭康成泥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葺之語多附會至如喪服傳解經本明允康成又牽強引證反疑傳文為誤近代儒者纂三禮并傳割棄之益不可與言禮矣

序二

讀書參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則文可毋作矣古今之文自六經四子書而外其閒有合乎道者有未合乎道者要皆竝存于天地之閒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知古人未嘗以文為亟亟又恐道之在我者至我而絕故不得已發之于言筆之于書而公之于天下後世六經四子之書以是也自有六經四子之

書舉天地閒之道悉包括而無遺非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道昭昭然如日星之麗天凡天地鬼神鳥獸草木醫藥卜筮一切細碎凌雜之事莫不若燭炤而數計然其于文也簡于理也該實以道之所在如是而已足也若後世之文人自名家其言浩乎無涯似今人反勝于古人不知今人百千萬言而難盡者古人已盡于一二言之閒是今人之百千萬言非有加于古人之一二言若其未合乎道則雖百千萬言而無當于古人之一二言楊子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然則有六經四子之書凡後人之書皆可以不作而無如作者之既已多也則就其閒之合乎道與未合乎道者考衷而別擇焉固有志者所宜盡心者矣鄭子丙星以明道為己任著讀書參一書于六經四子或就其篇為篇解或就其節為節解或就其句為句解要皆攬摭前人之言考衷別擇期于有合乎道而止噫若此書者雖百千萬言奚病哉漢代有大政大禮必使諸儒以師之所傳廷對天子稱制

以決可否今丙星方以明經貢于朝試以素所條貫者陳之其
必有以用丙星者丙星固不僅託諸空言也矣
中庸章句序

魯論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曰罕言命非夫子故
祕之也道在日用而無事乎高遠難知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
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庸則多言性命然仲尼實未嘗
顯著爲言而子思之言性言命則必稱仲尼以實之誠慮學者虛
言性命或歧而之他也其時佛氏教尚未入中國聖賢已計其流
弊必至于他歧故首揭曰中庸言中庸卽以索隱行怪爲戒又曰
小人反中庸以爲雖性命之微不越乎中庸之理皆日用平常愚
夫婦可與知能使隱怪者流欲虛言性命而有所不許迨後世佛
教旣興遂以其言竄入于儒而儒之受惑者貿貿然爭趨之且欲
以其言與儒爭勝嗟乎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旣啟列聖相
承至夫子刪定六籍集前聖之大成天地古今之理豈復有未盡

畱以待佛不過乘吾聖遠經殘假託依附故爲微幻廣渺不可稽
索之言以欺天下凡其言之近理者皆竊吾儒所有其所竊又不
能無豪釐千里之辨先儒有云儒于喜怒哀樂之發順而達之佛
于喜怒哀樂之發逆而銷之其銷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
怒哀樂而後已嗚呼此非虛言性命索隱行怪者乎中之爲名自
堯舜以來相傳而庸則仲尼始著子思復益之曰中和與庸交
相發而程子不易謂庸其說未當易變也一闔一闢之謂變不易
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仲尼立教之旨欲人從庸以求中
蓋離庸求中必至隱怪是故學者苟有得乎中庸之義而數十篇
之書可一以貫之大學中庸向列禮記中程朱取別爲一書故篇
中往往言禮求中庸者能求之于禮如孔子之言約禮顏子之克
己復禮則中庸之始于戒慎恐懼終于篤恭天下平胥在是矣
論語直解序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爲魯論語自齊爲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壁又得古論語今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多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惟此爲異古聖賢之道見于經者既詳且備而論語一書孔子尤能會通古聖賢之言擇其最親切簡易者著之以爲教是故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隨人智愚賢不肖取之而各足然古聖賢多言性而論語不言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二十篇首言學習蓋慮人不學習則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是雖不言性而教人治性之功莫如此書若禱祀卜筮之類詩書所載不一文武周公已信其說而孔子一主民義惟子臣弟友言行居處盡其尋常日用之事即可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怪力亂神不語命與仁罕言請禱則曰丘之禱久臧文仲居蔡則曰何如其智門弟子問死則曰未知生問鬼神則曰事人無非以親切易簡之理教人而未嘗語人以高遠難行及幽渺不可知之數也昔人有言論語乃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悟所爲通非如

今日經生家習章句明大義已也必深思乎聖人立言之旨見之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聖人教人原不徒以文爲尚學者苟見爲高遠難行或有幽渺不可知之數猶可諉曰難行乃皆尋常日用人人可以自勉而可以難行諉哉漢魏諸家訓詁膚淺不足觀朱元晦集註可謂有功聖人議者猶以爲未盡聖人之旨然學者能見之躬行則箋註之得失皆可置不問予訂直解喜其大旨明暢足爲元晦功臣若躬行之故則存乎讀是書者自勉焉而已

孟子章句序

時至戰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公孫龍輩簧鼓其言不可勝聽孟子生當其時獨能守仁義性善之說發明孔子教人之旨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固已度越庸眾故昔人以爲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信然也或曰當時富强相競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爲富强亦非達世故者孟子思効用齊梁而言惟仁

義宜乎不能信用不知聖賢于治亂得失之故論理不論事論久遠不論旦夕論其大經大法人人可行不以私智小慧貽誤天下後世竊怪當日謀臣策士非富強不尚皆薄仁義爲迂談宜七國享國長久乃不旋踵以滅所爲謀臣策士莫不以爲國之罪人獨孟子仁義之說常伸于天地之間後世人主能用之以爲治莫不蹶興否則敗亡且速于七國然觀其時韋布之勢重機智相傾以伉禮王公爲盛節孟子獨以道自處既不與庸眾人爲伍又非挾仁義之說高以自命其進說于人主恆和而有則因勢利導委曲以冀其道之行如于園囿臺池鳥獸以及好色好貨皆無不可緣以立說其究也必期于格君之非後已非若小丈夫道有不合則婢婢然怒而莫之告也若夫性善之論原于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性成之者善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孟子因其言以故言性又言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與繼善成性大本達道之旨合荀卿自謂知道而性惡之論謬

于聖人豈非孟子所深惡而痛絕者哉秦漢以來知尊孟子者莫如韓愈以爲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傳若司馬遷以孟子與慎到淳于髡荀卿墨翟諸人同傳已爲失倫敘孟子事復寥寥數語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今七篇中無梁伐趙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遷史牴牾大略如此因附述之爲讀史者告焉

序三

武經序

易詩書禮春秋五者皆聖人之言也卽不盡爲聖人之言亦皆聖人所刪定故名經若武經者胡爲乎經哉然五經之大也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于天地間之事物無不包舉後人卽其一事一物而釋之而推廣之能不悖乎經者雖不敢列乎經而亦未嘗不可以名經武經兵書也五經所載言兵事者不一武經或本其意爲言或卽其意而變通之故自漢以來序次兵法百八十有二家削而

存者三十五家總無出孫子正合奇勝諸法武經所以尊于後世而不知其皆有所本而善變也傳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故兵不在書非不在書也不可執乎書也古今事勢不同形險亦異徒習古兵法而不知變以致敗者往往而有此孫子所以必變于古法者勢也昔員半干及第上問天陣地陣人陣之名半干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背向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半干者所爲知變者也能法孫子之意者也廉頗藺相如謂趙括徒能讀父傳而不知變其父曰兵死地也括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若括者所爲不知變者也不能法孫子之意者也今之讀武經者執武經而欲用之以爲兵之道在是嗚呼豈盡然哉今日武科試士類以武經命題武經既見重于世余恐讀武經者祇視爲博取功名之具不思實有以致其用故因坊人之請而以善變

之說進焉

杜詩論文序

少陵詩既重于天下由是人之註杜者競起有編年有敘體有分類有疏有箋有說有條紀訓解宋蔡夢弼作草堂詩箋述引用姓氏自歐陽永叔宋子京王介甫蘇子瞻陳無已黃魯直而外又得呂祖謙等二十餘家若元明至今益不可勝數少陵之詩幾無遺義予獨謂諸家以穿鑿附會爲少陵之罪人往往而有人之稱少陵者莫不曰一飯不忘君也乃以不忘君之故凡于登臨贈答鳥獸蟲魚草木之屬支離牽合如枘鑿之不相入其義稍晦者又必指曰若譏宮庭刺藩鎮幾幾乎少陵之詩非此無作夫詩以發其性情之不容已時乎君父時乎不必君父苟悉以忠君愛國爲足尚則三百篇可不錄烏獸草木男女贈答諸詩豈不可怪也哉且夫作者既遠非盡意之所能逆孔子曰多聞闕疑是疑者聖人所不諱何獨註杜之家必求無疑義後止考據失實輒以誕詭相加

紛紜雜沓莫可窮詰識者固已非笑之嗟乎少陵之詩其精氣光怪常薄于天地而漸漬于人心不因有疏箋註解加尊特以穿鑿附會之故幾使作者之旨至于磨滅少陵雖亡察其心必甚恨今吳子齊賢之爲論文不事鉤棘據詩意條貫之嫻嫻成文得解而不解不解而解之妙學者了然心目知少陵之詩本如是從此掃諸家支離牽合之病如迷者之得路然則齊賢于少陵其遇合之故豈偶然者哉酈道元作水經註能自成一家言其他則推三國志世說新語二註世所稱三註是也數百年後始得杜詩註與之頡頏才人之難得固如是乎齊賢生貴胄能刻苦讀書又嘗作史記論文若干卷將繼杜詩問世謬以予爲文屬數言弁首因不辭而爲序

續唐書序

予妹婿岳子惟沼嘗讀五代史歎歐公知五代之爲五代不知五代始終一唐蓋唐滅而李存勖後唐可繼唐後唐滅而李昇南唐

可繼後唐因作續唐書若干卷乞予爲序予按之以唐莊宗天祐五年續唐莊宗天祐四年至廢帝清泰三年終以南唐李昇昇元二年續後唐廢帝清泰三年至後主顯德八年終凡諸國吳越楚閩未建號以前俱用天祐年號紀元以後唐南唐七帝爲之統岳子之言曰昔司馬溫公帝魏寇蜀後人譏其不識王霸之辨朱子綱目大書昭烈章武元年卽皇帝位至于今稱之今以三國較蜀與南唐孰大魏與四代孰大蜀不如南唐綱目尚尊之四代不如魏何不可卑四代而尊唐也或者疑之以爲朱溫僭位存勖猶稱晉王從珂旣篡李昇建國岳子又曰唐亡于天祐四年而存勖仍奉天祐之五年是晉雖王而元未改以天祐承天祐存勖依然唐正朔也後唐于僞晉天福元年十二月亡南唐卽于天福二年正月建國十月卽皇帝位則以南唐昇元元年而承從珂清泰三年歲無虛位巧合天成是以唐承唐李昇不亦依然唐統系乎予歎曰古今文人竭其才力以成一書莫不各有卓然之識古人

已然之論而我亦以爲然則古人有言無待于我惟古人已然之論而我斷其未必然則雖未必然之事後世未嘗不因我而信其當然歐公之論五代曰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其惡者此歐公所爲書意主乎傳實而無事乎尊唐也岳子變歐公之論以爲五代始終一唐其言雖創而別其名號按其紀年固不必泥于綱目之書昭烈其說不可不存于天地之間所爲古人未必然而我斷其當然者夫南唐後唐之可以繼唐不可以繼唐姑不必辨而前有歐公之史以傳其實後有岳子之史以正其名名與實之間非有不可偏廢者乎按史例帝紀后妃外凡三後唐諸臣多武烈南唐諸臣多文譽作諸臣列傳十卷諸臣于五代顯名而曾放唐進士仕唐則有馮道趙鳳諸人作諸臣雜傳二卷等朱溫石敬瑭劉知遠郭榮四代于列國如吳越楚蜀例共十三國其臣如王彥章桑維翰徐溫輩功不可泯爰附傳本國後作列

國世家十三卷

學文堂文集卷一

學文堂文集卷二

夫椒山人陳玉璣賡明

序四

申隨叔文集序

予爲童子時嘗慨然曰人生讀書舉進士成名於時足矣至於一命之榮皆足自效而何擇焉旣長遊京師見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者裘馬翩翩意氣自得又慨然曰官必至翰林而始榮也及讀古人書見錢思公言朝廷之官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又慨然曰翰林之所重者在此而不揣以向之所云也自古翰林而能文章者莫如歐陽修蘇軾故其文旣取重于時復流傳至今日雖妄愚人不知文義者無不能道其名字予思二公卽非翰林其文亦必可貴苟第以翰林爲榮則自古及今可榮者何獨二公也申子隨叔連第春官官翰林檢討日刻苦爲文自記傳書序以及碑銘雜著體無不備無不工豈非不以向之所云者爲榮而有慕乎二公之所爲者邪然吾又聞二公當日其經濟

實與文章相表裏卽以文論如歐公通進一書嬭嬭千餘言反覆利害洞悉事機而蘇公上神宗一書亦千餘言痛陳時政骨鯁之氣凜然筆端他日二公之建豎卒能如其書之所言今隨叔將第于其文求之乎抑不第于其文求之乎余連困公車近始得一如童子時之願而願瞻玉堂如在天上雖亦慕二公之文時亦擬其所爲書欲上之于朝而林泉偃蹇其路無由今隨叔既有其才又居其地深願隨叔審處之也予與隨叔同舉孝廉十年以來朋友之愛過于弟昆故于其文不以頌而以規竊欲附古人之誼相與有成知隨叔之不我棄也

王北山集序

昔人稱三不朽以立言爲下蓋爲徒有其言者言耳苟其言能見信于人主而措施于天下使天下之利由是興害由是去社稷生民之大計由是定卽德與功何以過故知言者能兼德與功而以爲上也亦宜若夫單瓢陋巷之子其言無由達于天子窮年矻矻

盡心文字之間冀可傳後世故曰徒有其言也非惟單瓢陋巷之子爲然仕于朝者非居可言之職其言亦無由上達非其職而言者必譁然議之欲冀其言之行而有功于天下亦難矣信乎能言之人必待居可言之職而後其言爲有用也歐陽公曰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宰相行其道諫官行其言行道亦行給事王公北山以能言之人居可言之職故自立朝以來抗陳諸大疏凡天下利害社稷生民大計無不侃侃入告皆已見信人主次第見諸施行所稱有功德于時而不朽者北山亦可無憾已北山又以其暇旁及古文詩歌一一與古人相上下歐陽公又云諫官非材且賢者不能任非北山誰足語此邪戊申春北山遊江南出其集屬吾友賀子天士較梓而命予爲序子媿言之不文而不敢辭噫北山今以服闋還朝矣江南財賦之區邇者以名病其實民俗之彫敝北山固已目覩心傷之得無朝亡之間尚悉之未盡悉邪江南幸辱北山之遊將北山之所以不朽其言

者又烏可量也與

魏貞菴相國文集序

今上御極以來海內晏安兵革不用四方萬民富完休養號稱極治于是朝廷之上紀綱法度犁然振舉斟酌損益不與文教天下蒸蒸向風相國魏公方居政府經邦論道優然有暇日得肆力爲文章上承 國家敦崇古學之意下以作式天下士嗚呼豈不重哉予小子奉詔候吏部試居京師謁公公賜酒食得請觀公之文竊念予小子烏足知公然自讀書至今日凡史漢唐宋大家之文亦嘗習之矣古今能文者不下數十百家苟其爲文之工則醕與雜皆可傳于後世然後世或因以爲詭厲劉向曰盜蹠凶貪名竝日月而君子不願故文之傳貴其醕而不徒貴其工也文之醕者必有其本聖人之六經本天地後之文本乎聖人聖人之文遞流爲史漢大家而文漸以雜後之人不由史漢大家以遡于六經而安所得醕今天下文稱極盛然愈盛愈雜譬之黃河渠并旣多勢

以益大放乎兗豫之區潰出而爲患禹之治之則必道積石龍門溯其本以疏鑿非徒經大陸播九河所可得成其功也世之學史漢大家者不可勝數而能之者少率由于是我公之文奏議書序傳記論策碑表誌銘若干體無不深得乎六經之意故爲史漢而史漢得爲唐宋大家而大家得而卒不可執史漢大家以名嗚呼文章不歷變不工不工亦不能變合千百代之文而成其爲一人之文何其盛與何其盛與今日古學聿興其勢不無潰出之患使非有端本極流如大禹疏鑿之功者何以爲天下士所矜式公文集出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以佐 國家文教化成天下其在是矣

魏伯子文集序

予有文統之選四方名下士一義足錄者皆登之凡親故客遊必屬廣摻採郵寄之文幾致充棟獨亡友鄒程邨歸自西江攜寧都魏氏三兄弟鈔本百餘篇尤爲心折嘗語程邨文人古今所難得

或曠世而相接或越在千里百里始得一二人今乃聚於一室異哉越五六年善伯冰叔先後王子家復得縱觀全橐先是冰叔和公二集刻之維揚獨善伯來自浙于毗陵始付梓人子于冰叔和公各有論次善伯文大約以法勝者也文不可以無法然徒規摹于古人尺寸不失第可爲古人之法而我無與惟不見所以用法之故若絕不類古人而古人之法具在特不可執一古人以名嘗見善弈之家按譜布算攻守進退盡得其法未嘗不足取勝而更有人焉于閒散漫不經意之處落落布子前無所依後無所據茫然不知其意指所在已而迴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于此然後知善用法者能用法于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幾其萬一也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麗之作無不臻妙而其文尤能用法于無法之先予既別爲評識顧猶有所未盡者嗚呼以善伯之才得時見用當與賈長沙王景略之徒後先揖讓徒以草茅韋布士爲當世名公卿相引重豈善伯所樂道者乎語之冰叔和公

亦必以予言爲然矣

魏冰叔文集序

自古文章之難莫難于潔潔則氣不浮排偶之習必去循首尾觀之所爲畔越雷同之病必無有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是古之最潔者莫若史遷而蘇明允譏其雜取六經傳記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錯于其閒似于潔猶有未盡然試悉去其剽割而以所自爲者反復之潔固在也雖然總不若左丘明文爲可貴予自童而習長而加愛玩知所爲潔者殆莫過此當銳意爲文思髣髴其萬一而不可得嘗時時自憾又以此陰求天下士之文如是者十數年始得寧都魏子冰叔初亡友鄒程邨自西江歸攜冰叔文稿二十餘篇史論二卷越數歲冰叔來吾毗陵得盡發其笥讀之嗚呼信如冰叔始可以潔稱也已而出所著左傳經世一書識見議論皆前古所未有然後知冰叔之學固自有本因自歎予于此未嘗有數十年之功而遽希所得宜乎妄已冰叔居金精山足不

履城市恥見貴客不事家人生產故得耑力爲文昔楊龜山見胡澹菴舉兩肘示之曰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冰叔將毋同嗚呼伯禹后稷之徒胼手胝足以爲天下而許由巢父散髮高臥于深山大澤之間當時各行其志而後世竝稱焉然則冰叔潔豈獨在文哉

龔琅霞文集序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予竊以爲天下固有不亡之物惟文章古聖賢之道莫不藉文章以傳後之人能傳其文而不能傳其所以爲文而道因以亡龔琅霞聞予言歎曰信哉吾黨之文不傳可不作思所以傳必求端于經蓋經者道之聚也文章之變于今已極雖甚上哲豈能于古人有加第日習古人而神明之漸生變化久之必能自成古人之文不然舍經而求卽窮老盡氣思自立一意創一格以勝古人必爲古人所不取嘗見琅霞讀書見孫鍾二氏評書

詩左傳譏大禹謨之漸排又譏車攻篇選徒囂囂謂于有聞無聲悖于克段傳之融融洩洩以爲俗筆輒怒裂其文琅霞之尊經如此五六年嘗與鄒董二子共事經學每一義未晰必往復辨難後已無何鄒董相繼死而予以哀毀之餘百事墮廢獨琅霞閉戶矻矻所爲文日多根據經傳于古人不少戾琅霞之欲傳其文意豈小哉嗚呼天之于人見其人有足傳者必善曲成之使之名于後世假令琅霞不以邑人之災遽登仕籍寧復暇爲此而世之人見近而不察遠遂以謂人之坎壈蹇蹇爲天所不與乃其人則自知之是以汪洋自適無怨尤于天之意而著書守道以暢其中所欲言古之窮愁著書者率是道也不然夫窮愁方鬱陶瞀亂之不能而能著書乎哉琅霞以失意而得不亡之物其傳也蓋無疑矣

董文友遺集序

嗚呼此吾亡友董文友先生遺集也先生刻于生時者若干卷名曰正誼堂集歿後一年陳子裒其遺藁若干篇續梓之而入于文

學文堂文集卷二
五
統之中嗚呼先生之文竟止于是也爲可深悲也已予自總角與先生定交見先生初喜爲詩詞爲排偶之作越數年擯去排偶一意于詩越數年則并詩擯去之端爲史漢唐宋大家之文尤留意天文厯象樂律方輿之學故爲文多所發明越數年則一槩擯去而端事于窮經嗚呼此先生將歿之一二年也先生讀易聚宋元明諸儒之書而考訂之疑程子所言于易尚覬少進者當在于象而朱子亦謂象失其傳不可理會及讀來瞿塘之易註則已一一得之瞿塘深山學易忘寢食者二十九年始知象之取義或以卦情或以卦形或以卦體或以中爻或以爻變或以占中或以錯卦綜卦其大要則總在乎錯綜先生之有得于易者如此又嘗見先生讀春秋謂三傳參差諸儒襍出至安定始有以天自處之說義非不正特其義爲安定所取之義而非孔子所取之義其宗三傳而得其是者十之二宗三傳而得其非者十之三不宗三傳而自得其是與非者十之二宜及今更定一書盡去從來之穿鑿附會

者不苟同不苟異至正而後歸於至中先生之有得於春秋者如此今讀先生遺集所論著于二經獨多然亦不過十之一二使先生不死俾易春秋之旨得大暢于天下後世先生之功豈小哉雖然于先生所爲十之一二者充類而思有以得乎其故由一事一物悟乎全經之旨因是以辨諸儒之得失則先生之有功聖賢已足不朽于天下後世雖死奚憾乎予故于先生遺文急表而出之以見先生之志且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明經者當以先生爲的

澹木齋文集序

吾人有志古學六經四子書其大原也其外則貴有博覽之學變通之才竊歎今世善學古人之文者多奉唐宋大家爲準的不知大家之所以爲大家者非無本而然或本周秦或本兩漢其源流莫不可溯昔人由周秦兩漢得成其爲大家今人第學唐宋大家而不識周秦兩漢爲何書大家豈遂能至然周秦兩漢如逸周書

穆天子傳鶡冠大玄則奇而奧乾坤鑿度鬼谷則奧而偽論衡春秋繁露則奇而奧而雜若莊周屈原列禦寇荀卿韓非管仲李斯呂不韋晁賈淮南之徒固傑然可稱猶不能無醜疵同異以待學者之取衷簡勁如左氏變化如司馬遷典雅醇正如班固善學者得其一節皆可成一家言雖左史論事尚有是非抵牾之病而文章之道則莫外乎是矣義興周立五先生好爲古文周秦兩漢書無不讀尤愛丘明遷固之文而其法則主唐宋大家不知者以先生之文近大家知者則以爲本周秦兩漢嘗笑今之爲古文者第可爲擬古而不可爲學古擬古之病如優伶之顰笑雖甚工而不可爲真學古則取其神而略其迹于絕不類古人中實有所以類者先輩有言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習忽入于古文二三知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知所謂真古文若唐宋諸大家則未嘗求秦漢于字句之間此先生所以意主乎秦漢而必假大家以爲法乎先生虛懷若谷每過予學文堂出近藁相質

屬序不敢辭潁川劉公猷先生門下士也以詩文見推于時他日試以予文示之當必以爲知言矣

徐竹逸願息齋文集序

論者曰學者與作者分兩塗以學者不必能作作者不必盡藉于學其說似是不知學者之不能作固有之若謂作者不必學則非也古聖賢之于學載在書冊者不具論唐宋以來好學者有分年法自八歲入小學至二十四五莫不貫穿經史有失序者更展一二年今世士子少壯之年多耗于帖括有志爲古文者往往在舉制科之後其不能舉制科者廢然知返亦多在遲暮之時嗚呼時至遲暮欲倣古人分年程課之功蓋已難矣吾友徐子竹逸少好古學于經史無不窺及舉進士司李滇南永昌滇遠處天末刑政簡約益得肆力于學著爲古文哀其集若干卷問序于予予反復之歎其皆合古法考據援引妙有斷制洞然如燭照數計所爲經史貫穿信足當之雖然能文家善法古人之文尤不若有得山川

之助太史公西過崆峒北遊涿鹿東至于海南浮江淮歷覽名山大川然後歸而作史記其文疏宕有奇氣椰子厚至郴州蘇子瞻居海外後文益奇竹逸官滇南萬里外凡洞庭瀾滄油柞之險金齒哀牢緬瓦蠻猺猩狒之異以及風霜瘴厲風土之殊無不足聳其聽觀而挺發其志氣故其爲文亦能如司馬柳蘇之奇凡天欲成其人之材使其文章傳于後世莫不試之險艱之地如孟子所云苦心志勞筋骨以竹逸之學而天所以曲成之者又如此嗚呼豈偶然哉竹逸以邑人之災去官歸臥荆溪閉戶著述不少休會予有文統之選時時鈔錄近彙相示選格稍嚴不能盡載然自今以後無不知願息齋集者予選固不足以重竹逸也

陸子制義序

策論古文也今之爲策論者果可謂之古文乎哉然今之爲策論者不能爲古文以策論爲非古文則不可漢唐宋時如賈誼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策論之傳于世者皆所以爲古文

也今 國家加意古學罷八股用策論取士正古學大振之日矣然士君子立言總期有益于天下後世苟其有益不必定如古文論所以明聖賢之理道也惟實取聖賢之理道而明之如宋儒之註疏雖不可語于古文而未始不傳之後日後人賴焉策之爲用大而禮樂征伐工虞水火刑賞錢穀細而一鄉一邑之利害凡其宜因宜革宜損宜益者無不當言言而當則所裨于天下國家之事故必非淺鮮雖言之不文且無病又何病乎不逮古文乎苟第求其文之似古文而于聖賢之理道杳無所發明天下國家之事故皆迂疏而無當卽古文矣將焉用之況乎未必果爲古文也今有人焉果能發明聖賢之理道矣果能洞悉時弊談言中當世之事矣而操文衡者或目之爲狂爲戇爲迂腐則擯之可惜也有憐才者不以忌諱爲嫌毅然取而錄之可謂知言矣然亦第錄其言已耳未聞有以其言上之 當仁勅之部院諸曹實見之施行者嗟乎雖其言之有益而究何益哉今陸子所著策論凡若干首皆

能發明古聖賢之理道于當世之事故皆談言悉中而又能合乎
古文余未知異日之所遇第錄其言爲進身之資邪抑將大破成
例以其言上之 當宜實見諸施行也然余觀賈誼董仲舒韓愈
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諸君子之在當日有卽行其言者有不卽
行其言久而後行之者有終不得行者要之其文則無不傳今陸
子亦計其文之傳而已至言之行與不行姑俟之而不必計也
青門集序

予爲文統之選蒐羅天下之文幾徧猶恐有罅漏不敢遽竣選事
如是者五六年凡人文有一義足錄者必錄哀然有集而文無甚
足取者亦必委曲以存其名蓋不欲使苦志之士或至泯滅無聞
也嘗慨文人相輕自古爲然而近世尤甚文之不工者無論工者
亦必吹索無已好爲訾警夫使己文足傳無事攻擊不足傳雖力
攻擊無救于己而彼之傳如故聞者皆是予言同邑邵子湘尤歎
爲篤論子湘能古文予未識子湘時見子湘詩歌奔放有奇氣最

愛之及見其文亦以氣勝尤愛之踰年斂氣歸法而文一變又踰
年翱翔于古人之法變動莫可端倪而文又一變吾邑自荆川先
生而後鮮有以古文明者十餘年來予與程邨文友琅霞三子以
振興古學爲任朝夕切劘嘗合刻四子文質之當世無何鄒董相
繼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無孤立之歎今得子湘而大振詎不
快哉詎不快哉子湘虛懷若谷近又手青門一編示予質疑問難
非惟不相輕而相愛敬爲近世所難得嘗言明詩之敝敗之者止
鍾譚二人故明尚有詩若文則人人敗之終明之世幾無文幸潛
溪震川荆川遵巖數先生挽之波靡窳惰之際此其功不小因鈔
錄諸家文裝潢而自爲序子湘之篤信古人文如此荆川少工制
舉業及成名歸屏居二十餘年事理學不復畱意文字其間竭力
于古文者爲時無幾故其卷帙無多觀者未免有見少之憾今子
湘年少卽棄諸生絕意仕宦旣非科舉之學所能歧其功又居于
鄉不隨時骫骳擯遠人事以得寬閒之日業以耑而精自青門一

集以爲之始集中予選載文統者具在雖然豈足盡子湘哉
沙定峯文集序

龍不蟄不奮不能與雲雨破山而出淵大鵬不六月息不能搏九
萬里之翼凡物必厚其蓄其發也始弘而遠迅而不可遏世之學
爲古文者未嘗讀書十年二十年稍事掇拾卽肆志爲文儼然哀
其集欲與古作者竝有識固已非笑之老氏曰聖人將動必有愚
色夫豈故爲是以愚民哉其精神思慮沈深周密蘊蓄于內而未
嘗有所輕動故動則有成是以雞不若木雞則不能使其羣之反
走匠慶不用志不分則鐘簾不能若鬼神人之于文也何獨不然
惟讀書十年二十年之久始而于經史百家之書井井然具見條
理既貫穿之而生變化不必有意爲文章而乘閒而發則勃乎其
莫之能禦遽瑗之教顏闔也先與之爲嬰兒爲無哇町爲無崖而
後達入于無疵蓋在我操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閒之自開然則
我之文章皆古人與我以閒者乎沙子定峯喜讀書于古人文無

不窺然未嘗敢輕作子五六年前客長安一遇定峯得閱其詩朝
夕相問難然未嘗及古文也今歸而攜其文問序已成若干篇初
訝定峯之多且速反復之知其蓄也既厚亦猶龍之既蟄大鵬六
月息之候與太史公歷覽名山大川訪古聖賢遺迹與其豪俊交
遊然後歸而作史記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定峯讀書以厚其蓄而
又之燕之兗由豫以入陝渡黃河淮泗將極天下之大觀然則定
峯之文可易量乎哉

重訂制義自序

子自庚子舉孝廉坊人請予制舉義行世會制科變皮之高閣今
制科復故坊人又請予訂其缺失者更梓之昔者之變八股爲論
策國家急得人之效也乃其先亦未嘗不得人八股與策論總皆
取之空言他日之望于其人者固無用于此然欲舍此而別求所
以取之之法又有所不能是以斟酌損益興而廢廢而復興有大
不得已于斯者苟爲士者知國家于取之之法如其不得已而

深明昔聖賢之經意以措施于天下然後可以兩相得而毋負與
自宋王荆公以經義易詞賦一時有秀才變爲學究之歎元祐諸
君子深詆其非竭力以反其制然亦止兼詞賦而復之而經義卒
不能罷然宋儒知經之重其傑然以明經爲任者亦止在箋註諸
書若干制舉義在當時已厭棄而非笑之朱晦菴嘗有經賊文妖
之歎非誣也若今日之爲制舉義者去古益遠類皆以剽剽剽
之詞取媚悅于世無怪乎學術愈卑而人材愈下求如宋儒之所
云學究者而亦不可得也余自爲諸生日佩服師訓于經義多所
措撰亦欲盡黜夫剽剽剽者規之乎道而思淺力弱不能自振
雖亦由此舉孝廉成進士所云深明聖賢之經意以措施于天下
者茫乎莫知所據忸怩跼蹐而不能自解矣歸熙甫曰士苟習于
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亦輕今天下士
覩予文者慎無曰士之操以應試者在是已足譁世取寵而有餘
使昔聖賢之經意日遠也

張古迂古文彙序

辛亥冬寧都二魏子主予家越一月宜興任王谷亦至古迂方爲
予八九歲兒師居學文堂東偏四人者朝夕相友善也而好論文
冰叔曰文之爲道不一其妙在轉轉易流便無力故宜用駐法駿
馬下坂雖疾驅若飛而四蹠著石處步步有力又當明于斷續之
法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脈相連故文有上下
意絕不相屬合之自成片段者而王谷方出所爲盧中書閣典史
二傳序侯朝宗遺彙諸文善伯歎曰至矣哉信如吾冰叔所云古
迂聞之躍然喜因彙鈔三子平日所爲文爲一編反復之古迂體
孱弱善病然好爲文章其篤信近今人如此何況乎古人之文予
嘗讀老子書治人事天莫如嗇以爲其言有當于冰叔之言惟嗇
則不流便不流便則有餘而無易盡之情與勢當欲轉未轉之際
其情與勢嗇不欲出而後使之出故若屬若不屬離合變化莫知
其端如是則動與古會冰叔以予言爲交相得也古迂居于鄉距

城三四十里故得擯絕世事一意于文以平日立志之堅果今又得與諸子朝夕討論南山之箭不揉自直鏃而厲之固當益善宜其文之日進未有已與王谷序侯朝宗遺稟惜侯子有經濟才而不用于世徒以立言自見不知天下如侯子遇者不可勝道亦慮立言之無當耳果能以其言傳于後又何論世之用不用哉古廷必知所勉已

文統序

客謂予曰文何以統名予曰我朝撫有區宇至今皇帝纘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統非其時乎予欲以國家所統之人文犁然畢備以爲本朝之文教在是也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道相傳稱曰道統所傳者道而道之賴以傳者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文與道固未可歧而二之然自堯舜至于今數千百年統之不過此數人今所載文人不可縷指豈皆得謂之統夫統有以人統文者有以文統人者以人統文上之如堯舜孔孟所謂斯

文未喪次如左史韓歐之屬皆足以承先起衰者是也以文統人則凡偏而未全大醜而小疵者皆可以與夫文之內古今文章雖多實有關於家國天下身心性命之故無過理學經濟言經濟而不言理學則無本言理學而不言經濟則迂而無用昔聖賢之書論之已詳今人卽殫智竭力不能有所增益然或古人之言甚深而吾以淺出之古人之言甚渾而吾以一事一物分著之古人之時地不一吾以今日之形與勢合之要勿畔乎古人之道無不可竝古人以傳特今人不能多讀古人書使古今之事理醞釀蓄積厚其勢而後發往往少所得多所作譬如中人之家欲饗大將兵士椎牛振廩旣有所不能而欲以百本鱸五十本蔥之屬以冀厭飫幾何不爲人所訕笑乎且夫讀古人書而不溯其原探其本則文章必不能卓然成一家之言六經四子書而外有周秦兩漢遞至于唐宋諸大家今人學古文者率由唐宋而止語有之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又云智過其師乃能如師吾人立意止于唐宋大

家勢必不得爲唐宋大家惟以六經爲寢廟以左史爲堂奧以唐
宋大家爲門戶而後上者可至于左史下不失爲唐宋大家予尤
怪世之以摹擬爲能事者揚雄之易王通之論語及元經之于春
秋既無當于經卽如褚少孫學司馬遷陳宗尹敏孟異學班固皆
不得其要領蓋善學者必內有以足乎己而言隨之治其性情端
其行誼使吾身有合乎古聖賢之道而後融會通貫乎其言不必
有意摹擬自可至于古人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有本者
如是蓋以此也予嘗持此以論文不敢妄有許可或又曰持論當
嚴而操選則不妨稍恕若必如子言則唐宋以後之文十百篇而
已畢安所得蒼萃以成一書予曰唯唯予自丁未爲是選迄今踰
六七年四方投贈之文不啻萬計又恐深山窮谷之中其人身名
不見于世者多致湮滅廣爲搜取又得千百篇有奇精而擇之其
得若干篇一文經數十繙閱又質之程邨文友琅霞諸子求弗畔
乎昔聖賢之道而後登之其閒或得其全或得其偏則在乎閱者

之自審焉而已嗚呼人生百年之物惟傳于文字者可以無窮然
非人之能傳其文苟其文不足傳雖交口以頌不旋踵已與草木
同腐今諸君子之文傳豈予選可得而尸功也我朝自開國來
至今三十餘年文教之興如是道統與治統皆不外此而得之則
予之續是選以成書又烏可量也哉客曰然遂書爲序

序五

盛珍示南芝堂彙序

立言之道貴本于誠故孔子曰修辭立其誠予嘗謂文至今日其
變已盡雖上哲不能更有所創爭異于古人獨本其中之誠然者
以立說覺吾人性情志意古人不得而同之我我不能移之古人
庶可自我爲古人非誠而矯飾以欺世雖忠孝仁義之言益溢鉤
貫識者已窺其微而笑之予同年友盛珍示生平以古君子自待
立身處世皆以誠爲勉故其發爲言大之有關世故細至飲食日
用無不篤實而可信韓昌黎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惟誠故無峻

刻之病揚子雲閉閣懷鉛裂吻齧牙以疑後世而不足之累自見
惟誠故無矯勉之病古人未嘗不相師而實無相師之迹優孟襲
古人之衣冠言動自以爲古人而鮑郭更相笑之惟誠故無剽竊
摹擬之病予爲文統之選操是說以求天下之文及得南芝堂藁
快之嘗慨制舉業困人已久聰明才辨之士皆束縛無所騁八股
旣罷士得奮迅古文之途珍示于是時一舉而成進士刻所爲古
文流傳于世不數年八股旋復天下士又不談古文歐陽修闢漢
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散亡磨滅愾然立言不足恃予謂漢唐以
前書足傳者至今具在其磨滅者特不足傳者耳明制舉業之工
無如王唐瞿薛諸家卽傳之千百世其孰尊而信則與磨滅何以
異因歎人之有志于傳者不可不知取舍也珍示嘗留意堪輿之
學以先大夫喪未舉兩至毗陵徧觀山川岡畝形勢擇吉壤二處
命予筮而葬之其待友之誠大類此并記以志感云

遠志齋遺集序

文章之盛衰豈不以其時哉六經而後推司馬遷史記至東漢人
敗之至六朝人而大敗唐韓柳振之宋歐曾蘇王又振之明初有
振有不振至嘉隆閒又大敗震川荆川遵巖諸先生力振之自此
復不振至今日而大振凡人之爲文欲振之于不振之時其振易
若當大振之日出吾文使彼所爲大振者皆交讓而不敢爭其振
難昔嘗與程邨文友琅霞三子持是論交相黽勉十餘年來限時
考課凡有著述互爲評駁兢兢求合先聖賢之理道文友刻正誼
堂集琅霞刻論世堂集予亦有學文堂一刻而程邨遠志齋集則
先以問世程邨好曾南豐文故其文和易條達大類之若說經諸
作尤能貫串古今成一家言程邨存日嘗屬予爲序予應之曰待
子集盈尺序無難不謂兩年之內與文友相繼以死其集亦不及
寸而止嗚呼死生固有命而文之傳不傳亦不在多寡之閒也賈
誼年不過三十其所傳文亦無幾司馬相如善著書而位止爲郎
揚雄止執戟杜甫止拾遺柳宗元蘇軾流離竄逐窮愁無慘而文

益不朽程邈舉進士摧挫不得志于時其不平之感甚于古人而詩文之工于古人亦未嘗少遜程邈可以無憾今世能文者一二十家尤工者數家其閒名位之崇與卷帙之富程邈多不敢與抗衡而遠志齋一集今日論文者必推尊之予所爲振之于大振之時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特予不能序之生時迨旣歿三四年始有以爲慰而悲哀涕洟詞不能工其重負吾亡友也多矣程邈易簣之際予過視之據案呻吟曰醫誤我以手招兩孤至顧予口欲言而期期不能出今兩孤漸長大善讀書歲初來拜予牀下予摩其頂而喜已而淚簌簌下因命鈔予文語附其先人集藏之

毛稚黃巽書序

癸丑冬予遊武林僑寓西湖昭慶寺越日走訪毛稚黃先生稚黃病臥方起語格格不吐相與拜于床下稚黃急出所著巽書屬予序先是稚黃曾屬友見寄浮沈莫可問而亡友鄒程邈客武林時嘗手鈔稚黃文數篇歸予見之急刻入文統中因歎才如稚黃而

所見僅是今得盡讀之乃大快嘗讀易至巽二陽居四陰下知柔必順乎剛象乃亨故九二史巫紛若九五先庚後庚莫非戒其過卑而濟之以中正嘗于此悟作文之道古來能文之士數十百家其足傳者必以純而不以雜其純者雖極變化所至各以才力自成其家若取理擇說莫非粹然一出于中正夫文章之變古人已極今人不能更創一格與古人爭異古今名理古人言之已盡卽有才智之士亦無能更有增益與古人爭能惟能無悖于古人之理而以識取裁以議論充廣去百家卮詞偏見一以中正者爲歸覺古人不可無我則我必竝古人以傳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君子在上以其言作訓敷誥與虞夏商周作者並不得志而伏處巖穴考古今理道得失治亂興衰之故著書以自見于天下雖所遇有殊其足以風世則一昔嘗語程邈吾人立言苟無關於人心世道雖有奇才可以無文雖有奇文亦不如無作程邈以予言爲然今質之稚黃當亦必以爲然稚黃之文言論篤實皆根據

聖賢經傳所爲中正信足當之會不遇于時隱以風世之責自任
故其文皆有裨名教使世近可法遠可見之施行此稚黃所以名
其集之隱衷與異書凡十二卷文九卷其三卷則詩若詞細自來
能文家多不能詩能詩多不能文故歐陽修曰藝之至者不兩能
稚黃詩又復馳騁漢魏唐人之閒莫不臻妙而詞細所論述古今
來詩文之法單詞隻字莫不雋永可思予選文統見其人有一二
義足錄者必錄然非縱觀其全集終不敢遽許其傳今反復異書
其傳奚疑哉稚黃尚有匡林一集將繼異書以梓予雖不文更當
爲序之

王丹麓尺牘偶存序

蘇子瞻記篋管畫竹因與可有掃取寒梢萬尺長之句謂與可竹
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既而曰此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此
子瞻之記竹實子瞻自況其文也子瞻才如江河千百言滾滾不
竭而莫窮所止若其尺牘則數十言數言莫不雋永可思此文人

之才所以變化天矯如神龍屈伸而不可測也王子丹麓能文章
才氣奔軼足竝子瞻閒爲尺牘亦與子瞻相頡頏予嘗謂尺牘之
體取達意而止能爲古文之人恆不僅以尺牘視而直爲古文蓋
尺牘者古詞命之流其意必簡氣體必高立言必古而雋而折而
宕上法左氏傳變化于水經注世說之中覺他人千百言期期不
能達者此則數十言數言盡之所爲數尺竹而有萬尺之勢者近
是昔周櫟園先生爲結鄰之選以名人尺牘見索十餘年來凡朋
友所贈傾筍與之櫟園多所哀錄片語之善亦所勿遺譬如許男
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一旅耀武上國名著春秋
惜其時丹麓此書未成儻入結鄰當非一卒一旅之可比雖然至
寶潛乎山澤其光氣自不能掩司馬子長報任安一書卽不列昭
明選中其可貴自在也丹麓姿品粹然使人樂與之交昔人嘗以
竹況君子故曰瞻彼淇澳棗竹青青予又將取以況丹麓矣

序六

關

序七

序八

王大宗伯青箱堂詩集序

詩者六經之一也詩多道君臣夫婦草木鳥獸而易皆言之詩之道與易通詩列二南十五國之風以知二南十五國之政言政者書也又通春秋以筆削詩以褒譏又通歐陽修曰詩者樂之苗裔故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又通至禮者因義而起也詩發乎情止乎義又無不通由此而觀詩以一經兼數經之理其義所以弘且遠與然予觀諸經于詩第曰通之若禮實輔詩而行不知禮不可爲詩故禮于詩爲獨重蓋詩者性情之所作也性情所感有邪正之不同其言卽有是非之不一故朱子以爲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人皆得其性情之正自邶而下先王之風一變雅頌之篇皆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至賢人君子閔時病俗而雅又一變嗚呼詩一也而遂分正變者人未盡知禮耳

知禮則性情之際必閑邪以存正樂而不至于淫哀而不至于傷怨誹而不至于亂發爲詩也然後可以有正而無變朱子又云其感之之雜所發不能無可擇者上之人必思有以勸懲之夫上之人豈能日以詩之爲道勸懲之哉亦設爲禮以閑之而已讀禮經所載無非教人防淫節性以正人之不正卽其文有曰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于禮繆又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非詩與禮實相輔而行邪大宗伯敬哉王公治禮者也自公立朝凡朝廷之大禮皆已修明天下之人皆秉禮教其間有能詩者亦且感于性情之際發爲和平易直之言是以數年之內詩學漸興于天下予小子居京師公賜卮酒示青箱堂集命爲序自恨學識寡昧未能有會于心然自數年來漸摩禮教之中覺疊疊亦有以自得噫公之禮教皆公之詩教也況復自爲詩以教天下哉公之詩有得于二南雅頌之正天下能詩者皆知之予何敢以一辭贊與大孚先生遺詩序

予按譜牒自陳太祖景皇帝而後二十傳至同甫公同甫公三傳而有可山公僑寓常熟可山公子益初公由常熟之武進家焉益初公五傳而石松公徙邑之夫椒山石松公至予小子又六傳矣自予小子逆計同甫公凡十七世義烏伯鸚先生來佐治吾毗陵郡予得與修同姓之好伯鸚亦自同甫公再傳某公娶義烏王氏因而占籍其去同甫公亦十七世然後知義烏之與毗陵同本婺州雖支分派遠其源流皆未可泯如此大孚公爲伯鸚令先子以芮城舊令出牧遼陽殫經營草昧之力闢荒莽而佃作去土穴而棟垣將茶蓄租未幾盡瘁以死朝議惜公詔以公子仍襲父官于遼陽卽伯鸚先生也伯鸚克續前業而恢大之八年乃底績昔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詩人歌緇衣以誌美公與伯鸚正略相當予尤思同甫公在當日意氣自豪所上書疏累千萬言悉有裨事機迨受僉書判建康未竟其用以卒天子哀之命官其一子嗚呼千古而下其遇主之隆何若合符契而功名之不終則又皆可

悲也又思同甫公以任俠忤侍郎何澹澹以他事中公幸孝宗廉其誣得免伯鸚方以練達之才佐理吾郡亦中蜚語謫官儻今日亦廉其誣且大用之其足竝稱于同甫又何如然伯鸚今得謝官守之責以優游之暇日取先人之集而較讎旣用展其孝思又得垂示子孫與同甫公集竝傳不朽已不可爲非幸也公所著茜園清溪汾草三集相國曲沃衛公柏鄉魏公暨司馬郃孫衛公各爲之序稱道不容于口予祇按譜牒爲言書之簡端以塞請云

楚州吟序

苟可以訓世而勵俗者先王恆不憚委曲以垂之後人故有莊語之不足又詠歌由繹以言之正告之不足又罕譬曲喻以言之凡以使人聳然聽惕然懼者不若藹然善入之可憬然悟也六經皆治世之書詩之爲教獨婉而多風可以被管絃可以供矇瞍所爲詠歌由繹也可假鳥獸草木以爲文可卽怨夫寡婦以立說所爲罕譬曲喻也逮後世作者且多耽逐四聲而漸忘六義直視爲篇

翰之娛不復知先王立教之本求其有裨世道大者關政理謠俗之故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變化之情狀使人歛歔慘慄欲歌欲泣勃勃然有動乎中豈易得哉金谿蔡先生夙以詩名家近著楚州吟一集樂府歌行古風律截之屬無乎不備時先生方權淮關廼規積弊悉爬梳剔除商困以甦值河流衝決關之左右治隄治帶日無寧晷先生嘗爲治河諸公娓娓以策萬全其或格于時勢之難行者往往形諸詠歎先生之詩有裨于世道大率如此杜少陵以老拾遺偃蹇無所與于世以其忠義所感觸爲詩能道時事故以詩史稱之今先生所紀載多屬宦遊其地耳目之所經歷視少陵不更親切著明哉丁未南宮試士玉璫謬荷先生識拔自是時得奉教于先生因思漢除挾書之禁六經稍出學者各守師說爲兢兢然自毛韓京焦大小戴馬鄭數家而外存者無幾蓋以其時授受源流井井然不啻如宗支之莫可亂淆而異同者猶得乘閒起而攻之攻之而勝與其守不堅背而去之

者其學大抵皆無傳嗚呼誠非其徒之過耶予小子旣得奉教于先生凡先生所授受者日守之不敢悖今又得楚州吟一集奉爲楷模自此傳之後世使予小子亦得如毛韓諸子之可稱焉豈非厚幸也與歲庚戌之春先生郵寄是編命序而梓之小子何能贊一詞又不敢不述數言以識知己爰錄之末簡云

寄齋吟序

寄齋吟者吾宗兄某所著詩也宗兄者故相國子也自出關後不欲以名聞于人故但曰寄齋也寄齋曰寄者寄慨也人生可慨之事一寄之于詩也其寄之于詩者何也如金臺金陵秋柳諸曲是也金臺金陵寄之大者也秋柳寄之小者也寄之大者何也述懷宗之亡及福藩之禍也寄之小者何也言一身飄蕩如柳之在秋彫落可憐也寄齋之詩甚多獨舉此數篇者何也大略也大抵然也高少宰曰怨而不怒得風人之遺嗟乎可謂知寄齋之詩者矣雖然寄齋之意豈專在詩乎哉昔人有云生寄也死歸也寄齋去

故鄉萬餘里全家竄處前年兄孝廉死去年相國死今年季弟又死獨寄齋者奉其母夫人煢煢一身屢濱于死而未死嗚呼人生朝露所爲百年者皆妄況堪此流離困阨之地邪然當此流離困阨之地尚成所爲寄齋吟者問序于予非所云怨而不怒者邪嗟乎寄齋之意豈專在詩乎哉

方與三其旋堂詩序

世之所稱達人者必其于貧富窮達死生盛衰之故舉無足以動其心卽不幸而罹憂患觸網羅至于流離放逐居之恆泰然無幾微介乎色詞而後達可稱也然觀于三百篇所載多流離放逐者所爲其幽憂懣憤之所寄凡山林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屬莫不爲不平之觀嗚呼是尚得爲達邪而孔子卒不之廢者豈非以人情之所不能自已所爲可以怨者非乎及觀韓退之歐陽永叔之言一以爲謹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一以爲愈窮而愈工似乎詩之爲道反有藉于流離放逐者雖其言未合乎中而于孔子

說詩之意未嘗大相遠也予遊金陵方子與三手其旋堂一編示予曰此予在寧古臺作也乞子言爲序予因繹其命名之意蓋取易履上九之卦詞與三自塞外歸故有感乎旋之義當其居于塞也非所謂履虎啞人邪與三處之若素履又能坦坦然中不自亂其行事之祥卒往而能反嗟乎此固與三所不欲明言特假以名其詩者乎予反復之覺其幽憂懣憤之所寄莫不窮四時之變而引萬類之情舉山林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所見悉寫之乎詩視退之永叔之言信乎有合可以知其怨之所存者深而達與不達固勿必論也與三方出塞時其怨家讐人意與三之去當有大不堪于此孰知日優游篇什之間今且得流傳故鄉使見者非徒可歌而可詠皆以爲足補職方記載所不及也則與三雖流離放逐而何憾乎昔退之之在陽山永叔之在夷陵竝以流離放逐之人多所著述所以慨然有窮苦易工之說兩地之名藉二公以不朽夫陽山夷陵猶在方域之中其足稱道且然況乎與三之所處哉

朱恪舒詩序

詩至今日而幾亡矣何者三百篇皆昔人性情之作也後人不得其性情之所至徒求之于體貌聲律之間此詩之所以亡也雖然詩其遂亡乎予讀三百篇而知江沱漢汜之詩不列于諸國之內明江沱漢汜之尊于諸國也自是而屈原宋玉之徒雖變詩而騷而賦猶不失興觀羣怨之旨然後知詩之不亡賴有楚也唐之詩楚猶最著如審言孟浩然杜甫皮日休前後挺生至明而李東陽及吳國倫諸公復輩出則詩之不亡于楚于此益信雖然詩其遂不亡乎自公安竟陵曼聲竝作雅音漸遠江河日下天下五六年無詩由此觀之詩之不亡賴有楚詩之亡亦係于楚也恪舒亦楚人也以詩名楚力排中晚而規于初盛取舍六朝而原于漢魏以公安竟陵之覆楚而恪舒復之以屈原宋玉杜審言孟浩然杜甫皮日休李東陽吳國倫之產楚而恪舒繼之則詩之幾亡而今卒賴以不亡者非恪舒誰與歸

徐原一詩序

昔十五國皆有詩而吳獨無詩豈其時吳之人未知詩邪豈有詩而不足錄邪豈以吳不列版圖之內故不錄邪春秋楚子使椒吳子使札竝錄則吳之不見絕于孔子明矣吳既不見絕于孔子而謂吳之詩見絕于孔子耶嗚呼豈其時吳之人果未知詩邪果有詩而不足錄邪予嘗思之每以此憾于前人雖然古今之不可同者勢也使執古有詩之國而槩之今人今人豈必復能詩其他不在十五國之列能詩之人反不可悉數而吳尤多嗚呼豈吳之人果未知詩耶果有詩而不足錄邪予嘗思合吳人詩爲一編以補十五國所未載其與吾生同時者尤不禁心焉嚮往必求讀其詩而後快即在千里數百里之遠亦不憚脂車秣馬一往見其人徐子原一吳之能詩者也予交原一久見原一詩甚多今戊申之夏復以輕舟造其廬得盡發其笥讀之凡林樾北征嶺海麓中若干集四方能詩之人皆已論定予不復云予第喜昔之十五國無吳

詩而今得有詩以補其缺也又以昔之吳或未必能詩而以爲憾者今之吳可無憾也又以今之吳詩雖稱極盛而傳不傳多未可知者必如原一詩始無憾也惜乎先王採風之令不行于今苟一旦復舉而行之尚得謂吳無詩耶尚得謂有詩而不足錄耶予亦吳人之好爲詩者將因之而有深望矣

董子康遊張公洞詩序

子生八九歲隨先大夫之荆溪偏遊諸山水之勝記其時值初秋同二三友朋駕輕舟經東溪四十里達湖汶由湖汶陸行五六里忽而雨作假宿天申宮道院舊有宋韓熙載撰碑聞同遊之人皆稱之且有歎息者予雖不知其故然亦摩娑久之越日至張公洞將入先大夫指予曰此漢張道陵修仙處也小子識之子亦不能窮其本末第見飛巖峭壁嵌空玲瓏若可畏而已旣出復尋所爲玉女潭者云距此半里許負老僕背蹙蹙行蔓草中不數武已斲然睡竟未得觀所爲玉女潭今距其時已二十餘年每恨當日

未能讀書工文詞一寫其山川之美又恨遇佳山水未能窮歷其勝輒以齟睡過之又念其時雖未能工文詞未能窮歷山水之勝覺數日所遇異于鄉里之見聞勃勃然如有所動意中皆若有詩而卒不能作忽忽二十餘年羈旅風塵未得一續舊遊邇年以來頗刻苦爲詩儻續舊遊必將爲之以自釋于向之所歎董子子康忽從荆溪歸出遊張公洞詩見示予驚顧狂喜向之所及記者于子康詩如遇之向之所不及記者于子康詩想像髣髴如或遇之然則子亦不必果續舊遊第閱子康詩而舊遊如續矣子康曰子以向未作詩爲歎今何不一和僕詩聊以自慰乎子曰景者人所同也情者人所獨也子康揆奇抉怪率皆以謹愉暢遂之情爲之故情景各得其妙使予今日而續是遊必將指之曰此侍先大夫假宿處也此先大夫呼小子所識處也觸物經心悲從中來雖欲爲之又何忍爲之今閱子之詩亦若是而已矣

楊子詩序

余與楊子連舟歸江南凡舟之所歷楊子無不繫之以詩自津門至淮陰已成詩若干首問序于予予何言哉試即舉舟之說爲楊子贈今夫舟之爲具有篙櫓帆檣舵之屬篙之用一人努力而使之進也櫓則合眾力以爲助矣乘風破浪瞬息千里則固帆檣之功然當波濤洶歙之際四顧無著惟舵可以止之若持其後而使之首尾相應砥中流之柱者惟舵之力居多夫人之爲詩其用力不勇猛精進則鮮能刻入鮮刻入則必失也浮惟努力若篙而又恐一人之力不勝必若合眾力以爲助若櫓用力至又恐傷于氣卽有拘攣之病斧鑿之痕必奔放宕逸千百言滾滾不竭而無所于阻若帆之在檣然奔放宕逸又恐越于法當乘風破浪時必忽而斗轉參迴寂然以止若戩章法之妙更在靈通使人觀之無迹可尋而實無呼而不應之弊尤慮墮于輕靡氣罕沈鬱惟持之者重而又擊首尾使應若柁今子之詩旣已可傳于世然試退而體予之說其合乎舟者其未盡合乎舟者必豐然有會太史公曰

苟非好學浚思心知其意鮮克語此非子固無足以發予之狂言任王谷詩序

詩者何經是也孔子以三千之詩刪之而存三百存其合乎經者也知經之重不可知詩之所以重與然予反復經文所載非古人故剗劑其義擊斲其詞示後世以高深莫測往往愚夫婦號泣歌舞之誠偶然而形卽工于文章之士每極其能而無以過故知詩之爲道發乎人之性情而已足古人本無標異絕俗之爲也第三百篇而後能詩之家不啻汗牛充棟詎皆有異乎古人之性情而求其合乎三百篇者曠世而不可得豈性情之際亦有難言者耶予思三百篇以前未嘗有詩自商周諸人爲之而有詩想其時之人胸懷必浩浩落落渾然噩然前無所依後無所做得之于心矢之于口而成爲句讀爲篇什爲詠歌由繹之音故不求工而自工後人之爲詩類皆摹擬于古人曰某體必宗某代也某法必宗某家也規而規之矩而矩之能尺荆之不失而可以無憾嗚呼彼未

嘗爲詩之前已有一古人在其意中性情已爲古人所役必并己之性情而失之雖欲求工焉得工乎雖然今日之爲詩者勢不能舍古人之體爲體古人之法爲法第使于古人之詩力蹶志沈于其間以博其義類及自爲詩也不畱一古人于意中其胸懷亦如古人之浩浩落落渾然噩然前無所依後無所做然後摹擬之迹可絕而其詩亦未嘗不可至于古人知此者惟王谷任子乎王谷嘗與予論詩自漢魏蘇李曹王以及六朝左鮑陶謝唐李杜高岑王孟至于明李何諸家莫不各悉其源流若涉于摹擬所在未嘗不各非之所以王谷之爲詩實能絕去摹擬之迹而不爲古人所役世所稱韓退之文原于史遷歐陽永叔文原于班固試求其所以似遷固者無有今王谷之于詩將毋類是哉嗟嗟詩之爲學經學也本非可易以與人微王谷吾說將誰與陳而詩之爲道幾何不至于亡耶

吳漁山詩序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惟詩亦然今之人規摹古人之詩悉力以求工卒未必工偶觀天地閒之景物可喜可愕觸之成吟其工反足勝于人何也所爲無心之得也然其說獨不可語于畫畫家目雖無所睹意雖無所觸凡天地閒之景物無不若爲其胸中所故有而施之于詩也則直取其中而出之故凡天地閒之景物寒暑不能使之盡同遠邇不能使之不異聚散久暫不能使之不殊而叩之畫者之胸中無不猝然而竝至吳子漁山以畫名家者也又工詩其詩一去雕鏤組織之習率其自然鍾磬謂陶淵明詩出應璩子謂漁山詩實出淵明然漁山直自寫其胸中之景物已耳予不善畫而好爲詩每遇天地閒之可喜可愕者輒欣然有觸然亦不過如象罔之得而已何足語于漁山哉

鄒子詩序

古者天子命太史採列國詩以觀風俗凡登臨贈答思婦遊女之辭莫不錄使善者興不善者戒此詩之卽爲史也漢魏而後詩家不可勝數求其得附于史者則絕無有而史與詩各不相屬唐以詩取士後世獨稱杜少陵爲詩史然雖稱詩史第可爲詩不可爲史司馬遷班固之徒以史傳而詩不著是故荀子曰藝之至不兩能鄒子具作史才哀啟禎兩朝遺史剗削行世而又喜爲詩以史與詩不易兼者鄒子欲兼之可不謂難與尚書爲紀載之祖而春秋又開後世作史家法詩獨承書而啟春秋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源流可溯如此予故于鄒子詩不徒論其詩以詩史合一之道爲鄒子誦也

王郎詩序

予昔假寓天壇道院時得聞其所奏樂喟然歎興曰古樂已不復作矣此庶幾猶遺音與其列于堂上者鐘鼓琴瑟笙管塤箎柷圉之屬其列于堂下而爲舞者則左曰文執籥與篴右曰武執干與戚其舞之節恆視乎堂上之音而堂上之音又視歌者之口爲高下清濁歌者歌所獻之詩也八人各東西向峩冠大帶執笏拱立聲琅琅然始也聲在眾樂之前漸而與樂爲一而自作樂者聽之則其聲仍在于前故知詩之道必以可被之聲者爲貴也季札請觀周樂爲陳列國之詩孔子以三千之詩刪之而得三百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又曰鄭聲淫夫孔子之皇皇于是也非皆以聲之故哉自漢而下聲詩之道不講雖以專經名家者止盡心于文字之間而與聲何與噫可歎也王郎本名家子以善歌稱于時尤喜爲詩予嘗于酒酣之際命歌其所爲詩覺其聲亦琅琅然可聽苟雜之以管絃金石之音未必不同于向之所聞也雖然王郎旣溺于歌則所歌者非詩也獨王郎旣喜爲詩何不盡棄其所歌者而取古人之詩歌之凡古人之詩其有合于聲者有不合于聲者王郎必能以自辨王郎能辨古人之詩而王郎之自爲詩可知矣噫今日之爲詩者指不

勝屈有如王郎之能審聲者乎語云禮失而求之野若王郎者烏可少哉

丁未詩古文彙自序

康熙丁未例試天下士于京師予忝舉進士往例三甲前列者授中書行人評事博士等官會議停不得授舉進士即得官者一甲外止翰林院庶吉士一官然不論甲第又不試以文章故予亦不得授四月歸江南既歸一月聞允御史疏內三院中書去今例用進士出身者考授六月予復入都因懸缺已久不及待外省至者遂據近京州縣投供諸進士考授予未得與九月復歸江南予思自庚子舉孝廉以來八年之間窮愁潦倒今幸成進士又不得即霑升斗之祿以奉老親豈不難哉然予兩歸江南也買小舫偃休自適淡喜人事擯遠心神恬暇肆力爲詩古文四月後得若干篇今九月後又得若干篇合之而成二卷顧而喟曰夫古今人之賴以成名于時可傳于後世者非以此也與然詩文之爲道非當人

事擯遠心神恬暇之際每不能爲予舉進士儻即授以官此事廢矣四月以後之詩古文可成乎及應 詔入都儻尚得與試得授官此事亦廢矣今九月以後之詩古文可成乎一官之難易反係于其人之詩與文而或傳或不傳未必不即由此而定然則予雖不得即霑升斗之祿以奉老親或亦親心之所甚慰也雖然世有聯翩上第即致顯榮其可傳者當別有所恃而予獨區區于是以爲幸焉知必有起而笑予者予終未能以彼而易此也

無題詩自序

詩有題非古也古人之詩止以發其性情所不容已未嘗擇題而作迨詩成之後取詩中字句名篇題與詩不必求其相屬三百篇皆然止小雅雨無正巷伯大雅常武周頌酌賚般六詩有題耳然以詩合之皆若無與乎命題之意故知詩之輕重本不係乎題也去三百篇最近者莫如十九首而十九首無題由是而降詩愈多有詩必有題而世之論詩者必求無戾乎題之意然後可爲詩且

夫執一題以爲一詩其性情遑遑拘牽于一題之內而不能縱橫
徜徉以發其意之所極嗚呼古人因性情而有詩今人因詩而始
用其性情且以題之故至作詩之性情使不得達何哉乙巳秋予
爲詩凡六十首皆無題豈敢自謂有合古人然亦求之性情以發
乎其所不容已而已工拙奚計焉

劉岸先詩序

昔孔子刪定列國之詩紀國以十五而中州之詩居其七如邶如
鄘如衛如王如鄭如陳如檜是也豈非列國之詩惟中州爲盛也
與成王營洛邑爲東都其時朝會燕飲勞遣諸詩散見于二雅周
室旣衰其禮久廢至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其詩益著如車攻瞻
洛等篇是也而大雅抑之一篇又爲衛武公之詩商頌五篇又爲
宋大夫得之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者夫中州之詩旣分列于
諸國其見于雅頌者又如此嗚呼何其盛也又考春秋時沈蔡二
國亦中州地獨無詩所爲沈蔡者卽今汝寧也而汝寧有信陽州

者卽古謝地黍苗之詩召穆公往營謝也崧高之詩尹吉甫送申
伯也謝雖無詩自有此二詩未嘗不可爲謝詩之祖然有此二詩
爲之祖而謝人卒無以詩名者三百篇而後中州以詩名者不一
最著如阮籍潘岳謝朓江淹庾信向秀岑參賈至韋應物張說韓
愈之屬而皆非謝人至明弘治閒始有何仲默景明嗟乎數千百
年後能祖黍苗崧高二詩以爲詩卽能自以其詩爲謝詩之祖者
其在仲默與仲默後幾二百年謝又無詩而劉子岸先崛起出嘗見
評仲默詩者以爲于漢魏初盛不過因體屬詞存其形似其意必
求有合三百篇之旨而後已今觀岸先詩豈多讓與因思謝自有
召穆公尹吉甫二詩其時之人苟奮然爲詩必將見錄于孔子安
知不竝邶鄘七國而列之乃至數千百年後始有仲默已不能使
孔子見而錄之詎不可惜雖然孔子之後卽不必復生孔子亦豈
遂無任刪定之責者耶如復有任刪定之責者吾固知中州之詩
不徒邶鄘七國爲可稱矣岸先居仲默之里而好爲仲默之詩予

故樂與仲默並稱之以俟任刪定者取衷焉

河洛集序

昔人云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各出于風土之固然先王律之以中聲惟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鄰于悲斯謂之中聲子思風土既各出于固然使西北而強為柔婉東南而強為慷慨則違其性情之所近非惟不能交相為濟并所為慷慨柔婉者必失之求中聲者豈不難哉夫中聲以中州為尚中州者天下之中也故其聲亦為天下之中孔子刪定列國之詩邶鄘衛王鄭陳檜居十五國之半詎非以中聲之足尚邪伯兄其年遊中州凡登臨憑吊燕飲贈荅莫不有詩彙為一編名曰河洛集既歸因屬予為序予讀之覺涵演閑肆琢刻怪巧無所不具所云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鄰于悲者邕然其年非強吾東南者而西北之其平日所為詩率皆以中聲為律茲遊也第以平日之所為者合而審焉聞而知之又不如見而知之之可無憾哉予又思周天子會諸

侯于東都五雅中所載朝會燕飲贈勞諸篇宜皆為中州之詩然當日不列于風必多為公卿大夫遊其地者所作今其年以其集流傳河洛閒使後人採而擇之即不必列邶鄘諸國之中而于二雅所載當必有合也與雖然使採風之令今日復行所為邶鄘諸國之詩尚有如當時足尚者否予知河洛集出而求中聲者又將舍中州而問之東南矣

蓉渡詞序

文友少好為詞近復棄去斷自滿江紅述哀十闕而止孫無言刻名家詞文友出應其請而屬予序之夫詞始于唐盛于宋然自樂府變為趨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而詞變體之法本此矣自毛詩有藻豔之詞流為黃初建安齊梁之俳句以及唐微之樂天致光君平諸君子香奩旖旎之作而詞言情之法本此矣自有騷賦連珠七而詞造語之法本此矣故知前人雖無詞其為詩與文與諸體之所寓未嘗無近乎詞者特太白清平樂菩薩蠻二

學文堂文集卷二
調顯著爲體宋人遂多創其格而詞以名于是名家者遂不一其人聞之論詞者以爲言情者詞之本使才者詞之變論誠是矣然歐陽蘇陸之詞非以才稱者乎夫詞有宜于言情有宜于使才亦視乎相其體爲之況乎有才而無情則必流爲麤豪放誕有情而無才則必同于婦人女子二者又未可偏廢也今觀文友蓉渡詞才情各不相掩詞雖小道如文友豈易及哉予觀文友正誼堂集所擬樂府趨豔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以及黃初建安齊梁唐微之樂天致光君平之詩騷賦連珠七之屬殆無不備文友之詞未嘗不寓于其中然則蓉渡一刻殆亦如宋人創爲一格以名家者乎予向有耕煙集亦將以應無言以視蓉渡奚啻筵楹也與

學文堂文集卷二

學文堂文集卷三

夫椒山人陳玉璣賡明

序九

申鳧盟聰山堂詩集序

余嘗讀古人詩自漢魏而後至于唐無不各求其意旨之所在詠歌歎賞而每憾其不能兼如枚蔡之詩不能爲曹劉潘陸之詩不能爲陶謝李杜之詩不能爲元白夫以古人之才何不可兼而爲之乃千古而下溯其源流皆各不相襲如此若近世之爲詩者莫不人自爲集集之所載往往欲薈萃古人之體而無乎不兼噫今人之才非果足以勝古人乎旣而思今人之才豈果能勝古人蓋古人詩之所以傳正以能不兼耳江文通雜體三十首意欲兼古人矣然亦卽古人之詩而各擬之未嘗欲合古人而爲文通之詩也況觀其所擬止田居爲似陶從軍爲似李其他皆不相似究之于陶李甚似之中而仍有不相似者可知欲兼古人如文通究不過成其文通之詩何嘗襲乎今之人取古人之詩規規而步趨之

學文堂文集卷三
既求其聲又求其貌爲枚蔡矣復欲爲曹劉爲潘陸陶謝矣復欲爲李杜元白縱極似仍然爲古人之詩況萬不能似邪然余所謂不必兼者又非謂求于一家之謂也使必兼求一家則枚蔡曹劉諸君子其先何所求乎大凡詩之爲道必機杼獨出無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而後可傳亦非必盡棄古人惟日習于古人之中而不爲古人所役今日之知此者惟鳧盟先生乎庚子秋識鳧盟于韓比部聖秋齋中得讀其詩數篇丙午公車經鳧盟之里復得盡讀聰山堂集之詩反復吟詠典而則靜而多風欲求一古人以合之而無有因歎鳧盟之詩真能自成其家者一旦不似何有于兼哉然鳧盟語予邇來究心性命之學不復作詩則鳧盟已并其不兼者而去之矣予何足以知鳧盟哉

永愁人詩序

詩三百篇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人皆得其性情之正故二南獨爲之正自邶而下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詩遂有

邪正是非之不齊故爲之變然周南之詩十一篇止桃夭兔置漢廣三篇非婦人之作召南之詩十四篇止甘棠羔羊何彼穠矣騶虞四篇非婦人之作其餘率皆后妃嬪御思婦遊女之詩豈得其性情之正者獨婦人居多也孔子言詩曰詩可以怨則知怨者詩所由作非謂詩之道必主于怨蓋怨亦性情所不容已也及觀二南之詩無所爲怨至列國則有之豈凡爲怨者皆不可列之二南與夫列國之詩所爲怨不一要亦出之婦人者居多他不具論卽如邶之首篇曰柏舟婦人之詩也深于怨者也今觀其詞柏舟無與于人也而曰耿耿不寐日月人所嘗見也而曰心之憂兮如匪澣衣又曰我心匪鑿不可茹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夫柏舟日月與鑿與石與席皆非可怨之物其意不欲明言所以怨之故故皆若可怨也二南之詩惟無所爲怨故爲性情之正若柏舟者怨矣非其正矣然揆之孔子刪詩之意卒不廢此且以教小子之學詩詎非以怨亦性情所不容已惟怨之得其道

亦未始非性情之正與若永愁人者非怨之得其道者乎予反復其詩其興也無端觸也無緒若舉天地閒之事物無不足供其怨者及欲求其所以怨之故皆不可得嗚呼何其有合于柏舟耶夫柏舟之詩朱子以爲婦人不得其夫求之古序則以爲仁而不遇毛公又以爲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玩其詞意多近于婦人朱子斷之或非無見今永愁人之詩旣不明言其所以怨之故豈亦欲傳之後日俟釋詩者斷之而後得邪以永愁人之詩而置之列國當如柏舟之可傳然觀其性情于二南又何多讓焉

宣城沈方鄴詩序

昔歐陽文忠未嘗輕許人以詩獨于梅聖俞則誇尚不容口其言曰聖俞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澹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是數語者雖以稱聖俞而爲詩之道亦盡矣詩本人性所近五聲八音之氣薄于人心或得其愉佚或得其靡眇或得其沈黝澹莫或得其堙鬱嶮寒其出之也或爲清麗

平澹涵演深遠或爲琢刻怪巧無不可自名其家然必氣完力餘始可至于老勁是非然者其爲清麗也必流于涼閑肆也必流于曼平澹也必流于疏且促涵演深遠也必流于譎且晦琢刻怪巧也必流于結轡流于頽唐莫可窮詰以是而求所爲老以勁也豈不難哉予友沈子方鄴幼習詩十餘年來祛其囊得數百篇辭非一體莫不悉如文忠所云其足傳世無疑獨笑世之論詩者語唐則誇尚之語宋則訾訾之予嘗欲盡陳二代之詩以觀安見唐無可訾訾宋無可誇尚卽宋果無解于訾訾使今爲詩能如聖俞者亦足矣文忠又云自王公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聖俞名字雖妄愚人不知詩義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况文人相輕自古爲然以文忠之才與位顧于流離困阨之人津津稱道作爲文辭使傳于後世則聖俞之詩可知其爲宋與非宋皆不足論方鄴與聖俞居同里聞知聖俞必深而方鄴詩尤能溫柔敦厚得風人之旨昔翰林學士趙概等列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修明願

得畱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今方艱抱其所學將入長安予知今日之為趙概等定不乏人而如文忠者則尤予所企望而私祝之也

汪蛟門詩序

王阮亭嘗為予言揚州之能詩者有汪子蛟門余每至揚州必思識汪子或當其客遊時或奉其親居鄉不入城市皆不得見前年予客宣城聞汪子亦至踴躍趨汪子寓又適抱病不能揖客廢然而歸余歎不獨詩人之難得卽有之相見亦不易也然余思朋友之道有立談傾蓋而莫逆者有聞聲相思定終身之交者亦視其人意氣相感何如固不必問謀面與否也嘗聞汪子之言曰今日之能詩者既已人人知攻竟陵攻竟陵而學雲閒固已卓然稱詩人矣吾獨以為學雲閒猶未盡知詩者王阮亭曰汪子之言是嗟乎此汪子所以能詩而予所以嚮往于汪子也丁未春予公車入都阮亭大召客南北知名之士咸在酒半見有雄談驚其座客阮

亭又歌其平日所為詩數章座客目瞬然射之予驚問曰此非所稱蛟門汪子者邪阮亭曰良然予于是把臂而識汪子嗟乎予嚮往于汪子者數年終不得與汪子一道其生平乃昔由阮亭知汪子今復由阮亭識汪子既歎阮亭之能知人而又幸使予得始終與汪子交合無間也由是長安逆旅無不與汪子朝夕論詩見汪子之言與向之所聞合出其詩又與其言合豪宕沈雄已入少陵之室何論雲閒哉其詩之體不一阮亭論之詳矣予祇述與汪子定交之始末而為之序

殷鳴夏詩序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詞達而已知立言之道取達意而止則凡作詩者不審其意之所發徒引繩刻墨以求工皆非達之謂昔人謂陶彭澤詩直據胸臆信手寫出無有不工其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莫如沈休文讀其詩祇見細縛齷齪滿卷累牘未曾道出好句豈非不達之過哉然詞取達意而任其意之所發鄙率

輕肆決裂以爲體則流弊不可勝窮故惟彭澤而後能工非彭澤者鮮不病也況彭澤以前之詩諸體未備至于唐其體既多則其法各立故夫開閣轉摺經緯錯綜之妙有不能盡同者大約彭澤之詩以無法爲法其爲法也密唐人之詩以有法爲法其爲法也嚴惟密故不易窺惟嚴故不可越也殷子鳴夏舉博士弟子員坐公事摧挫不得志于時因悉力爲詩其詩莫不各繩于法如賦畝之有畛域味之有酸鹹樂之有宮商角羽而其意之所發則能悉達其胸中所欲言嗟乎士得志則以其言奏之明堂清廟之間著爲詠歌垂諸金石不得志而山林泉石流連光景以寫其無聊抑鬱不平之氣有時忠義所感觸或及于時事得失人物臧否以迄廢興成敗之故未嘗不動有心者之歎慕而傳之後日使論世者有所考焉兩者其爲不朽將毋同與昔有席帽山人者予同里人也其詩流傳至今日錢虞山深許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不知他時之許鳴夏者更屬之誰氏矣

毛子霞百一詩序

昔應璩作百一詩傳誦于世意蓋以諷在廷之臣嘗謂曹爽曰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此百一所自名也詩成徧示同列咸相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而璩之詩卒不焚棄其後得列昭明選中然後知詩之爲道徒侈乎風雲月露蟲魚鳥獸之末而寄託之意不存焉者舉無當于可傳之數也吾邑毛子霞先生少工詩所梓橐凡十二卷亦以百一名先生曰吾自癸未迄今經嶺南淞楚諸地幾千萬餘里莫不有詩今彙而刪之直百之一耳予曰先生之意寧直此哉先生仕樂昌歷儀部最後依楚大將軍之幕迫勢無可如何然後放浪江湖一寄情于遊詠以視休璉之侘傺有不同者彼休璉第因一事之感以百一名篇今先生總諸集名之所包愈廣所觸愈多昔呂汲公論杜詩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詞力後之讀先生詩者亦必有然矣予嘗聞先生遊淞續舉竹閣大社一時聞風至者至二百

餘人遠繼白香山蘇子瞻勝事至今湘人猶能言之又聞入楚廣
採榆桺楸柏諸木植之漢陽一時楚人有晴川補樹之謠又爲亭
于襄之戚園顏曰霞寄往往攜酒榼與客遊觀竟日忘返又建高
陽池館于習家池又構聽雪樓以追宋玉白雪樓之遺意又摹勒
禹碑豎大別上山拳科倒薤意象不失毫黍先生之風流逸興大
略如此嚮使先生卽不以詩名已足傳天下後世況乎詩之可傳
又若是哉庚戌之夏先生還毗陵出稟屬予爲序而并述其生平
梗概如此

殷子南歸詩序

詩三百篇多言天地山川鳥獸蟲魚草木之屬豈非夫人之俯仰
觀感其情有不容已者乎後世能詩者不可勝紀而其情非有異
于古人故俯仰觀感亦于是數者之物寄之夫同爲是物古人既
已有作後人才智不及古人苟徒以雷同蹈襲爲可追美豈非不
作猶愈然後人同賦是物而彼此不相謀若可與古人竝傳無病

何哉蓋物猶是物而夫人之所遇則有殊也詩有賦有興有比賦
者直言其事興則先言他物以起所賦之事若比則所詠在此所
指在彼有不可明言之故較二者旨爲獨深心在君國者舉所遇
無非可寄其君國之思心在父兄者舉所遇無非可寄其父兄之
思心乎友朋者舉相遇無非可寄其友朋之思雖所詠不越是物
其抑揚反復罕譬曲喻之意無不可得之語言之表者所爲比也
殷子赴真定別駕黃君之招比至黃君已患疾不起牀頭呼二子
出拜言訖而絕殷子提其孤扶襯南歸凡所涉之地所觀之山川
鳥獸蟲魚草木莫不有詩借以寄其友朋死生之感夫殷子所涉
之地所觀山川鳥獸蟲魚草木前人賦之者亦已多矣而殷子所
寄在此故無雷同蹈襲之病可竝傳于古人憶予數年前嘗遊邢
洛之交時先子宦京邸予以孝廉計偕得展覲省凡所涉歷皆若
可寄其飛揚之致未幾而先子見背矣儻今日更爲是遊則余之
所寄當已不同向日所爲嗚呼天地閒物雖有定卽一人所遇而

倏忽有殊又何論古與今之相越哉

倪閣公詩序

累代之詩各爲體而不相襲獨六朝詩其綺靡大都相似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夫詩發乎情止乎義乃機以綺靡爲情此詩之所以亡也詩以觀風俗故十五國詩稱十五國風六朝皆都建康其風俗奢蕩淫佚漸漬于人心者久故發爲聲歌靡然如水之愈趨而下予嘗遊金陵觀其土俗所尚制器稱名以及兒童嬉戲之物尚有仍昔日之舊者嗚呼沿流之遠至于如斯其發爲聲歌雖至今日而猶不能盡變亦其勢然也吾友倪子閣公家金陵獨不誘于俗所爲詩能一反六朝之習而本乎少陵歐陽公嘗慨歎于學者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眞僞若閣公者固歐公之所取也或者謂閣公幸生六朝之後得見少陵之詩故有所取法苟生于六朝當亦不免然閣公智旣足知取舍卽生六朝安知不創爲一家如少陵之可稱嘗觀陶靖節者六朝人也其詩率自然之

性自爲一體至今談靖節詩者未嘗可以六朝目之少陵云焉得思如陶謝手靈運不可與靖節並稱余恨少陵不見閣公詩因反咎閣公不生六朝致少陵以靈運並靖節也予別閣公久戊申冬再晤出近詩一卷屬予序集中多和陶杜作知閣公喜爲二君詩故緣二君爲之說以塞請

顧伊人集唐詩序

作詩莫不善于竊竊之善者每能竊古人意以爲我之詞然竊古人之意雖竄易其詞仍爲古人之詩若直用古人詞而運以我之意則無不可爲我之詩唐太宗作聖教序命僧懷仁集王羲之書摛羅徧天下若狐腋之裘寸寸而累其成也如出一狐之腋求襞績之迹而無有桺子厚桺人傳曰羣材畢聚羣工畢會執斧斤刀鋸者環立桺人左持引右持杖量宇度木曰斧曰鋸曰斲曰削羣工悉視其色以爲意指今顧子于集唐猶是哉或曰顧子自作詩甚工也曰具顧子之能則凡唐人詩皆可爲顧子詩其工也奚疑

懷仁善集義之書卒自以其書傳後世故今日談書法者二王而外又有懷素云

補冬詠序

壬癸閒予與諸同人銳志爲詩古文歲以四季給如干題詩文缺額者量罰以金用沽酒笑樂窮日夜乃止然苟非大故亦未嘗缺雖遠遊千里外恆如期郵歸或溢于數同人之勤如此矣耶冬龔子琅霞分賦得冬日雜詠題大抵皆鳥獸草木昆蟲器皿衣服一切細碎之物限以五言長律予適計偕入都期來春北歸補作及旋又卒卒未果先是董子文友分賦以春鄒子程邛以夏余以秋至是予獨闕冬詠病之龔子笑曰子不見周禮乎周禮亡于秦火至漢惠帝除挾書律乃有上周官五篇者遂失冬官河閒獻王購以千金不得其後劉歆以考工記補之然則聖如周公尚有所缺而無病何況後人邪予笑曰世儒有遺行其援經以自釋者多矣余何敢行將續之因退而預爲之序

息廬詩序

楚族珥菴先生戊申秋來毗陵出息廬詩十餘卷應鄒子之請因問序于余余與先生同姓雖支分派遠譜系則同出太丘而得姓之始爲周虞闕父之封陳陳雖小國其風與二南齊秦竝列今詩所載宛丘而下十篇是也然吾嘗讀而疑之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以其多男女夫婦之詩朱子意以爲舉其不正者以戒也及予觀古序與毛公所言與朱子多不合如宛丘則以爲刺幽公東門之枌則以爲疾亂衡門則以爲誘掖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則皆以爲刺時墓門則以爲刺陳佗鵲巢則以爲宣公信讒而君子爲憂月出則以爲刺在位者不好德而悅美色止株林一篇與朱子解同澤陂則又以爲刺時與朱子直以爲男女之詞益非夫朱子改釋或非無本然古序去古最近而毛公亦去宋久遠豈其見聞反不足徵信由古序毛公之說則陳之詩皆忠君愛國之言何可以男女夫婦目之今觀先生詩自立朝以至出爲刺史爲

監司迄今優遊林泉之下莫不有詩大約出于忠君愛國者居多
嗚呼先生豈憫陳國之詩論者以辭害意故特為正大爾雅之音
以振之于後邪然先生系出陳而居于楚楚當日無風則先生之
詩可以補楚之闕而不獨振陳之衰也鄒子選刻天下名家詩以
地為次予故言陳言楚以冀鄒子審定而裒錄之也

顏修來詩序

春秋之國最多孔子採其詩之可錄者止有十五小國無論國大
而無風者如魯與宋與楚是也然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楚無
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獨魯無風雖齊國南山諸詩偶一言魯
而不可謂魯風或者曰孔子刪詩削魯風不欲以諸侯視魯也或
又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也余思魯為文獻之
邦豈無詩可採反不如邶鄘齊鄭之有詩聖人刪風而存頌以重
魯也孔子為魯人而魯又為周之後周衰而有魯猶夏商亡而有
杞宋聖人尊魯以尊周末必非微意也然猶有議之者以為王者

治定功成作樂告廟則有頌魯雖文武之後而已為諸侯作樂頌
功德非禮矣當成公之時魯立武宮倣九廟為世室頌作于此時
將推廣僖廟為文世室故詩存魯頌猶春秋書立武宮皆以誌僭
不然東遷而後已無雅矣又焉得有頌乎由此言之孔子以魯為
頌非尊之實貶之矣孔子為魯人而魯又為周之後揆諸孔子尊
周之意當必不然昔之論詩者又曰周頌奏諸廟魯頌奏諸朝周
祀先魯禱君周以祭魯以燕故謂魯頌為變頌蓋以魯為變頌者
以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也嗚呼即以魯之頌兼魯之風之雅
焉未嘗不可也顏子修來魯人為復聖裔與予同舉進士同出金
谿蔡先生之門長安逆旅朝夕得與論詩因出示所為詩皆有得
古人之旨其平日登臨贈答諸作則有類乎風及舉孝廉歌鹿鳴
而來所為詩又一變而為宏肆整齊有類乎雅及今官中書出入
禁闈凡郊壇宗廟以及山川嶽瀆帝王聖賢祭享諸樂章多出其
手其體宜乎頌而顏子詩又皆類乎頌嗚呼昔以魯頌為變頌以

其體類乎雅而意本乎風者顏子能各倣古而爲之使風不侵雅雅不侵頌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安見魯之不可有風又安見魯之不宜頌耶顏子詩出而紛紛之說可以免矣

常熟吳蒼符詩序

以無聞之鄉忽有人焉以能詩稱其詩卽不必甚工已足誇于閭里其鄉有詩人而吾欲與之後先揖讓竝立名于天下則甚難常熟之有錢宗伯舉世莫不震其名蒼符曰古今詩人之難得其人雖越在千百世猶思追而及焉冀竝稱于後況生同時地得親見其人者于是奮然師事宗伯而宗伯于蒼符每一詩出必可否甲乙之于是蒼符非宗伯不法宗伯既歿顧麟士子伊人哀集遺藁累千百篇不失一字蒼符嘗發伊人笥盡讀之漢儒重師說其時授受源流較若譜牒之不可越蒼符可謂能守師說者矣太倉吳祭酒篤信宗伯見今世有詆譏其詩文者輒怒形于色或作爲文詞盛氣以爭嗚呼宗伯之詩文傳于後世姑勿問其于羣議何如

其在今日有祭酒以衛之又得高第弟子如蒼符者宗伯之學庶乎其不孤也然蒼符詩究不屑屑規模宗伯而實不少畔乎宗伯之法故可竝宗伯以傳李百藥與文中子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剛柔清濁靡不畢究文中子不荅薛收曰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微存亡辨得失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病也今試以宗伯之詩叩蒼符必能娓娓以對安知宗伯之詩不反藉蒼符之能詩以傳哉韓愈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人亦顧自奮立何如在蒼符馴致而自審焉已

山陰何玉林遺詩序

生死人之常也惟恃有所以不死者而後可以死莊子曰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天然第以天壽論彭殤皆無足稱關尹喜曰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是故昔人謂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真死人亦求其動作昭著可以真死而彭殤皆不計也山陰何玉林生二十四年死尊人昭侯與余同舉

進士常向予鳴邑不自持出玉林詩一卷屬序余反復之憮然曰有是哉所爲動作昭著可以真死者非乎夫古人之詩當時泯滅無稱者不可勝數至其後得一二人稱之名始大震卽杜少陵且不免何況其他玉林詩曰有鳥有鳥載鳴載飛匪不苦饑良木是依可想玉林之爲人又曰勿復矜上壽百歲乃須與玉林于死生之際若無繫戀者嗚呼今人于詩旣無人督之必爲又非若前代用以取士不敢不爲乃至窮老盡氣矻矻然思傳其詩不能得至白首而莫知悔而玉林之詩乃以盛年傳莊周稱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玉林有知必笑且歎而竊用自慰也天乎云哉

吳道賢雲臥堂詩序

吳子道賢將入閩刻其詩以行而乞予序嘗聞客從閩中歸者言入閩時經浦城擊舟舟制方上銳下隄杙不可坐臥板脛薄如紙舟以外皆若可捫摸斷斷鏗鏘石如戈戟向背舟行相距累黍觸之鮮不敗而舟子操舟出人自如若行巨津無所恐水聲漸漸鳴

人語不聞舟子立首尾用手指相招欲左則左欲右則右瞬息百十里雖鷲鳥不是過予以爲其說通于詩揚子曰巧者不過習之門今人甫解聲律卽侈然自命誠不知所習何如古之人十三學詩誦勺十五成童舞象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其于詩也將終身焉道賢束髮卽喜爲詩十餘年來詩累千百篇先以雲臥堂一集問世莫不駸駸古人非道賢馴習之功豈易至此由是與年俱進竝古人終身學詩之義道賢可易量乎道賢入閩顧所乘之舟思客向之所云其必有以自得矣

顧天石詩序

詩貴精而不貴多古人一篇數篇皆足不朽至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崔信明楓落吳江冷則一語亦足傳矣而何以多爲不知今人才不逮古人卽多所作尚莫必其傳不傳而欲求之一篇一語之閒徒見其不知量也然人之詩能多實甚難古人詩以發其性情之不容已性情非無自而發或得于遊覽或閱歷于人情世故或

有所抑鬱不平之感特假以達之非是則終日而不得一詩終歲而亦不得一詩若強而爲之必不工不工則不傳不傳則可以不作故昔人謂擬體和韻在所宜戒以擬體和韻皆以他人之性情爲性情而非發乎其不容已也操是論以爲詩故人有數年數十年而成一集且有至老死而集未成待後人之表揚而始出者而顧子天石之于詩則自十一二歲卽立就千百言已哀然有集然後知天才卓絕之人非常格可得而拘昔崔澄瀾緩轡諷詩燕公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今天石年固不可及予尤惜服其詩之多至于如此也天石詩歌行奔放超逸可追太白近體出入岑參李頎間十餘年來每晤輒歎羨詩每見益工鄭世翼慕信明之名一日遇江中謂曰聞君楓落吳江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竟引舟去然後知詩文之道偶有一語二語之可稱本不足恃必縱觀至千百篇而後其人之傳不傳以定亡友董文友序天石詩擬之以太白復誼誼以少陵相勸予嘗服其得古人贈言之意今天石駸駸到其境惜乎文友之不及見矣天石爲脩遠先生令子脩遠與予爲忘年交屬予爲序故不辭而序之

序十

吳梅邨先生詩集序

己酉春予訪先生于梅邨畱舊學菴數日先生出示近詩予因與先生縱論自明以來詩學得失而先生之意則主于和予憮然曰信哉先生之持論爲有本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書詩之論皆以和爲貴明矣最和者莫如樂而樂之本也樂其所自始蓋以樂者人情之本然而哀則其變然樂不能廢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諸音惟其以宮爲之本故數者環生而不失其和詩之爲道和固其本若幽憂憤懣之所寄雖上世亦不能無殆猶樂之不能廢商角諸音也然苟悉本和以出則必樂而不至于淫怨誹而不至于怒

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所爲作夫鹿鳴天保清廟明堂諸詩豈皆發憤所作乎史遷非罪見僂作史記以道其憤故其言如此予嘗咎其過當今先生之詩皆和平正大琅琅然可歌如樂之本于宮而眾樂由之以起以之鼓吹休明當古者清廟明堂諸什何多讓哉何多讓哉先生詩一刻吾邑毛卓人再刻虞山顧伊人吳江顧茂倫趙山子復有江左三大家選今姜子翥刻七才子詩以先生爲冠因子與先生有故屬序予何能序先生詩祇述數年前與先生論詩之語謬爲先生許可愛著之簡端又憶先生之言曰萬厯末年詩其人皆以淒清幽渺爲能事幾不知和平爲何物詩學遂大壞迄今尚踵其弊鯁鯁然爲慮予謂其弊之不能遽反者無有示之的耳今先生詩出學者皆知所趨向譬之人日遊深巖峭谷閒若將忘歸忽至平岡坦道耳目聞見皆曠然有以自得始悔向之所厯跼蹐不能成大觀鄭世子作詩譜以風雅頌分屬五音惜其詞多不可解卒無補歌法今以先生詩當今日

之詩譜豈猶有不可解之患與先生謝不敏嗚呼越今三四年而先生死矣可哀也哉

王阮亭詩集序

有巨室于此其構榱梁棟之屬莫不鏤丹塹白燦然可觀而其中則爲蟲鼠所喙蝕剝敗漸不可支一旦及乎傾圮見者皆以爲其構榱梁棟故完好無恙豈遂至此而不知其質之亡蓋已久矣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蓋天下之理實者其體虛者其用今以虛爲體而欲以實爲用豈有不敗者乎予嘗持是說以論詩凡見雕琢于字句之間第求聲貌之似而性情之故不屬者舉笑其無質雖工亦病之然上古之人民氣樸略發乎性情而已工若後世日就澆薄性情之際遂有難言故予嘗謂上古之質崑言性情後世之質兼言學問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可爲吾學問之助大者關于天下國家之故小而飲食日用飛潛動植一切細碎之物悉有至理存其閒吾胸中如

記米鹽凌雜如理亂絲如竹頭木屑之委積一旦隨所感觸指使輻輳自沛然莫之能禦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卽予質之之說也予自恨才短力弱不能多讀書閱歷于世故甚淺故雖好爲詩不能至乎其境今讀阮亭先生集實獲我心阮亭性情所發既有合乎三百篇而又不敢自恃必假之學問使醞釀沈浸以厚其本故所作累千百篇皆淵乎不易窺測而聲貌之閒復和而秀麗而有則孔子又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阮亭誰足語此哉阮亭詩向既有刻本今盛珍示更校梓之以予與阮亭故屬序因不辭而弁其端

施愚山詩集序

宛陵施憲副以文學名天下世之談詩文者莫不以宛陵爲歸又自號愚山天下稱曰愚山先生古有愚公谷杵子厚序愚溪低徊反復又作八愚詩紀石上古來賢豪長者率多託志于愚何哉然吾謂卽愚之說可以論詩夫溫柔敦厚詩之旨也而愚實近之詩

以發性情所不容已正才智之士可以自逞而十五國風錄愚夫婦詩十居六七蓋以愚夫婦號泣歌舞之誠雖才智之士竭其能無以過後世恃才智妄作者往往至于決裂潰敗而詩以亡老子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又曰盛德容貌若愚凡人無志傳其詩則已苟志于傳其精神思慮恆蘊蓄而不敢輕動故動而發乎情止乎禮義或曰孔子言詩于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許之而獨不許其愚故其言曰深于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今子之論無乃戾甚不知孔子之言當主立教蓋以溫柔敦厚人性情所自具而無事他襲他襲則愚溫柔敦厚其質近乎愚以不愚求至其境而後可全其愚竊嘗觀孔子之論愚矣稱甯武子則曰其愚不可及論及門諸弟子則曰柴也愚回也終日不違如愚出處之大學問淺深之故皆若于愚概之然則人苟有得于愚其可稱道又寧獨在詩乎哉先生詩凡若干卷體裁聲調莫不和麗有則深得溫柔敦厚之旨昔在家伯璣國雅選中讀之不忍釋今于七子選復快

所未見予昔遊山左凡歷名山川及聖賢發迹之所先生莫不有詩文鑿石以記見輒摩挲久之有傳先生督學其地時四方名流重趼以至每當試士畢在泰山酌突諸地召客飲酒縱談詩古文唱酬累日夜不倦或又言先生于官署中嘗作愚樓客往往得登眺云

顧脩遠松鶴詩序

顧脩遠作松鶴詩三十首乞予序其詩以七言律為體每句用松鶴二字一詩中松鶴凡八見既無雷同之病而錯綜變化可謂極其能事予歎曰古人詩之所以傳者以其能創也唐虞之世有賡歌至商周始創為三百篇之詩漢則創樂府又創五言詩所傳蘇李枚乘諸詩是也自是以至六朝率相因而不敢變至唐復創為近體排律七言古歌行絕句之屬而詩之體大備今雖有智者不能更創一格爭勝于古人而有志之士往往窮研極思必欲與之爭勝後已即不能變乎古人之體于古人體中恆求所以小變之

以成一家之言此脩遠松鶴詩所自作也嘗觀松鶴之為物一以勁勝一以潔勝而鶴之聲尤以清遠勝魯論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聖賢于此莫不流連反復今世之為詩者苟有以得乎其故亦如松鶴之能勁能潔能清遠焉有不工其創與非創固不必論也詩三百篇莫妙于此興而賦次之故勞人思婦孝子忠臣不敢直敘其事往往寄意于草蟲楊柳鳴鳩弁鸞之細而鶴鳴之詩其所寄尤大焉者安知脩遠之詩不亦有所寄耶脩遠嘗與予遊惠山之麓麓故有松一株天矯盤曲高十數丈名聽松歷千百年載在邑志脩遠命酌酒其下適見一鶴翩然來越日再至已巢其顛如車輪予作聽松篇紀其事然求所為聽之義卒不可得今以脩遠詩哦其下或者松能聽之將聲氣應求之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劉公敵梁溪詩序

穎川劉公敵遊江南會與梁溪劉震脩夙稱昆弟好畱其地市月

徧涉諸名勝莫不有詩然公戡于詩往往不自愛惜稟成輒棄去
震脩哀而刻之名曰梁溪詩乞予爲序予曰梁溪固多山水山之
得名者慧山爲最然自唐以前亦不甚著至陸鴻漸品泉後始顯
天旣生名山川必生文人才士使之遨遊羈旅以發其光怪太史
公遊江淮上會稽及沅湘鄱薛彭城梁楚諸地歸作史記文傳而
其地與之俱傳六朝以降若二謝之于永嘉宣城杜甫之于蜀柳
宗元之于柳州其詩文皆卓然垂之今日而鴻漸慧山一記文詞
實不逮數君若其披荆荆莽俾千百年沈埋抑鬱之氣一旦有以
自釋則功與數君等使數君當日亦嘗一至慧山著爲詩文慧山
之名必更甚然而數君已不可復作後世豈遂無如數君其人者
吾以爲惟公戡足以當之觀其慧山登眺諸什皆緜麗婉秀又復
蒼蒼莽莽雄厚而有力方之康樂玄暉少陵實相伯仲向之微憾
于鴻漸者今得公戡詩快之公戡素耽朋友之樂予昔在成菴先
生署中已稔其爲人甲辰春相晤于揚州時王阮亭官司理日招

四方名流賦詩飲酒爲樂今梁溪吳伯成大令尤好客客校阮亭
益多故公戡與諸子贈答詩亦校揚州益富揚州雖繁麗其山無
足與慧山比者故公戡慧山詩益工猶憶成菴先生被慘禍時公
戡走都門經紀其喪哭極哀竭貲力援贖緩例歸其家口十餘人
長安莫不交誦其事昔王通之論必先定人之品而後及其詩其
品或疵詩卽工亦棄不錄予不敢以通自擬與公戡交相厚故偶
一述之公戡詩且不欲自存其藁其爲善當不求人知然則予之
爲是言也不亦多乎哉

尺木堂公讌詩序

歲辛亥秋梁溪吳大令伯成集四方名士之至其地者十有六人
讌署中尺木堂予忝坐末坐酒半各分韻賦詩成若干首彙書卷
中而命予爲序予嘗慨今世之眞能好客者百不得一二也眞能
好客者不視其人好客之道恆視其客爲何如人彼庸庸不足數
者固不可言客卽以詩文名往往名不稱實亦不可言客易大有

初九曰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于天故友也者祐也祐其所有以益其所少有也惟名實無忝之人其意氣所感激入人恆深而益人爲甚大嘗讀太史公記歎四公子皆食客數千而莫能致一文士毛遂自贊僅僅爲人奉盤血俟嬴畫策賴嬖人居中馮驩彈劍乃爲孟嘗君收債論者皆咎其客不知四君實未嘗知好客也漢時公卿之好客者稱汲黯鄭莊而二君皆不以詩名則其客之無聞固不足責迨建安以來好客者獨推曹子建讀公讌諸詩其流風尚可想見以子建爲主而應劉輩爲之客故當時誇之後世人稱道之今伯成之客率多文士賦詩飲酒不減鄴下而伯成每作一詩必從苦吟而得恆徧示諸客人人許可而後脫藁否則雖數易弗憚也古來稱好客者其心每不能虛不能虛則多忌劉季緒才不如諸賢好爲詆呵子建論其非大業閒天子自命爲才視天下莫予及以庭草忌王胄以燕泥忌薛道衡天下才人皆服匿畏憚不敢出伯成虛懷若谷不啻飢渴之于飲食宜乎客日益至

而于易大有有交之說爲當也哉子故喜而書其端十六人姓氏別載

紀孳子詩集序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蓋謂諸經之旨皆以純厚爲本而予則以爲詩尤甚溫柔敦厚詩教也其說先于司馬遷夫詩發于情止于禮義使發于情而卽純厚當不復言止禮義惟情不能無淫蕩詭薄之病故必以禮義止之是禮義者所由至于純厚之路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所爲止于禮義非乎說者猶以雅南山以下諸詩如蘇公巷伯皆失蘊藉似于敦厚之義未合不知孔子刪詩兼主教戒而識者于此卽以爲正變所由分蓋可知矣予觀孳子詩淵乎不易測浩浩乎莫知所涯涘所謂純厚信足當之嘗見先輩論詩以爲體裁之正頌勝雅雅勝風情致之美風勝雅雅勝頌若其寄感

學文堂文集卷三
曲折文字之妙則變風雅又勝正風雅予嘗冒其言孳子實有得三百篇正變之故故其造境如此予不識孳子昔在京師兩造孳子寓不值今讀孳子詩恍然如見其爲人姜子翥爲孳子姻婭向予嘗道孳子狀貌類長者渾渾不露圭角益心儀久之昔文中子論休文康樂及江鮑蕭劉徐庾輩數十人皆先舉其人而後及其文謂人文相因其說詳中論予既喜孳子詩又樂聞子翥之論孳子故卽以其言敘之以塞請他日晤孳子與之處數日當益自信其言非妄也

許九日詩集序

予至婁東訪梅邨先生先生與予坐舊學菴命童子拔笋摘瓜荳爲食因作札招王端士許九日吳正求三君與予共飲三君者皆以詩名者也予識九日自此始越旦九日以詩屬予序予讀之喟然曰今日詩之所以亡者以未明于體也若九日可謂知體者乎詩之有體自風雅頌而已分厥後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莫不各

自爲體而不相襲今人之爲詩不審其體或學漢魏雜以唐或學唐雜以漢魏是猶大布之衣綴以綺縠不則同爲綺縠而朱紫雜施亦不成其爲衣矣古人治詩恆曰敦某代某體故江淹擬詩皆識前人姓氏迨其後或擬陶擬謝擬長慶紛紛以出至明萬厯間則有云濟南太倉體崇禎閒則有云竟陵雲閒體而體遂不足道雖然吾人作詩之道必拘拘于體之弗失將遂工乎哉古人旣往以土木衣冠之不可卽謂古人而優孟過焉復謂不迨我之能顰笑歌哭嗚呼優孟亦豈遂得爲古人惟能辨乎體而不囿于體出入變化翱翔于運會如郢之斲庖丁之解牛尙儻之蝸心手相習無一非體而不可執名之曰何體然後可自成吾體今觀九日諸詩于前人體無不備實無相襲之病又變化之不囿于諸體其傳奚疑哉九日師事梅邨先生梅邨詩名動天下以九日之才又能守師說吾知今日之談太倉體者較昔而一變矣

歸元恭詩文集序

戊申初夏予與元恭同遊廣陵舟中出示詩文若干卷屬予爲序
越今五年爲壬子秋尚未有以應去年復晤元恭于梁溪索愈急
予因告元恭曰凡序人之集必先審其詩文傳不傳而後應之其
詩文無當于傳序亦可不作卽勉強而作必不工然不工實無病
蓋其詩文不傳吾文亦無從見于後世若足以傳而吾文不工無
論重辱其人反因其傳而滋後世之訾警爲可深懼嘗見先儒之
言曰古人文辭皆有爲而作非中有甚不得已之故其志意必無
自而挺發故凡讀古人之詩文遇讌飲贈答風雲月露之作多平
常無奇雖甚工亦不過加歎賞若當忠孝激烈死生患難諸大故
觀者莫不勃勃然色動甚者歔歔涕洟而繼之以血嗟乎此元恭
詩文之所以傳而予所以樂序元恭而又不輕作也予未識元
恭時皆言元恭狂士使酒難近及與之交習其爲人聽其議論全
涌知元恭胸中有甚不得已特假詩文以發之昔屈平旣放而作
離騷司馬遷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今讀天問九歌哀郢諸篇美

人山鬼纏緜恻怛使人莫測怨之所自來蓋怨者忠孝之至非懟
怒憤激者比故曰小雅怨誹而不怒離騷略得其遺嗟乎士生今
日莫不以忌諱爲嫌卽知怨爲忠孝所發而卒不敢怨乃元恭坦
然言之此元恭之所以爲狂也與哉

無名氏詩序

三代而下人未有不好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四
十五十而無聞則不足畏聖人教人未嘗不以名爲急急叔孫穆
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是三者皆取名之物若布衣之士
其功德皆不能與人爭勝獨立言之道有時雖功德甚著之人能
以其言抗衡而使之屈服功德卽甚著傳之千百世者不數見若
立言能工則將與天地無終窮是故吾嘗論人之詩必論其傳不
傳而不敢妄許可誠以甚重乎其名也然名者所以傳人之姓氏
後世因其言而想乎其人故人與言皆不朽史家紀傳凡于爵里
世系莫不具載使人流連歔歔間有缺失非其人不足傳卽作史

者之疏讀者往往甚恨吾邑某先生自刻其藁不欲以名見于世
曰無名氏詩予嘗謂曰詩不足傳名亦隨喪故不如亡名詩足傳
矣而何靳焉既而思詩三百篇自周召吉甫衛武蘇公莊姜孟子
數人而外皆不留姓氏蓋古人重名不如其重詩詩傳而其志已
畢而亦非有意傳其詩也當時采之以觀風後世垂之以爲教古
人亦求其詩可以垂教而已足而何以名爲漢十九首及樂府諸
曲姓氏亦不載論者猶以爲得古之遺先生曰噫是何言嘗見班
固食貨志載冬時民入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詠歌自言
其傷未聞其時之民皆以名傳況乎伯夷叔齊傷黃農虞夏之不
作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與盜跖同富貴孔子則稱之
莊周則誚讓之曰伯夷死名于西山嗟乎世無孔子若莊周其人
者殆有甚焉予行不逮夷齊何徒以其名供誚讓也予聞其言悚
然遂述之以爲序

借竹軒詩序

宋儒論詩蘇子曰宜求之聲朱子曰宜求之志其說各有據予獨
謂聲與志皆不可廢所爭在真偽之間凡人一身所歷少壯老不
一其時治亂窮達哀樂不一其遇山川道路不一其地友朋不一
其人變不可勝窮詩各隨其變以達吾性情而無所矯飾則詩必
工古來詩家不可屈指計或以朴著或以婉麗著或以典厚沈著
著莫不各達其性情之所近要得其真則無不可傳否則雖唐人
且猶憾之何況其他若謂唐人詩盡無憾何以言詩史者獨推一
少陵夫史之可貴者以其信也惟真則可信此昔人所爲善論少
陵詩也予兄介夫曰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夫詩不過語言文字耳
而可用以察休戚審得失實以其人之情事有至真者存其閒苟
採風者稍損益之則本義既失雖季札師曠難以施其聰與智是
故孔子刪詩不廢鄭衛以其真之不可失也予曰然李獻吉論詩
上下反復既詳且備其要蔽詩求其真一語兄詩至其境故能爲
是言然則予言與兄交相發哉兄世居夫椒山邇年移寓桐溪會

其地有竹遂以借竹名軒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子
子然有似乎孤特之士余知兄之寓意深且遠兄輒然笑曰人生
何者非借豈獨竹哉予并書其言以序兄之詩時壬子秋日

趙視公將軍詩序

十五國風惟秦多言兵事昔人有言誦秦風可以觀威猛壯厲之
氣竊謂溫柔敦厚者詩之旨威猛壯厲似爲失之豈善言兵者之
于詩固不可拘以恆格乎不知溫柔敦厚者其旨而威猛壯厲者
其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子貢問于師乙曰賜聞聲歌各
有宜敢問賜宜何歌師乙舉雅頌言詩舉商齊五帝三王之遺言
聲可知聲與詩之辨矣聲之道往往通于軍旅古之君子聽鐘磬
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況
乎詩之爲聲發乎人心之微而非鐘磬之屬之可擬哉自文以儒
見嗤而武以椎取笑兼資者自古難之趙衰之論卻縠以爲說禮
樂而愜詩書中山王奉高帝觀書有益之諭所至親禮儒士囊書

自隨二君者可謂卓立者矣而未聞以能詩稱趙將軍視公爲名
家子中武科視篆來毗陵予習其爲人退然儒生言若不能出口
溫慈欵懇望之知爲仁義之容而喜爲詩其詩步伐進退森然如
兵家之有紀律才氣奔放則又如鉅鹿昆陽之戰虎豹懼慄而非
啞啞叱咤者比詎非以溫柔敦厚之旨而爲威猛壯厲之聲者乎
予嘗恨筋力柔脆不能挽強執銳爲國家出死力使有功勞足
紀然今天下晏安無事如視公者且卷甲臥鼓日優遊于賦詩飲
酒之間夫古來名將舉科目者少惟郭子儀狄青令狐挺諸君則
由武科成大功載在史冊視公雖幸際承平得賦詩飲酒以自娛
有時意氣勃發抵掌而談兵事如矢石交乎前金鼓奮作使人掉
魂搖魄舌擣不能下然後知視公退然儒生乃蘊蓄以厚其勢而
他日爲郭狄諸君所爲不難也視公詩甚多今就視篆後詩梓爲
一卷屬予爲序故不辭而序之如此

掃眉集序

世之論詩者莫不怨于婦人故一脫口往往輒可傳然有謂才非婦人所急故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詩亦言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蓋謂婦人之道如是已足也然觀十五國風孔子之刪而存者婦人之詩十居六七豈孔子昧二經之所云古者自工商婦人無不讀書識文字故詩亦婦人常事與中饋等耳或曰孔子縱不廢婦人詩意必婦人有奇節者借詩以傳其事乃所錄皆求桑采芣芣雜佩蓄旨諸細事此平常無奇凡為婦人者可能似無關於教化豈孔子端取婦人之能言乎不知婦人之能言孔子所取也于能言之中勿悖乎二經之旨則孔子用教之微權蓋平常無奇婦人之常道以奇節自見即為婦道之變故當世如其姜者當不乏人而孔子僅存一其姜亦不欲多載其事使後世爭效之也予向聞姑蘇趙氏女能詩辛亥秋歸予得盡閱其彙近與予唱酬又得若干首合之題曰掃眉集氏能佐內政凡絲麻酒食米鹽凌雜莫不井井有調理其于詩也亦止如雜佩蓄旨細事居多性不喜香奩

詩愛岑參孟浩然李白諸家詞則宗陸放翁辛稼軒嘗薄李易安為人因不習其詞先是有豪家投金百鎰計令背予約氏不可旋威脇其父禍幾不測氏截髮以誓乃免氏為人大略如此氏詩好深匿嘗曰婦人詩即傳後世多置繙流羽士之末欲如孔子列于經固不可得奈何處非其地若此予願今之選詩者于婦人寧不用恕弗使竝繙流羽士貽巾幗羞也因并載其言為序時壬子閏

七月三日

仙舟集序

孔子教弟子學詩曰詩可以羣羣之為義莫切于朋友三百篇如雞鳴風雨杕杜飲食諸詩莫非為朋友而作千百世後玩其詞旨可以知其志之所存春秋時列國聘問往來僎使皆歌詩以見意然皆取古人詩歌之未嘗自歌其所為詩夫詩以道性情之物乃必借古人之性情以為性情予嘗咎其性情之未至也三百篇而後情深于朋友者莫如蘇李故說者謂河梁執手可繼雞鳴杕杜

之遺自是以迄建安則朋友之詩日盛至唐益不可勝計矣然求其有合于三百篇固不易得卽如蘇李之可稱亦戛戛乎難之嗚呼豈詩之難工邪抑朋友之交未能如古人故性情之際亦有難言也荏平王給諫北山素好客于客亦不輕許可獨與賀子天士定終身交雖弟昆不是過天士因哀其與北山酬贈宴餞遊覽諸作爲一編名仙舟集屬予序予翫其詞旨纏綿委婉可謂極友朋之樂予向以後世交不逮古故作詩之性情不屬而詩卒不工今觀北山天士所爲可以羣者非乎或曰詩如谷風亦不可云全交也不知交道之難自古爲然古人不過偶形篇什以誌慨若今人則刺不勝刺矣以頽流壞俗之時北山天士交勗以古誼形之詠歌使流傳後世見者皆以爲有雞鳴杖杜之盛而無谷風之衰豈非交道之大幸而卽詩道之大幸哉北山昔遊江南命予序其集予每于其與天士唱和諸詩畱連久之今閱仙舟集益知兩人相得有在尋常知己之外者其名集取李郭同舟義詳自序中毋俟

予述其事爲頌也

甯波董翼子缶堂詩集序

予少治三百五篇詩守傳註以爲科舉之學然按之載籍所引于傳註多不合卽四子書已然心竊疑之及讀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恍然曰傳註之詩未必卽孔子所刪之意卽四子書所引亦各自爲志意不必盡合三百五篇之詩後世詩日就淺薄止求工于體貌聲律以爲詩之道在是故其志不待逆而自無不知由斯以觀詩之義類淵廣易逆者志淺不易逆者志深予不咎後人逆之不當三百五篇正以不易逆益其妙也董翼子聞而歎曰昔元次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喜尚形似祇可施閨房不可見士君子今日舍沿襲形似則無詩妃黃儷白讀者不知其情之何往欲動人歌哭胡可得此其人志且不屬又何論易逆與難逆哉因出所著缶堂詩乞序吾聞四明諸君子近尚經學設講席朝夕切劘闡發先聖賢微言奧義六經各有著述求足以傳世久遠

子嘗欲操舟一造其地吐其胸中相與質疑問難今與子至得稍叩其所學洞然有原本然後知與子于詩特其餘事世第以詩人目與子非知與子者雖然詩之爲學卽經學由與子詩以觀與子經學所至其易逆難逆之故當必知之卽謂之詩人何歎乎三百五篇惟周文武殷湯之詩其辭雍容廣大此外則憂傷感惕之意居多然使人情勃然發動率在此與子貧不能葬親持故人札來遊江南以冀一遇讀其思親詠懷諸什未嘗不潛焉出涕也

學文堂文集卷三

學文堂文集卷四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

序十一

岳邁亭詩選序

予嘗經湯陰爲岳忠武故里入其廟徬徨捫拜惟謹已而發憤懣淚簌簌欲下若非慟哭莫可已詢其子孫甚昌而散處于四方者尤多吾友邁亭其裔孫也嘗語邁亭凡爲人子孫有幸不幸祖宗而賢則交誇之不賢則交嫉之其不賢者卽有賢子孫人且以爲惜其賢者雖子孫非聞人見者猶將歛歔愛敬況乎能自豎立者而邁亭則舉進士能詩又嘗好游足迹幾徧天下所至輒有詩詩累千百首今刪而存其若干首邁亭詩選屬予敘予惟詩之爲道發乎性情而性情非無自而發昔晉公子在外十九年如齊姜二十乘季隗十二年以迄懷嬴五人皆爲奇遇而楚子獨稱其備嘗艱阻蓋公子之意別有在惟楚子爲能知之邁亭車轍所至凡達官貴人莫不折節恐後飲食餽遺累累不絕爲近世所難得

而詩不以爲誇恆有磊落不平之感知適亭寄慨亦如晉公子在
侘僚之外予其爲適亭之楚子乎雖然適亭中科目雖少摧挫有
聲于時又爲忠武子孫龍蟄乃奮大鵬六月息乃能爲冲天飛適
亭其姑待之忠武以武功著然觀其所作謝講和赦表移僞齊檄
諸文正論危言立身事君之道以盡可爲千古龜鑑適亭賦詩之
暇一取反覆之其必知所勉矣

奚蘇嶺郡丞知津堂詩集序

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
入楚楚由是兼并江黃東向爭盟長其後蘇子瞻官其地流連興
感作赤壁二賦而子由快哉亭記亦極稱黃勝予足未至黃每讀
春秋二蘇氏集嚮往久之十年以來得交黃人杜于皇詢其山川
風土按之昔人之言有合有不合于皇向予道黃之能詩者有奚
蘇嶺先生予因歎黃不徒以向者之可稱復有詩人足增重也壬
子夏蘇嶺來丞吾郡以詩問序于予予既喜識蘇嶺讀其詩又信

于皇之言蘇嶺嘗與予論詩喟然曰三百篇十五國皆有風楚獨
無風豈楚爲孔子所擯故若此予謂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
有爲者惟楚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二年返
魯在外十四年半居陳蔡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君臣流離
孔子奚取蓋二國楚屬也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
之楚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意可知十五國雖不列楚風而
漢廣江有汜諸詩特錄之二南之內未必非孔子微意也蘇嶺聞
予言則大喜曰吾楚人數千百年所遺恨者今得子言以釋矣予
因告蘇嶺三百篇而後屈原宋玉之徒雖變詩而騷皆足繼風人
之遺至于唐楚詩極盛而稱首則杜少陵使得遇孔子刪定其爲
風爲二南皆不可知以屈宋少陵之不能無憾于此者又爲蘇嶺
憾之雖然凡人詩文之傳實其人能自傳而無藉乎他人之傳之
世無孔子則吾爲其可傳之實以待歐陽永叔云至寶潛乎山澤
之幽其精氣光怪或發于當時或發于後日糞土不能銷蝕必有

知而寶之者他日語于皇當必以予言爲然矣
介石上人詩序

嚴滄浪以禪論詩大略謂漢魏晉盛唐爲第一義大厯以還爲小
乘禪晚唐則聲聞辟支果子謂禪固不可以論詩或以論釋氏詩
則可然又不如以詩論禪竊見世號爲禪者類爲侏儻不可解說
之語以欺世而世之受惑者以爲此從悟得不解固所以爲解夫
古今無異理佛教雖殊未有不可解而可云理者而介石之論禪
則無不可解其論詩一如論禪故其詩意境超越若遠若近不屑
屑規模古人以與予居同里嘗持以相質且屬敘之或曰子不喜
佛而獨與介石游何居予應之曰韓昌黎闢佛而樂交大顛歐陽
永叔作本論可謂極其排斥而未嘗不稱道祕演之文惟儼之詩
孔子曰樂道人之善又曰不以人廢言蓋以此也嗟乎祕演惟儼
之詩文已不傳矣得永叔文而如以傳今介石之詩足自傳無藉
予言予願讀介石詩者知介石之所以爲禪也

周雪客秋水軒詩序

錢虞山論中州詩特推高子業與何仲默王子衡竝稱子業與何
李生同時而名不著使何李能振之則成名奚難穀梁子曰心志
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予未嘗不嘉虞山而笑何李之隘也十
年前得交周櫟園先生見其殷然下士不啻飲食之于饑渴人有
片言足採無不許可虞山之表前賢櫟園之好引後進交歎之雪
客櫟園令子也能詩其詩格迴拔追唐人而上吾友汪舍人序之
詳矣蓋中州詩自仲默子衡子業外迄無定論明三百年所得不
過三人如其難今櫟園雪客竝名于時且在父子一室中州之
詩其難易不一變乎櫟園先生存日謬以詩古文見推屬予序其
文彙又命作讀畫樓詩又命作賴古堂藏畫記飲食燕笑更唱迭
和意謂長有此樂無何而先生竟以死雪客又持秋水軒一集乞
序于予知交兩世悲從中來不自知其詞之云何矣

華鄂堂詩序

吾郡通守林天友手華鄂堂一編屬予敘予歎曰旨哉天友之所
以名詩乎天友與伯氏郎山友于素篤事親孝嘗聞其家居時罹
難郎山天友皆被盜執潛匿毒溪峻嶺閒天友念尊人樞部公喪
未舉不可竝嬰不測且郎山未舉子尤不可畱毅然身當之郎山
得聞道亡歸而天友益被桷掠瀕死郎山既歸號呼于故人蔡方
山得千百金計脫天友今集中所載憂痛篇述其事也棠棣詩曰
鶴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信惟郎山天友無忝是
言亦惟方山始不爲詩人所慨乎三百篇非惟棠棣爲善言兄弟
十五國風託始于二南賢周召之能兄弟也周公治陝以東召公
治陝以西當日治化所被載之詠歌者具在迨世風日降角弓興
刺而詩欲亡今郎山治堯天友治吳其治蹟略相同又各工詩有
得乎風人之旨今日詩之所以不亡者非郎山天友是賴乎或曰
天友詩多矣子何獨于是許之予曰語有之根之沃者其葉茂三
百篇有忠臣孝子昆弟夫婦朋友諸詩以爲之本其他登臨贈答

燕餞之屬皆附以傳故予嘗于近世詩家見其哀然有集而中無
有關於倫理教化者舉笑其無本雖工如古人亦不足取予修郡
志見職官自太守而下有功德吾士者不可勝計獨以詩文名則
寥寥無有于別駕得一王道思道思政蹟不具論當時獨與邑先
達唐荆川先生友善刻遵巖集荆川序以行百餘年來始得天友
以繼予媿文詞覲繭不能步趨荆川徒效荆川序道思以冀廁名
爲幸徒足爲後世所哂而已

明四家詩鈔序

邵子湘選李獻吉何仲默王元美李于鱗四先生詩十八卷刻板
行世屬予爲序予嘗讀鄭氏詩譜見其論風雅正變極詳蘇氏復
推論之以爲周之興也積之者數百年其詩發而爲正其後也敗
之者亦數百年其詩乃不能復其舊而謂之變此其說因時爲正
變雖未盡當論詩而以是律有明一代詩則往往有合明承元詩
極敝之後有劉伯溫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袁景文諸君

振興其學嗣是弘治正德閒則有李獻吉何仲默邊廷實徐昌穀薛君采諸君嘉靖萬曆閒則有王元美李于鱗徐子與吳明卿梁公實宗子相謝茂秦諸君此明詩所由正也迨鍾譚者出而一變雲閒諸子意在挽救未免以沿習之陋至于濫觴而又一變明詩諸選惟雲閒一刻實爲稱首然其意在尊七子故病其拘錢虞山列朝詩出兼綜博採成大觀矣而又病其雜雲閒尊何李虞山則力排之夫何李胡可盡排也雲閒之尊何李是矣尊之過而至于濫觴沿習則不如不尊猶愈大抵雲閒未出不必獨尊何李何也尊何李恐流爲雲閒雲閒既出可獨尊何李何也人知雲閒之弊必不復流雲閒此子湘所以毅然以四家爲定論與或曰七子不過一時之論七子外豈盡不佳七子中豈盡佳予曰子湘言之矣首燕者北其轅適粵者南其轍四家者至漢魏唐之轅轍也旨哉斯言雖然詩患不能至漢魏唐而予反慮其太似摹擬酷肖不過爲古人奴隸供古人驅使已耳譬如畫西子之容雖甚美而性情

不屬優伶起而笑之曰不如我之能顰笑將能爲顰笑者遂得西子乎惟日遊泳古人中取其神明以生變化蘇李之前無蘇李蘇李之後不必復有蘇李特立獨行卓然成一家言使人不得執名之曰似漢魏似唐如是則無非漢魏無非唐今四家詩行世子第願以之爲門戶以入由此而至堂奧復不以堂奧自止遊焉息焉出入無不自得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又何唐何漢魏何風雅正變天下後世當必以予爲知言也矣

蕭子北闈詩序

蕭子分校北闈與同考諸君唱和爲詩至撤闈成若干首示予乞序予嘗閱歸田錄載歐陽永叔與韓子華等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鎖院五十日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自言羣居終日眾製交作筆吏疲于寫錄閒以滑稽嘲謔形于風刺往往哄堂絕例子未嘗不歎爲盛事而議者以爲鎖院非平居讌集唱酬地人臣奉命試士當以得人爲重滑稽嘲謔夫豈所

宜子則曰有歐陽永叔爲試官則皆無病也人患無知人之明明足知人卽詩歌滑稽何害不足以知人雖日孜孜汲汲盡心于文字之間而冬烘頭腦每每貽笑于人世今蕭子具永叔之才所拔皆一時名下士亦偶以其暇爲詩固不得以議永叔者議之且蕭子之詩非徒以自鳴得意也或以紀文章遇合之奇或見士子議論勃發有關於人心世故輒有所感觸或因主者嚴忌諱棄賢士則形爲歎惜予讀至此不禁掩卷泣下昔劉蕡對策譏切時政考官馮宿等嗟伏以爲過古晁董然卒畏罪不敢錄李郃以河南府參軍入試上疏請旌雖未見納而蕡與郃之直聲且徧天下今天下士不幸如蕡者雖有郃亦不敢抗疏涉嫌蕭子特以其詩寓低徊太息之意亦迫于其中不可得而已也予故嘉其意而又有同慨焉

內監馬公詩序

予戊戌入都得交馬公至其家見圖史列架上凡數百卷竊訝公

固讀書者踰三年再至都公出詩一卷示予乞序予又訝之及披閱見其詩坦率無鉤棘聲韻諧叶又訝之乃作而歎曰知公亦不易哉公故明司禮監太監也公固宜讀書能讀書何不可爲況于詩嘗考明宣德時吏部于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內教內侍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正統初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等官教習後復增修撰編修四員景泰中命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自此內官皆以讀書識字爲尚不待內府教習爭自奮于私家以冀進用公生萬厯末年喜讀書卒因此見用于朝今雖時殊世異猶得以白髮餘生優遊丹槩宜其詩之老而益工也雖然公固不忘祖訓者高皇鑒漢唐之失不令公等讀書識字不干預國政至宣宗始變制故後日卒有劉瑾魏忠賢之禍公與忠賢同時以公之才詎不能邀歡忠賢以爲羽翼乃退然自守一無冀幸第以其讀書所得寄興于詩詩卽不工亦當取其意傳之後世況其工實有可傳者哉張元忭爲修撰教習內

書堂時取中鑿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以爲補救以公爲人觀之卽生其時亦何藉有此羅圭峯爲內官白江傅容御馬監李羅撰誌銘人竊非之以爲卽銘亦宜微文風刺昭示令典不宜從諛使後世無戒今國家不用內官無事過慮雖然江河日下天下事有未可料後世安得盡如公者則或者之非圭峯未爲無見而予之援引明祖訓及元忭所云亦不宜偏廢也哉

序十二

闕

序十三

贈濟寧州守某君序

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濟水大凡也按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禹自其見處導之自沅而下則伏矣及東流爲濟濟乃沅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于河又伏于地矣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

于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于荷既至于荷則常見而不復伏由是東北會于汶又自北東而入于海而濟水于是乎終君之始仕也殆如王屋之始見乎及罷也則沅之伏矣再仕也則東流而爲濟乎再罷則再伏矣再仕則溢爲滎乎三罷則三伏而今三仕以守是州也則至于荷矣自此而會于汶入于海君其可易量哉夫天下之水分行者少惟濟勁且疾故能出入地中由入河辨之濟清而河濁由爲滎辨之濟流而滎豬以君之節而才敏其所爲之政隱德之及于人而不可見者又如水之有伏也至于條分縷布則若者如入河若者如爲滎州之人固皆能辨之濟雖細爲四瀆之一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以獨而尊也君升沅仕路之間介然不阿亦可爲獨行人矣故雖屢擯斥卒得刺名州布善政詎非若瀆之可尊邪易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蓋云所畜既大宜食祿于朝以濟天下之艱險若涉大川然君守濟余緣濟爲言亦猶是也夫

贈江南布政使公序

嘗攷禹貢田賦各以地爲差次其時天下蓋分九州如揚州則田居第九賦居第七雜出居第六等所云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是也揚州之域最廣大若今江南浙閩江右東粵皆是以今較昔是數地者天下財賦幾盡矣豈反在冀豫荆青與徐雍之下哉雖然古今不可同者勢也自漢唐宋迄于明賦法代各不同我朝一仍明制天下稱便以今天下之賦而論江南甲天下江寧蘇松常鎮淮揚七郡又甲江南以甲天下而蘇松常三郡又甲江鎮淮揚四郡之閒苟今日欲如禹貢分疆計賦非惟揚州不可置七等之列卽揚州域中之數郡已足居九州之上矣豈非古今之不可同者哉又攷周禮以九賦斂財賄爲太宰所掌其大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悉理財之官皆天官屬也今則內統之司農外分寄之布政今司農非猶古太宰乎大府所掌則貳太宰卽與今少司農等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以受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

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若布政一官歲以所入貢于司農而撥餉之費雜項支銷之費亦得主頒賄焉其職與大府又將毋同司會逆郡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入要貳今版圖掌之布政凡守令錢穀之考成咸主之布政一官今日與司農相表裏在昔卽太宰天官之屬矣顧不重歟布政之責旣如是其重而七郡之賦又甲天下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不理勢有必然自公來莅我吳賦無虧額國帑日以充盈司農無仰屋之歎夫公固七郡之藩司也七郡之賦旣甲天下公若合天下之賦司之宜 朝廷仰賴于公出尋常萬萬也邇年以來海內晏安兵革不試一切內外諸費務從節省其欲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在今日始公之爲藩也適際其時余知 國家自此有九年六年之蓄漸可至二十年之通禮曰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非公孰能致此哉 贈浮屠師慧蒼彈琴序

人苟能志專而力固漠然無所營于世嘗得其寬閒之日求工于一技其技必足成名于人而傳後日吾儒學孔子之道者多矣孔子之道本易知可行而人卒有未至者當其學之始卽汲汲有求榮之心又紛紛于世故日不暇給豈非其志有未專而力有未固邪浮屠師慧蒼少敏而喜學凡其師說之所傳無不熟曉又以其餘工學琴客遊晏處未嘗一日廢今其年六十矣去其初學之時已四十年以無營之心而得寬閒之日又其志之耑歷四十年之久非力有甚固未易能宜乎其技之工也嗟乎慧蒼苟易其專且固之心而學孔子之道吾豈能測之哉惜拘其法不能變通而第以其琴名于人也

贈周子序

京師與周子相朝夕嘗向子求所以爲文之法子往見曹峨嶠序周子文曰富貴爵祿天所不甚愛惜往往不擇人而與其爲賢者固多而不肖者復不少其所兢兢吝惜不肯輕畀者獨惟文章予

且讀且歎何其言之有當于余心也旣而思之天豈能以文章畀人乎曹子之言過矣今夫日月雲雷風雨山川蟲鳥花實天之所以畀人者皆文章也工于文者得其意皆可爲文章非工于文者則見爲日月雲雷風雨山川蟲鳥花實而已苟曰舍是而天實能以世之所爲文章者畀人豈理哉然周子曰惘惘焉孰是數者而求又有所不可俟朝宗論畫曰山水者天下之神氣也其始必日見山水羅而致之几席之間以蓄其氣其終當遂無山無水以吾心之浩浩落落者與之爲一爲文之道何獨不然周子試多聞見以廣其識博古今以純其學養其氣以充乎其中隨遇而觸浩乎有得油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後發之于言必磊落宏肆而一規于道亦安見天之吝于周子也周子多技能凡隸書篆刻無不名聞于時苟易其技能之心而爲文亦可畏也矣哉

贈王太守序

昔盛王善其治于天下莫不由重郡守之任重其任則益耑其權

自州郡權輕動有牽制不得逞其所爲至不違職業者有矣漢宣帝懲其弊還州縣之權遣吏按事郡國不過風雨災變長安吏鬪殺橫道亦過而不問蓋不欲使事外之職侵郡國權也是以趙廣漢張敞黃霸龔遂尹翁歸之屬皆得一切便宜從事而爲上者賜金增秩褒崇之使鼓舞勉爲善治我朝鑒于古法重郡守之任邇年來巡方罷遣近又恐監司得掣其肘司李得侵其權槩行裁斥且詔書屢下委任切至而賜金增秩之事亦往往而有今郡守之權幾與古竝重然則爲郡守者將惟重之是榮抑勉爲漢代諸君子以不負重之意也予又觀當日扶風渤海潁川諸郡皆俗敝而吏黠故治最難而功名亦最著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毗陵襟江帶湖往來屯戍之師絡繹不絕廚傳輿櫓橐橐櫛之需日懼不給而百姓賦煩役重窮困無所告訴寬之則缺上供急之則傷民命數年間米穀委如泥沙田夫終歲辛勤所獲不足供長吏之庭筆楚桎梏纍纍道途昔之日以有田爲樂者今莫不以爲

憂所爲俗敝孰甚于是而爲胥吏者方且乘人之危巧蔽官府耳目多科橫斂無所顧忌媮衣而美食僕妾盈室酣歌恆舞之聲達戶外人以爲常不足爲怪道路聞之不敢竊議有竊議者以他事中之不死亦糜爛乃止結黨援樹聲氣十百爲羣呼號相響答所爲吏黠孰甚于是嗚呼彼昔之所爲敝且黠者未知其至如是否也我公莅郡所以體恤休養之方備至所以整飭胥吏者無敢暴橫如昔日第思積習久則勢難遽返苟爲上者以爲苟安任之必足敗其前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以永終譽非吾郡之人所望于公者乎漢時侍從左右之士如中郎大中大夫博士以上必補外任試以俗敝吏黠之地使治效昭著然後入爲九卿今國家旣重郡守之任安知不更倣而行之此又吾郡人所望于公而豈徒以賜金增秩爲足慶也哉

贈堪輿萬太和序

不必然之事而以必然信之則愚或然之事而以必不然信之則

矯所爲必然而或然者莫如堪輿之說矣以既朽之骨而望其與
人事相呼答此必不然者也然近世葬其親者或憑鬼神以自神
其吉凶禍福之事亦往往有驗此或然者也人子于親其心無所
不至必思無憾于其親而後已雖或然之事未嘗不以爲必然而
信之特其信者非必惑于吉凶禍福之說也孔子曰視死如視生
視亡如視存今夫親之存有不欲安其室居者乎有不欲使臥寢
之地毋震恐者乎其臥寢之地必視其土燥而弗溼氣煖而勿寒
櫛櫪戶牖窗櫺檻除之際或爲雨雪之所入風日之所至水火之
所侵必葺而治之以寧其親此凡爲人子者宜然也及不幸而有
大故則所以寧其親者亦猶親存之有臥寢也孔子所云雖不揣
以此而此其大者于是堪輿之家正以善察燥溼寒煖雨雪風日
水火之故以佐其孝思則凡爲人子之有賴于堪輿家者如是而
已足矣卽堪輿家之所效于人子者亦如是而已足矣而予每憾
于世之爲人子者惑于禍福吉凶之說或淹其親而不葬葬矣或

偶有死亡盜賊訟獄之患輒咎其先人于是徙之再徙之俾十百
年旣妥之靈靡有寧處嗚呼縱可得福是子孫而以祖父之骨爲
覬覦冀倖之具也豈心之所忍哉予孳不遑丁未冬先君子見背
凡堪輿之家多所周旋獨江右萬君太和能不惑人以吉凶禍福
之說所言燥溼寒煖之故皆理有足據予長跼以請將以寧先人
嘗記先人存日其臥寢之地常以卑溼爲憂室居又苦崇曠每當
風雨窗牖莫能蔽則命小子以襪被掩之嗚呼予旣不能寧親于
生之日乃兢兢視窀穸以爲臥寢豈非計之晚而不孝之大哉然
苟于此不慎則罪將益重惟君能鑒予而審其萬全俾孝子之思
庶幾無憾君之賜豈其微哉故揮淚書之以爲贈

贈浮屠眞蓮百十二歲序

老氏好生釋氏好死非好死也其教主于空死生故若好也老氏
之教則主長生故凡起居服食稍可以衛其生者無不爲然而老
氏好生非惟長生者不易見或反以衛生之故致速死者比比焉

釋氏空死生故有割截燔燒無所顧惜視其身若與已無與而多有以壽聞于人兩者何相悖也至如真蓮者不特以壽聞于人且越于古今人之所為壽者噫何尤悖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吾儒之教亦空死生乎孔子蓋意主乎聞道以為惟聞道則可以夕死無憾苟不聞道其生也徒然耳若真蓮者吾豈能知之哉苟第以齒為尚也則尚齒之典先王已行之矣自六十以上禮遞有加至百歲者則天子就見焉若踰于百歲者則禮之所不及載以為絕少其人也使真蓮不為釋吾不知天子之加禮更當何如也惜乎釋也吾聞真蓮五六十歲時居嵩山掘土得黃精一斗服之又善服氣每晝夜不臥故今髮白而黑齒落而更生顏狀如童子豈反有得于衛生之術邪即云釋之為教死生第曰空之生固未嘗禁然亦任天可耳乃似衛生者之所為宜邪否邪雖然衛生之術老氏行之而不能自得者而真蓮得之未嘗不異也儻真蓮第得其衛生之術而于道無聞雖由百十二年而更進無窮亦必

為孔子所不取雖然真蓮釋也吾可以不責然觀昌黎送文暢之言責吾儒不以聖賢之道告之吾于真蓮又豈能無望邪

贈釋頂門募修文成壩石橋序
今世易動而樂施者莫若浮屠氏多或千金百金少數十金數金求者無已時施者無吝色且其意以為福田利益之至視乎人心之至誠稍遲迴強勉焉則不至且重以得禍也于是斷然決然與之無後悔設有人焉昌言于眾曰某地道路圯宜治橋梁壞宜治乞如施浮屠者施之應者寡矣轉而語曰此即釋氏所云福田利益也于是作而思轉輾而計曰庸有是姑為之于是應者十之一二矣又語之曰子試以施浮屠者千而百之百而十之十而一之亦未嘗不得福于是應者十之五六矣又語之曰子試以施浮屠者千而十之百而一之亦未嘗不得福于是應者十之八九矣又有人焉昌言于眾曰是誠善矣然而猶難吾能以分毫為之而分毫之得福亦千百等不惟富者無不應雖甚貧者亦必鼓舞喜躍

而應之然而有笑之者以爲千百所未必就者子欲以分毫爲之不待智者知其妄也雖然今試欲一人而出千金千萬人不得一也以十人而出千金則人各百金耳然而猶難若百人而出千金則人各十金矣千人而出千金則人各一金矣萬人而出千金則一金十人均矣十萬人而出千金則分毫未嘗不積而至吾郡之大豈止十萬人居水陸衝要四方往來之人又何止十萬人況富家大族之子以及性本好施者所乞止分毫彼必怒然不敢自安安見分毫者之果爲分毫又何藉十萬人始成也釋項門募修文成壩石橋又將治道路請文于余嗚呼汝浮屠也又挾得福之說以動人固知人皆信汝言而功立就也亦何藉予之有文哉

賀張邑侯新任序

循吏傳載龔少卿語曰治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少卿卒得便宜從事渤海大治太史公美國僑以爲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

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正所謂以緩爲治者然其稱孫叔敖則曰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民皆樂得其生似國僑諸人所治以數年數十年後幾之者叔敖悉得之三月間無難史遷表之爲循吏之冠豈非在此不在彼邪畏菴張公以汾陽名孝廉筮仕吾邑下車之一日卽怒然以斯民疾苦爲念大書所以恤民剔蠹之法懸于邑門一時百里內外鼓舞踴躍願有所白于公以迄畏憚駭懼屏氣斂趾莫敢造公之堂者更僕不能數是一俄頃間小民食德無已又何論叔敖所爲三月哉吾鄉蓋所稱財賦之區也邇年以來水滂相仍小民終歲勤動竭所入不足供長吏之庭然知好義畏官府法第視上人徵斂有法實無用鉤擿以爲能至若奸胥舞文巧蔽官府之耳目平時媮衣美食以翕赫夸于里閭此固數百年幽憂沈錮之疾不能旦夕起者我公莅官之始卽洞然如燭照而龜卜焉豈不難哉或曰人情莫不銳始而怠終

易需有孚光亨利涉大川彖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蓋以剛健之人能需必涉大川而有功公自此度其時與勢之所宜人與地所習布政優優馴以至邳隆之理予雖媿鄙不文更當爲公述之

贈緯雲兄序

吾宗其年半雪緯雲三兄弟皆以詩名若其爲人性情各有所近其年主和半雪主堅毅緯雲則能刻苦志不可一世嘗自歎曰孔子十五志學予年倍之而志未定有媿于聖人已多用是棄妻子去其鄉爲人教八九歲童子以糊口得肆力于古人書數年而學大進又歎曰蘇欒城有言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深于人見韓范歐陽之俊偉而後其觀爲大凡人足迹不越鄉里醯雞井蛙何足見稱于世奮然之京師亡何公卿爭致爲上客然緯雲固困童子試會近例納金爲上舍而長安諸公與緯雲交者多所餽贈緯雲銖積黍累得當以歸司農今且哀然應京兆試矣

予嘗見人之客遊者多流離失所甚至抑鬱以死其或因緣于父兄之故吏門生或介紹于當路操必得之勢以往究一無所得者不可勝數緯雲以布衣徒步一旦赫赫于京師取數百金如寄卒以成其功名可不謂有志之士乎哉緯雲嘗以近詩見寄屬予評點述交遊紀涉歷益知其志之所存夫詩非一日之故平日與兩兄切劘有素故其工力到此三百篇最重兄弟託始于二南所以賢周召雅之盛也詠棠棣其衰也刺角弓平王東遷詩可亡而亡以晉魏焉依猶存乎兄弟也今緯雲能盡弟道與兩兄唱和詩莫不和平溫厚有風雅之盛而無其衰其年年近五十尚困諸生半雪鬱鬱不得意去年嘔血死每讀緯雲哭兄諸作又未嘗不悲其志潛然涕下也

贈陶生遷居序

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孟子引其言而斷之曰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不知天下之變何常其事亦往往

而有吾于陶生之遷居益信陶生居頗壯麗貧不能守售于人而
所遷之室則甚隘或曰陶生祖父皆仕宦何遽至此予曰不然不
聞其先世彭澤先生乎彭澤詩云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詞生平
不肖爲五斗米折腰及一饑之不忍遂乞憐于人何其悲也史稱
陶公珍奇富于天府茂爲五昌守去潛僅一再傳卽至瓶無儲粟
敗絮自擁豈非盛衰有不可知之數卽一人而初終有殊何況易
世子故不以爲陶生病也且夫天下之物何者非遷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皆遷也然日月江河不以遷而異其質今子必守吾
不可遷者勿以窮變節勿以愁苦棄詩書且益發憤思有以見用
于世昔桺宗元賀人失火以爲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今子之遷居
安知不亦有以相之哉易剝而復子其勉焉可矣

贈吳先生序

鳳凰翔于千仞之上羞與燕雀爲伍能高而不能下神龍則有時
而爲蜿蜒豪傑之士亦然昔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新野縣

街卒荊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官以仲山導騎巨卿見之驚捉臂
曰子非孔仲山邪吾昔與子曳長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而子懷道
隱此仲山曰侯嬴甘心賤業晨門肆志抱關豈爲鄙哉巨卿勸縣
代之仲山不肖去仲山豪傑士不羞爲僕役之賤孔子曰老子其
猶龍乎知其說者可以觀仲山矣而予于今日復得吳先生先生
向爲諸生有聲于時國變後棄去諱姓名爲人傭書以養母有當
路者具幣帛招致之不可得會葬故人某閒關數百里假卜筮取
資以達與徐孺子齋磨鏡具何異予嘗仰其高風時時與之遊每
當飲酒閒觀其議論勃發大者有關家國天下細至米鹽凌雜無
不娓娓有條貫若與之談神仙鬼怪之物尤浩乎無涯若可畏予
獨怪世之稱高士者胸中無一古人書又不達世故每勦襲浮詞
顛趾悖畔而不覺自謂聲銷影歇無關於世幅巾方袍高自位置
以自別于流俗及迹其生平多委瑣齷齪不足道識者固已非笑
之夫深山窮谷之中其爲離奇之木亦何限而松柏獨挺然霜雪

閒者以其有真性存也苟性不真雖松柏必與樗櫟同朽腐嗟乎如先生者以松柏之性而得猶龍之學者邪先生名氏不欲聞于世會居九龍山嘗自呼曰九龍叟予故以龍之說爲贈

贈楊子序

楊子貌陋而兀里中罕與交者予獨揖之坐聽其談論其胸中能貫穿史漢之言尤敬愛之昔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鄭然明貌不颺立叔向堂下叔向執其手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蓋凡賢豪相遇之故不徒在語言容貌其精神所感彼此恆勃勃然有動于心故或聞聲而相思或立談傾蓋而如故況乎兀亦何病于人哉莊子言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皆兀者也一則曰從遊甚多與孔子中分魯一則曰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一則曰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有桎梏天刑之論而司馬遷則言丘明失明而有國語孫子贖而論兵法是故形體之完缺不足以限域人而人之著書立說反有藉此以成名者特所缺有大于形體則昔聖賢

鯁鯁然慮之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莊子亦言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今天下不兀者何限有能如子之胸中者乎使子不以憂饑寒亂心得大肆力于古人之文則左丘明孫子所爲書皆子可到而何兀之足病昔伍子胥魏武皆英雄也乃重帷而見公子光牀頭捉刀以代崔季珪雖其意或別有所寄而子未嘗不竊笑之今子坦然任其兀而無所諱卽更曷鼻魑顏睥目皤腹子之可貴者自在又何必日皇皇焉謀所以濟醫藥哉楊子曰然吾今而後謝醫卻藥以保吾兀乞子書其言置座右遂書之爲贈

贈楚中朱尊樓進士序

自詩人作崧高詩後世俗之子見人致富貴輒歸美山川之靈子謂山川非一人所私有未聞居山川之地者皆能致富貴且何以處未嘗有山川而卒富貴者今天下言山川之雄美者莫如楚宜楚人無不可安坐而得富貴乃國家三歲一試士舉解額者止

數十人第于春官者或止十數人或止數人蓋如是其難等樓固
貧士能刻苦讀書困博士弟子員幾二十年顛毛種種白始得一
第然後知等樓之取富貴者以學欲以山川之說屬之宜不任受
也夫制舉業之足困人也久矣人所稟者才智至此皆束縛而不
敢逞既非若漢儒之以經義治事又不若宋儒註疏可以發明先
聖賢之理及談經濟悉空言無補實用即能發明先聖賢之理經
濟實可見之施行而世所傳王唐瞿薛者已度高閣未聞其言有
益于天下後世也當其應制科之時則必孜孜矻矻若將終身而
後得與乎科目之數稍易視之鮮不顛踣以至老死爲可深歎然
而士君子幸由此得與科目謁選有長民之責向吾所談經濟正
于此焉見蓋學術治術取士者或視爲兩途吾則無二道孔子曰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之不可分明矣苟徒以此爲譁
世取寵之具則豈足語于士君子之林哉或者聞之笑曰世有不
必如子言學而未嘗不得科目居官不必有經濟而未嘗不可至

大官然則將何以名之予曰噫無已仍以山川之說歸之特恐山
川亦不任受奈之何哉因書其言以贈
贈丹陽孫岸登序

岸登精數學截銅如掌者五擲地審其向背開闔之故言禍福輒
驗叩其傳曰吾先世貽鈔本書一冊偶習之而莫知何數也予曰
噫五之爲義大矣哉五陽數也陽之數奇奇主天而其義則爲土
土爲中氣故居中中沖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聖人則之畫卦得
中則吉不得中則凶是故圖書皆以五居中然五居中而一居下
萬物發用在中根菱在下故天地雷復在中鍾律元聲萌于黃鍾
之管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此數之起于一而一之用所以由
五而神也岸登既得其微而不言其所以然之故吾無以測岸登
嘗見岸登爲顧孝廉衍數曰家有一物而鬼憑之象居中爲土而
火位乎南是土質而火成者隨得一瓦缶擊之如故愈擊愈牢固
向橋柱奮擊之投之河是夜居人間鬼哭岸登之數率類此因書

之爲贈

贈張古迂序

皇甫謐作高士傳自巢許而下盛稱披裘翁翁爲吾邑人相傳南郭茶山路卽不拾遺金地予每過輒低徊久之謝龜巢先生元至正閒隱居芳茂山爲有明三百年所推重是兩君者吾邑高士之最著者也披裘翁惜姓氏不傳其行事亦不多見龜巢則有振興絕學之功他如變俗喪非禮表鄒忠公墓釐定毗陵志書皆卓然可稱夫仕隱無二道易漸上九旣漸于達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觀上九可以肆志矣子又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期盡乎己而被乎物豈獨仕爲然于肥遯之士亦有責焉古迂張子今之龜巢也爲人好刻苦渾渾不露圭角喜習宋人理學諸書亦隱居芳茂山凡遇時事之得失可喜可愕輒發爲詩歌以寓其抑鬱不平之感士君子得志則行其事不得志則託之言其救世之念本一非必聲銷影歇漠然無所與于世後爲眞隱也方茂山

距城三十餘里以古將軍曹橫葬此又名橫山予聞名將葬處嘗有劔氣夜彗星斗遇陰霾輒閃閃有戈甲聲子居其地亦曾有聞見否乎登高而賦一詩誠不知子之寄慨何如矣

序十四

贈宗姪象采序

距吾邑五十五里曰芙蓉湖越絕書曰上湖寰宇記曰五瀉水陸羽曰一名射貴湖廣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于軒戶皮日休陸龜蒙與魏不琢日載酒賦詩其中嘗由此往來震澤名其舟曰五瀉舟凡山水偏于通都大邑則遊觀者眾雖培塿勺泉得名甚易若在人迹罕經之地非有文人才士流連其閒或著爲詩歌傳于世卽名山川亦多致湮沒爲可歎也象采家湖上工詩自名其詩曰蓉湖草兼以畫自娛凡湖之所有皆可羅而致之畫以皮陸振于前而象采繼之于後語云相得益彰其在是乎雖然皮陸以詩名而畫不著惟王右丞則詩畫竝傳而議者猶以不自引決

于開元天寶間爲右丞憾今象采布衣芒屨日與田夫野老耕田種桑柘採菰蒲芟芟之屬以休其餘閒較之右丞爲何如乎志載晉內史張闔之令百姓負土築堰欲令湖水注具區以其地爲田功未竟至宋元祐間居民因其舊增脩之遂爲沃壤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內史祠有無已莫可考象采課耕之暇慎勿忘所自也

贈華繆二子序

無錫華恭玉江陰繆朝陽從遊于予有年質疑問難不少休予無以益二子而二子嘗有益于予予以學文名堂終身求爲弟子惟恐未盡豈敢遽爲人師乃二子獨皇皇焉若非予無學者二子爲諸生負才名每試輒冠軍自視顧欲然能下嘗見今世浮薄之士稍習章句能爲制舉業之文卽高以自命視世莫予及不肖復稱師于人而所爲師者亦不過教人以章句爲制舉業昌黎云師以傳道徒以章句爲師故師道至今日而不尊漢儒重明經守師說

爲耑門之學國家有大事各以師說對如張禹魯伯之于施讎鍾興之于丁恭一受爵不忘所自必舉師所授爲言可謂盛矣然以耑門之故至黨同伐異各相牴牾則有所不可孟子曰道若大路然師固不能有私于弟子乃弟子必各私其私以爲道果可謂之道乎哉二子旣師事予若徒以章句制舉業亦于予何賴予與二子必以道其勉經者載道之器經明則道在是且必去耑門立異求其道于大公至正如孟子所云願二子交相勉也華子之先有孝子寶繆子之先有忠臣西溪公昌期其行事赫赫天壤吾人求道莫大于君親二者二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贈崑山殷性源序

吾儒讀書窮理于理之可信者信之不可信者斥之獨形家之說則使人疑與信參史稱陰陽術拘而多畏惟拘則畏畏則疑昧者貪莫可知之福慧者懼不必然之禍致死者之骨數十年不就窳窳嗚呼仁人孝子所爲飲泣傷心是疑與信皆無一而可也雖然

吾儒可信者莫如六籍易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書大相東土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禮辨正方位周禮春官冢人嘗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墓大夫嘗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而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地理之說蓋已久矣司馬溫公朱元晦程明道真西山蔡元定陸象山吳草廬諸子皆信其理著有成說悉能原本六籍或亦偶言禍福然大要歸于人子敬慎誠信速葬其親而止非若後世庸師俗巫詆毀聚訟凡爲一說以葬人之親者皆使人之親不得葬者也噫殆不忍言矣溫公云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自王公以下皆三月今人往往久而不葬或曰歲未利或曰未有吉地或曰遊宦未歸抑貧不能辨葬具至有棄親柩不知其處者此言葬不可不速也程子云孔子言古者不修墓非不修墓也蓋必誠必信葬時豫爲一成不動之計耳蔡文節云人子德不修徒責效祖宗遺骨朝移夕改悖逆不孝之罪適足取譴造物此言葬不可易改也嗚呼今之人子鮮不蹈此弊非皆以拘畏

之故使庸師俗巫得乘閒以伸其說哉夫古之人通于術者如庖羲之于卜神農黃帝岐伯之于醫容成大橈之于陰陽皆神聖開天固邈焉莫及卽如史家所載若君平季主長桑越人之流亦未易數觀況今世之爲形家者揣因之爲利舍禍福則無以感惕人其人類皆中人以下不能多讀書明理其不足信無論予以先大夫見背留意堪輿之學近交崑山殷君性源見其坦懷樸貌形家言靡不貫穿而無有牽拘舛鑿之病故爲予所深信而無疑若其成效則如雲間之王氏玉峯之徐葉氏皆舉高第至大官十數年閒悉與其言相響答雖然予之與君相周旋非敢覬幸于此子思曰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予誠慮附棺歸土之際或有不誠且信以致悔故于君有厚望若夫欣之以福怵之以禍非君所恆言亦豈予之所樂聞也哉

贈相士諸遠子序

士君子仕則其道行不仕則其道隱而有志之士雖不仕恆欲委

曲以行其道故往往託之方術之間嚴君平隱于卜恆假卜以救世故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太史公引其言著之列傳使君平得時而用何讓耕莘釣渭之徒藉以卜盡君平則失之矣相術亦然昔趙孟語偷而穆叔知其將亡單子視下言疾而叔向決其不守屈瑕舉趾高而鬪伯比信其必敗彼穆叔叔向鬪伯比諸人特未嘗以術名耳苟趙孟之徒聞其言知所畏惕勉爲善士後必不至于敗亡然則相術之可以救世于此略可見矣自來相術有驗者如公孫敖之于叔服二子以爲豐下有後日者之于英布以爲刑而王也若姑布子卿之屬著矣而于所以救世之道卒未之聞故無甚足取予近識武林諸遠子則異其爲人遠子以相術名者也恆不遽與人談相先述古今善惡禍福興壞之理嫻嫻動聽使人張頤瞠目可歌可涕然後以其人之相實之又徐引荀卿子之言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故人之交遠子者皆喜而不倦若其所以潛感默化由此去不善以遷于善者不可勝計也予見今

世以術稱者率以之爲利而遠子不計利稍有所得遇貧士輒仗助之嘗傾其囊哀詩古文爲一卷悉名公卿才士所贈者然多引姑布子卿以況意不足以盡遠子故予以君平爲言使天下後世知君平遠子術雖異而志同爲足竝傳也

贈釋性空葬親序

冬日出東郭見僧有葬其親者哭泣雖不甚哀而禮不與人異詢之性空其字也予歎曰昔墨者厚葬其親孟子亟稱之予安可無言以贈予惟儒言空空佛亦言空性空將從儒乎從釋乎從釋則不可無辨佛未入中國之前吾儒書具在是空之言吾儒先而佛後佛竊吾儒之言其流弊遂不可勝道舉天下所不能空者盡空之不欲有其子孫并不欲有其父母然其徒欲使人盡棄其父母而歸之而終有不能者以父母之愛人固莫能空也今性空以空爲教本不必有父母乃猶未能盡空觀于葬如是則其于親在時可知宋慧果禪師有言子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

學文堂文集卷四
三
大夫等彼知吾儒忠義之足貴故思效之是于君臣之際又有不能空者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前有慧果後有性空豈非吾儒之教未絕于釋是在引而進之者乎性空聞予言當何如也

序十五

闕

學文堂文集卷四

